

# OPERATION ROBERT

(MATERIAL MUST NOT BE REMOVED FROM OR ADDED TO THIS FILE)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UNCLASSIFIED  
DATE 8/9/01 BY 3000/ep

# DELTA GREEN

## INVESTIGATION

## ~~LOVER IN THE ICE~~

LOG  
Lover in the Ice  
Handler: Toki

DO NOT DESTROY  
HISTORICAL VALUE  
NATIONAL ARCHIVES

### USE CARE IN HANDLING THIS FILE

# Transfer-Call 421



SERIALS 110-120

44-**HQ-28441**

SECTION 4

SECTION  
SERIALS 110-120

## 特工档案

C-Cell:

Charon

STR: 15 CON: 13 DEX: 15 INT: 13 POW: 10 CHA: 14, 38, MALE

Cabbage

STR: 10 CON: 14 DEX: 17 INT: 12 POW: 15 CHA: 13, 32, MALE

Clubs J

STR: 16 CON: 13 DEX: 11 INT: 18 POW: 14 CHA: 12, 41, MALE

S-Cell:

Satsuki

STR: 14 CON: 12 DEX: 11 INT: 11 POW: 16 CHA: 8, 24, MALE

Seoul

STR: 14 CON: 14 DEX: 17 INT: 10 POW: 14 CHA: 10, 32, MALE

St. Sebastian

STR: 14 CON: 14 DEX: 12 INT: 11 POW: 13 CHA: 8, 29, MALE

OPERATION TIME:

4/4/2022

1/15/2010



# CONTENTS

Agent St. Sebastian:.....	1
Agent Clubs J:.....	2
Agent Cabbage:.....	5
Agent Satsuki:.....	9
Agent Charon:.....	11
Agent Seoul:.....	14
1月5日, 23:45, 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	16
1月6日, 06:00, 拉方丹公用事业局.....	24
1月6日, 10:15, 城市停尸房.....	37
1月6日, 11:30, 厄尔仓储.....	41
1月6日, 12:15, 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	50
1月6日, 12:30, 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一楼.....	54
1月6日, 12:30, 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二楼.....	59
1月6日, 14:17, 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二楼.....	62
1月6日, 15:06, 米尔斯宅.....	68
1月6日, 17:49, 拉方丹公用事业局.....	71
1月6日, 18:30, 厄尔仓储.....	76
1月6日, 18:30, 拉方丹大学.....	87



# OPERATION ROBERT

Agent St. Sebastian:

<[Handler]> 林，今天是 2010 年 1 月 5 日，一个周二。你今天是在值班，还是在家继续休假？

<[St. Sebastian]> 亚洲卷王早早地开始上班了。

<[Handler]> 那么，虽然许多人的新年假期还在持续，但你已经早早地开始值班。在午休之后，你准备接着进行上午还没做完的工作，这时候你工位上的电话响了。

<[St. Sebastian]> 我很热心地接起电话，看看有没有新任务。

<[Handler]> “您好，请问是塞巴斯蒂安·格林先生吗？”对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商务式的声音。

<[St. Sebastian]> “您好，您没有找错人，请问有什么事情？”我也回以十分商务的声音。

<[Handler]> “我们打电话给您确认一下您的会议安排。您在今天晚上 23 点 45 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有一场商务会议，请您不要忘记。”

<[Handler]> “重复一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

<[St. Sebastian]> 我姑且拿笔把信息记下来，那么我想想，这件事我之前有印象吗？

<[Handler]>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Handler]> 没有。不过她用塞巴斯蒂安·格林称呼你。

<[St. Sebastian]> “没有了，我会尽全力赶到的”

<[Handler]> “祝您今天愉快。”

<[St. Sebastian]> 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立刻开始看机票！

<[Handler]> 电话干脆利落地挂掉。

<[St. Sebastian]> 我的 you too 还没说出来就听到了电话嘟嘟的声音，叹口气。

<[Handler]> 呃，那让我们过一个幸运 50

<Evgeny> [St. S]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4/5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那么，你 check 了一下你的邮箱，并没有订购机票的消息，不过你想起你好像入职……呃，也算入职吧，的时候，他们给了你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千刀的钞票，你从来没动用过。也算是他们给了你一张机票钱吧。

<[Handler]> 之后你迅速地查了一下航班。三小时可以抵达圣路易斯，现在还有六点、八点、九点的机票可以买。

<[St. Sebastian]> 那我真是谢谢他们了，我去订一个 8 点的好了。

<[Handler]> 叮咚。那么你买了八点的机票。那么，你现在要怎么和上司解释你明天不来上班呢？

<[St. Sebastian]> 显而易见，我们智慧的亚洲人是提前上班，或者说，调休。我在假期替那些休假的同事工作，那么等他们来工作我就应该休假了。虽然还是在上班。

<[St. Sebastian]> 我很冷静地跟上司提出了我的需求，我之所以提前上班，就是因为明后天家里有事。

<[St. Sebastian]> 家里的事情长度不确定，我的亲戚很烦人，您可以给我记着，我回来补。

<[Handler]> 呃，显然你的理由还挺有理有据，何况现在大多数员工还在休假。那么你也值班的上司思考了一会儿，拍拍你的肩膀，同意了你的请假。不过他补充一句，你确定大后天不能回来的话要记得给他发邮件。

<[Handler]> 那么之后你是回去老实坐到下班吗，还是要早退？

<[St. Sebastian]> 好，我十分感谢他的体谅，如果有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也可以发邮件给我，我有空就帮着处理。

<[St. Sebastian]> 我早退，我要安排一下我的缅因猫，把她送到放心的宠物店寄养，我可怜可爱的小朋友。然后再收拾一下带去圣路易斯的東西。

<[Handler]> 那么你很快收拾收拾就早退了，回家把你的缅因猫放到楼下对面的宠物店。你的猫非常不高兴地抓你，扯你，摆尾巴，但你还是把她放到了店员的怀里，之后你回去收拾你的行李。比如说……哎呀武器。好像你除了随身的手枪什么公家物品都带不走耶。

<[St. Sebastian]> 就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日子还是毁灭了的好。但是，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提供装备的——他们最好会。

<[Handler]> 那么，你还要打包什么行李呢？

<[St. Sebastian]> 我的防弹衣也带不走吗，真的吗。

<[Handler]> 我觉得也许防弹衣不属于武器的类型。你带吧。

<[St. Sebastian]> 那太好了，这不就成了。至于枪，可以买嘛！

<[St. Sebastian]> 反正我把电脑和充电线都带上。

<[Handler]> 那么你带了。

<[Handler]> 还要带什么呢？

<[St. Sebastian]> 那没什么了，我心烦意燥，新公家的待遇如何只能去一探究竟了

<[Handler]> 那么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晚上八点搭乘了前往圣路易斯的飞机。飞机在美国东部上空平稳地飞着，你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夜色，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任务。

<[Handler]> 飞机将于 23：30 分准时降落。欢迎加入，特工圣塞巴斯蒂安。

Agent Clubs J:

<[Handler]> 谢勒森，今天是 2010 年 1 月 5 日，周二。你今天是提前休完了假期在值班，还是在做什么？

<[Clubs J]> 我在工位上摸鱼，心安理得的挂着工牌往返于办公室和茶水间、来来回回接了十几趟咖啡，一早上下来椅子都没坐热过。

<[Handler]> 那么，你正在心安理得地摸鱼。就在你抬起屁股准备进行一个带薪拉屎的时候，你工位的电话响了。

<[Clubs J]> 是谁这么倒霉又被电话 call 呢……哎呀是我啊。

<[Clubs J]> 我挎着腰往电话的方向走，一般接起来一边慢慢悠悠的喝咖啡：“您好。”

<[Handler]> “您好，请问是诺丁·格林·谢勒森先生吗？”电话号码显示是一串乱码的未知来电。

<[Clubs J]> 我对于这个奇怪的中间名有什么头绪吗？

<[Handler]> 那当然是 Green。对吧。

<[Clubs J]> “是的。”我直勾勾的看着一串乱码。

<[Handler]> 你对乱码没什么头绪，显然是经过处理的。“您在今天晚上 23 点 45 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预约的健康讲座将会准时举办。请问您可以按时出席吗？”

<[Clubs J]> “嗯、没问题。”我抓了一把鼻子，会有人帮我请假吗？嗯……反正也不一定还能回来。

<[Handler]> “好的，我们会保留给您的席位。重复一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感谢您的参与，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电话干脆利落地挂断。

<[Clubs J]> 身体健康就不太可能了，在飞机降落在兰伯特机场之前，我得想些关于生活愉快的事情。

<Evgeny> [Handler]进行让我看看你是在华盛顿还是其他地方 50 鉴定: D100=96/5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Clubs J]> 我把手中的咖啡倒进垃圾桶里，也没拎包就继续挎着腰从办公室里出去了。

<[Handler]> 好，那么你旷工离开了办公室。无论如何，反正就算你被开除了好像也没什么不要紧，是吧。

<[Handler]> 那么你要怎么去圣路易斯呢？

<[Clubs J]> 我披着 FBI 的一身皮在街上满无目的的闲逛，总之我不想那么快就去死，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抓紧时间工作、这是我的人生信条。我感觉有些惆怅，还有点悲伤，老实说看到乱码的那一瞬间就开始想喝酒了，但这么做毫无疑问会错过飞机……

<[Clubs J]> 这样想着，我不知何时坐到了街道旁的长椅上。佛蒙特一月的风儿真是好生刺骨。

<[Handler]> 那么你坐在街边，开始忍不住想喝酒。

<[Clubs J]> 我和街对角一个垃圾桶相视无语，一直坐到鼻头都红透了才僵硬的站起来，像刚被炒了那般失意的往家中晃。不，说是刚拿到癌症判决书更准确一些。

<[Handler]> 来，过个幸运 50。

<Evgeny> [Clubs J]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29/5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还好，你晃到家里的时候也没人给你打电话。

<[Clubs J]> 走到家后，我开始按照电话里吩咐的那样利用计算机订票，按下购买的时候简直就像在遗体捐赠书上签字那样沉重…但是我不会捐的、虽然世界是唯物的，但一旦签那种字就会忍不住想起教科书上的彩色解剖图，这还是太过于残忍。

<[Clubs J]> 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捐献的时候是否是全套的不是吗。

<[Handler]> 嗯……你找到了一班下午两点的，19:28 抵达，和一班 17:13 起飞，23:42 抵达的。

<[Clubs J]> 毫无疑问我要买五点那班。

<[Handler]> 你也不知道你迟到进会议室会怎么样，但那迟到就迟到吧。

<[Handler]> 距离下午五点还有一段时间，要做什么吗？

<[Clubs J]> 迟到就迟到吧，反正死亡不会迟到，不会就是不会。

<[Clubs J]> 订好票之后，我开始慢慢腾腾的收拾行李，就像阿玛兰坦缝寿衣那样，装进去又拿出来，再装进去再拿出来……对了，遗书、我删删写写的遗书写到哪儿了来着。

<[Handler]> 写到哪儿了呢……

<[Handler]> 好像到回忆挪威景色的什么部份了吧。

<[Clubs J]> 没写完就没写完吧，和其他三百二十一封一起装好，定时到两个月后，如果我还没回来就自动给我的母亲发过去，遗书放到最上面，并附信告知她发表的时候用 Clubs J……不还是 Heart J 的笔名发好了。

<[Handler]> 那么你处理了一下后事……呃算是吧。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

<[Clubs J]> 然后把我的车钥匙和房门钥匙包起来，定上两个月后的时给莱拉发过去，虽然这栋屋子也就比她一家四口同住的房子大了那么 100 多平米，她也不一定想住，但我还是希望她住进来而不是直接放到亚马逊上拍卖，这样也许我的沙发和电视机不会那么孤单，仅此而已，我也没有在想前妻看到别的女人住在这个屋子里会有什么反应，反正我也看不到不是吗。

<[Clubs J]> 一边这样做的时候，我一边不自觉的已经把新打开的一瓶苹果酒喝下去了大半瓶。

<[Handler]> 那你又跑了一趟邮局给这两个定时邮包安排上了。

<[Handler]> 还要做什么呢？

<[Clubs J]> 我要用昨天喝剩的半瓶伏特加和龙舌兰，皇冠威士忌调上一杯……随便啥玩意吧，我只是想一口气把这些玩意都喝了不留遗憾，剩下的苹果酒也倒进去。

<[Handler]> 过个体质。

<[Clubs J]> 然后我要端着这杯酒一边喝一边眼眶湿润的坐在沙发上等时间流逝。

<Evgeny> [Clubs J]进行体质鉴定: D100=22/65 大成功，我们要粉碎乌云般的敌人，要把路上障碍全扫清！

<[Handler]> 你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没有喝醉。

<[Handler]> 时间一转眼到了三点。该去机场了。

<[Clubs J]> 要是喝醉了错过了就不用去送死了，但这样就要面对莱拉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要不还是去死吧。

<[Clubs J]> 我擦了擦沾到胡子上的烈酒，用还没喝完的五六瓶酒填满行李箱的空缺，然后摇摇晃晃的拖着行李箱，打车去机场。

<[Handler]> 那么，你带了武器吗？

<[Clubs J]> 脚踝上好像个硌得慌的东西……看来应该是装备全了。

<[Handler]> 好，那么你提着这么一堆东西到了机场，值机，安检……呃，安检小姐的眼神在你的证件和你的手枪上来来回回了两下，又在你满身酒气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

<[Clubs J]> “抱歉……”

<[Handler]> “呃……谢勒森先生。联邦探员执勤时可以携带随身武器搭乘飞机，没错，但您这是……”她怀疑地多看你两眼、

<[Clubs J]> 我也不想这样的……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Clubs J]> 我搓了搓眼睛。

<[Clubs J]> “抱歉……是送行酒。”

<[Handler]> 来想一通说辞糊弄她吧，不然她看起来可能要叫保安了。

<[Handler]> 嗯……过一个魅力或者说服。

<[Clubs J]> 我慢慢腾腾的开始和她讲如果你不喝那些酒，局里的上级会用怎样的眼神看着你，你的晋升报告会在档案室雪藏多少年，你的同事又会怎样在背地说小话企图用雄性社会的一套愚蠢规则排挤你。

<Evgeny> [Clubs J]进行魅力鉴定: D100=2/6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安检小姐虽然表示了理解，但也表示不能让您随身携带手枪上飞机。她给你办了托运。

<[Clubs J]> 我一边搓眼睛一边点头哈腰的帮忙把枪一个一个拆下来放好。

<[Handler]> 那么

<Evgeny> [Handler]进行准点率 80 鉴定: D100=82/8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么，由于密苏里州最近的寒潮影响，你的飞机晚点了。

<Evgeny> [Handler]获得了点数: 1D30=18

<[Clubs J]> 要是再晚一点会不会与死亡擦肩而过呢……为了躲避莱拉恐怖的视线我还是追赶一下死亡吧。

<[Handler]> 你在 1 月 6 日 0:00 准时落地。等你排队下飞机拿完行李再赶到会议室，恐怕已经……

<[Handler]> 来，过个运动。

<Evgeny> [Clubs J]进行运动鉴定: D100=9/3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求生的意志还是盖过了寒冷与死亡的威胁。

<[Handler]> 你在一月六日 0 : 10 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

<[Handler]> 欢迎回来，特工梅花 J。

Agent Cabbage:

<[Handler]> 古德蒙德松，今天是 2010 年 1 月 5 日，周二，圣诞节假期的末尾，你今天在哪座城市，在值班还是在度假？

<[Cabbage]> 如果这是个正常的节假日，那么我还泡在自己的大浴池里。

<[Handler]> 那么你还在享受自己在家的假期，泡在温暖的浴池里。

<[Handler]> 在寒潮又来临的这个一月初，你享受着可以说是温暖如春的宅家假期。

<[Handler]> 这时候，你听见外面的电话响了。你浴室里有接分机吗？

<[Cabbage]> 有的，以防一些朋友泡晕在浴室，我准备了一些通讯和警告设备。那么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接起它。

<[Handler]> 那么你接起电话。电话对面传来这样的声音：“您好，莱弗尔·格林·古德蒙德松先生吗？您在兰伯特机场 TSA 会议室预定的私人影院时间为今天晚上 23 时 45 分开始，请问您可以按时抵达吗？”

<[Handler]> “重复一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TSA 私人会议室。”

<[Cabbage]> 我瞥了眼放在边边角角、水雾迷蒙的翻页时钟，现在具体是什么时间？我收拾东西前往大概需要几时动身？

<[Handler]> 现在大约是上午十点，你用一个热水浴来开始愉快的一天假期。从芝加哥到圣路易斯大约直达飞机是两小时，驾车则是约四个半小时……但是前两天寒潮袭击了本州，不少公路受灾严重。路上如果遇到灾害地段会很麻烦。

<[Cabbage]> “明白。我会准时抵达。”我喜欢规划好我的时间，在脑内大致确定了出发时间后我边站起身边回复。

<[Cabbage]> 我要查询最近的几班机票，以及天气情况是否可能延误。

<[Handler]> “好的，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电话挂断了。

<[Cabbage]> 反正屋子里也没别人，外面也开着暖气，我裸身走出浴池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

<[Handler]> 那么你结束了你快乐的泡澡。今天的机票有下午一点、三点、五点和八点半的机票，最晚是十点钟抵达。看起来即使是延误也不会很耽误时间。

<[Cabbage]> 我也不太喜欢早到，没有必要。我选择了十点抵达的飞机并购买机票。既然以及从浴池里出来了，我干脆先把需要的东西收拾好。

<[Handler]> 的确，你订了八点半出发十点钟抵达的机票。由于你仍处于休假期间，恐怕除了胡椒喷雾这种非限制品……你大约很难带上什么像样的武器。要准备带些什么呢？

<[Cabbage]> \*既然已经

<[Cabbage]> 按我往常的经历来说，他们有可能给我提供武器吗？或者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那些东西偷渡出去？

<[Handler]> 只能说，看情况。组织有时会提供给你们一个有“绿箱”的地址，之前的小组会把一些不好、不便处理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非法武器之类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每次都有。没什么一劳永逸的法子，多数情况你得自己想办法，比如去黑市弄一点儿或者盗窃公家财产什么的。当然用合法手段去枪店买枪也可以，只是弄不到受限制品。

<[Cabbage]> 好吧，那我查看一下自己和组织联络的设备，有给我提供“绿箱”的地址吗？

<[Handler]> 你的邮箱空空如也。没有显示乱码或者一次性地址发来的邮件。

<[Handler]> 座机上刚刚那通那串乱码电话除外，大约。

<[Cabbage]> 如果只是叫我去拆弹的话倒是好说……但显然他们不会因为这种事情找我去。那么我回忆一下我在圣路易思有没有认识的同事，好让我偷点东西出来。

<[Handler]> 嗯……来过个犯罪学？

<Evgeny> [Cabbage]进行犯罪学鉴定: D100=53/3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你想了一圈，虽然你认识几个同为 FBI 在圣路易斯的同事，但你和他们的关系谁也没近到能开放公家仓库让你进去偷东西的地步。更糟糕的是你对圣路易斯市的犯罪世界也不太熟。啊，人生地不熟呢。

<[Cabbage]> 我是真有点惨，说不定要破费了。我还是先把那些能带走且最有可能使用的东西带走吧，比如撬锁工具、拆弹工具之类的东西。如果榴弹发射器能以拆解的方式运走，那么把它也带上。

<[Cabbage]> 以及一些个人用品。

<[Handler]> 呃……拆榴弹发射器，这个家伙大概不是很好拆，何况你还想给它打扮得人畜无害，再者你家里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Handler]> 那么你也没有办法。

<[Cabbage]> 我看开了，到了再说，方法总比困难多。现在出门吃一顿不那么费钱的好吃午餐吧……

<[Handler]> 你把你能安全带过托运和安检的家伙事儿都装箱子了。

<[Handler]> 那么你要出门……吃点什么？冰岛菜？

<[Cabbage]> 当然，不排除出门前在穿衣镜前面纠结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穿戴整齐，确定身上至少有一个今年的流行色。不知道我接下来的穷困还能不能让我品尝家乡的快乐，不如就吃冰岛菜吧。

<[Handler]> 那么你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北欧风格餐馆里吃了一顿不是那么正宗但还是足够冰岛的鱼肉和鲨鱼肉做主菜的一餐。

<[Handler]> 总之你叠了一身今冬流行色的 fashion 穿搭。

<[Cabbage]> 我觉得鲨鱼肉还是腌制的带劲。吃着不那么正宗的家乡食物，脑中逐渐浮现了正宗的冰岛人——我的妈妈。好像我们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我计算了一下时差，妈妈那里还适合接电话吗？

<[Handler]> 嗯，现在是芝加哥的下午一点。雷克雅未克现在是六点，大约合适。

<[Cabbage]> 我拨通了电话，紧张地等待妈妈的接听，希望她没有手滑把我放进黑名单后忘记拉出来。

<[Handler]> 我想你正也在度圣诞假期的妈妈并没有给你拉黑。电话被接通了，她的声音从对面传来：“莱弗尔？干嘛？我在烤小香肠呢，有话快说，香肠要糊了。”

<[Cabbage]>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紧张？是我担心她嫌我烦，因为拉进了黑名单后只有她找我的份。我欲言又止，虽然我是出于想念而给她打电话，但在听到声音的一瞬间，我想起了我之后可能要破产。

<[Cabbage]> “再次祝你圣诞快乐，刚刚吃鱼肉想你了。”我说完本该说的话，支支吾吾起来。

<[Cabbage]> “要不你开外放吧。”我赶紧找补。

<[Handler]> “嗯哼，又想妈妈啦？今天的小香肠没有你的份……开玩笑的。莱弗尔别哭鼻子。没事儿，我夹着电话呢，”你听到对面有油受热的滋滋声，“怎么了，亲爱的，只是这点事儿？我也想你。”

<[Cabbage]> “……就是……我休假不赚钱……有点……缺……缺钱。”我说话声音越来越小，罪恶感淹没了没能吃小香肠的思乡之情。

<[Handler]> “你又干嘛了？”你听到她笑起来，“差多少？”

<[Cabbage]> 站在街上说这话多少有点难为情，我找了面墙自行面壁。我想自己能逃出

来的钱，如果把武器购买齐全我还差多少，或者购买后我是否会连续挨饿一个月。

<[Handler]> 嗯……一把卡宾枪和一把中型手枪的开销都属于常规，闪光弹属于细微，榴弹发射器这种受限制的东西属于重大开销，但恐怕有价无市……大概总的来说你能买到的东西需要……大概一万美元以内吧。

<[Cabbage]> 那么我卑微的钱包能支出这笔钱吗？

<[Handler]> 过一个智力看看

<Evgeny> [Cabbage]进行智力鉴定: D100=76/6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你大概把信用卡搜空也有点困难。

<[Cabbage]> 那么我算算，伤害力小一点、好找的东西，比如说 RPG 之类的，以及一些爆炸装置和炸药。

<[Cabbage]> 思考而不能立马回复妈妈的时间我决定用迟缓的呜呜声来堵上。

<[Handler]> RPG 也是受限物品，你几乎不可能从合法市场买到，哎呀。至于炸药当然也是受限物品，除非你买柴油和化肥自己配置铵油炸药……当然，这种东西如果找得到黑市当然也买得到！只是一一通常情况，更贵。你估摸大约也是一两万美金吧。吧。

<[Cabbage]> “差一根小香肠的钱。”我决定放弃这件事，我摆烂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Handler]> “那是多少，一千？一万？”你妈妈那边传来瓷质餐具相碰的声音，听起来小香肠出锅了，“你在干嘛，亲爱的，重金泡漂亮妹妹？”

<[Cabbage]> “嗯……我接下来可能要破费了……”那就应承下来吧，我顺着妈妈给的台阶下。我接下来的生活费可能就得靠开放家里的澡堂赚取了，但我觉得人生在世多享受准没错。

<[Handler]> 那么，来一次魅力吧

<[Cabbage]> “没事，我也可以自己解决的！”我思考了一下说。说真的，我其实没有真的谈过恋爱，我看到漂亮姑娘以不我上床为目的的聊天我就磕巴。

<Evgeny> [Cabbage]进行魅力鉴定: D100=20/65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Handler]> “好哦。”你妈妈顿了一下答应了，“还是打到你的银行账户对吧？我明天去给你转噢，银行已经关门了。下次带她回家来吃小香肠。想吃烤猪肉也有。还有事儿吗，亲爱的？”

<[Handler]> 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值-1，但你应该是得到了你的钱。

<[Cabbage]> “好、好的……我爱你妈妈，那，我先挂电话了。”我愧疚极了，并暗下决心下次回去一定要还上钱，大不了就是在救援队加班日日夜夜。至于女朋友……约炮软件能有这种服务吗？

<[Handler]> “嗯嗯，注意健康注意安全。”你妈妈含糊地嘱咐了你几句。

<[Handler]> 你挂了电话。

<[Handler]> 那么还要做什么呢！

<[Cabbage]> 我挂了电话，全然不见潮流男青年的自信。我走路带水，拖得我想开始写遗嘱，总之就是我的财产得全部给妈妈了。我回到家，确确实实开始写了遗嘱。

<[Cabbage]> 我再次确认我的东西都带齐了，吃过晚餐就出发吧！

<[Cabbage]> 路上买一个双球冰淇淋。

<[Handler]> 好，那么你写了一封遗嘱，内容是如果你怎样怎样则你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亲爱的妈妈如此如此。之后你吃了一顿美美的晚饭，买了一个冰淇淋，拖着你的行李箱去赶飞机。你成功用证件把你的手枪带上了。

<[Handler]> 猛烈的最初寒潮已经过去，今夜的圣路易斯虽然寒冷，你的飞机在十点出头抵达兰伯特机场。

<[Handler]> 欢迎回来，特工卷心菜。

Agent Satsuki:

<[Handler]> 班内特，现在是 2010 年 1 月 5 日，星期二，圣诞节假期即将结束，你今天在哪座城市，陪着妈妈还是在训练？

<[Satsuki]> 还在旧金山和妈妈一起住的家里，不过准备收拾东西返程了。

<[Handler]> 你的母亲正在厨房里给你准备离开家的最后一顿美味午餐。今天的餐点是日式的，但她给你准备了很多美味又高蛋白的肉类炸物和咖喱……似乎油有点多，但不是什么大事吧。

<[Satsuki]> 我快乐地在妈妈面前干饭，没关系的，因为是妈妈的手艺而且我又要回去了，所以放纵一顿也没有什么大事。

<[Handler]> 你高高兴兴地吃着咖喱猪排鸡肉汉堡肉炸虾盖饭加味增汤。天哪。妈妈像是把冰箱里的肉都拿出来想塞你肚子里。

<[Handler]> 那么在你高高兴兴干饭的时候，你听见自己的手机响了。

<[Satsuki]> 我把手上的油擦擦，看看是什么号码

<[Handler]> 是一串乱码。

<[Satsuki]> 我疑惑地接起来，“您好？”

<[Handler]> “您好，请问是格林·Satsuki 先生吗？您预定的育儿讲座将在今天晚上 23 时 45 分开始，地点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会议室。为了您的家庭幸福，我们真诚建议您按时出席。”

<[Handler]> “重复一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TSA 私人会议室。”

<[Satsuki]> “...等等，什么？”我一脸懵逼，“什么讲座...？”我往我妈那边瞥一眼，她没有听到什么吧

<[Satsuki]> 我虽然一脸懵逼，但还是在餐桌上找张纸笔把关键词抄下来

<[Satsuki]> 当然，没有写育儿讲座。

<[Handler]> 你妈妈正在给你加米饭。新的一碗，带鸡蛋丝的米饭。

<[Handler]> “您预定的讲座，没错，先生。您能按时出席吗？”

<[Satsuki]> “额....嗯，我想我会的，请问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去吗？”

<[Handler]> “依照您的习惯。我们当然建议您处理完个人事务后出席。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电话从那边挂断了。

<[Handler]> “怎么了？”妈妈把米饭浇上咖喱放到你面前，“这么走神。”

<[Satsuki]> 我把电话放下，“计划有变，我可能今天就要走了妈妈。”我继续拿筷子一边旋

饭一边盘算着给我的上司打一电话和他说说我今晚有事儿

<[Satsuki]> 原本我是什么时候要回到部队呢

<[Handler]> 今天晚上吧，大概。或者明天报道。

<[Handler]> “这么急？幸好多给你做了些。你多吃点。部队有急事？危险吗？”她关切地问。

<[Satsuki]> “是有个额外的小会要赶回去参加，不是什么大事。”我冲她露出笑容，并且让她别忙活了坐下来一起吃饭

<[Handler]> “我给你再弄点蔬菜。”她刚坐下来就像想起什么似的，又弹了起来去厨房了。

<[Satsuki]> 那趁她去弄蔬菜我给我上司打个电话

<[Handler]> 那么电话响了几声，被接起来了。你听到对面热热闹闹的，似乎有很多人和音乐声。“喂？麦克斯？有什么事儿？”对面的男声响起来。

<[Satsuki]> “长官，是这样的，我恐怕今晚不能按时回到部队……总之，我会明早尽量准时报道的！”

<[Satsuki]> 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开会这个事情说还是不能说，反而显得含含糊糊闪烁其词了

<[Handler]> “你怎么今晚不行了？”他问道，你隔着电话听筒听到那边有小女孩儿喊爸爸的声音。

<[Satsuki]> “我外公在家中风住院了，母亲一个人没法完全照顾他，请的护工明天一早就能到，我今晚得陪一下我外公。您放心，我一定买我能走的最早的机票，连夜坐飞机回去。”

<[Satsuki]> 我张口胡诌我远在日本不知道是否健在的外公，没关系，反正没有见过。

<[Handler]> “你外公……”你听见对面犹疑了片刻，“行，那你明天回来销假。还有其他事吗？”

<[Satsuki]> “没其他事儿了！祝您假期愉快！”

<[Satsuki]> 我松口气把电话挂了，“妈！别弄了！快点来吃饭！”

<[Handler]> 那么你抢在他回答你前咋一下把电话挂了。

<[Handler]> 妈妈一边答应着你一边又变出了紫菜虾皮汤和豆腐青菜。

<[Handler]> 那么你被妈妈用各式天妇罗和咖喱以及米饭塞了个饱。之后你想做什么呢

<[Satsuki]> 我搜一搜这里到圣路易斯的机票，看看最早的一班是什么时候，飞过去要多久

<[Handler]> 来，让我们进行精彩刺激的一个幸运 50 检定

<Evgeny> [Satsuki]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28/5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嗯……非常幸运，你找到了一班联程机票，你可以三点或者四点飞到丹佛，再从丹佛转机到圣路易斯，十一点半抵达。

<[Handler]> 三点或者四点出发去丹佛的机票现在都来得及。

<[Satsuki]> 那我买四点的，多留一些时间陪妈妈

<[Handler]> 那么你买了机票。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

<[Satsuki]> 我脑袋里空空的，晚上十一点四十五的育儿讲座，tsa 会议室，这都是哪和哪啊。

<[Satsuki]> 算了，我决定顺其自然，不如收拾好我的休假行李然后和妈咪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

<[Handler]> 那么，快到三点的时候，你和妈妈在家门口分别，亲亲妈妈的脸颊后你便提起行李去赶飞机。从西部飞往中部的旅途不算十分舒适。在十一点近四十分，你落地兰伯特机场，气温寒冷，你的呼吸在夜色中凝聚成一团团雾气。也许会迟到几分钟，但不要紧，欢迎你的加入，特工咲月。

Agent Charon:

<[Handler]> 尼尔森，今天是 2010 年 1 月 5 日，周二，一个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上班的圣诞节假期。你今天在哪座城市，在陪你的小女儿安洁莉卡吃饭吗？

<[Charon]> 我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安洁莉卡挽着我的胳膊，她已经是落落大方的小姑娘了。很高兴这些年来……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Handler]> 小姑娘非常高兴地扒在你的胳膊上，你们刚刚看了花车巡游，她还在不停和米奇米妮招手尖叫呢。虽然已经是小孩子了，但其实本质还是个小女孩……吧。你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了。

<[Charon]> 我寸步不移地守在她身后，当个沉默寡言的老混蛋。这种地方聒噪、杂乱，没法让我感到安全，亦或是兴奋、快乐，但她喜欢就好。……啧。

<[Charon]> 我掏出手机看看。是谁？

<[Handler]> 一个熟悉的加密过的乱码。加布里埃尔的几个加密号码之一，大约。

<[Charon]> ……FINE。我叹了口气，起先在私人假日收到这种密信，还有心思用丹麦语推陈出新地骂上两句，现在我只是扫了眼周围的监控摄像头，按着安洁莉卡的肩膀，把她往一个视野盲区带了带。

<[Charon]> 我接起电话，只发出一声混浊的喉音。这是我在的地方不方便长时间沟通的意思。

<[Handler]> 安洁莉卡还在兴奋之中，没注意被你拉到一处树荫下。“听着，我不想打扰你大概在和家人约会什么的，”对面的男声声音很快，经过了变声，“但是妈妈病危了，速归。今晚 23 点 45 分，兰伯特机场 TSA 接你。”

<[Handler]> 随后电话咔地挂了。

<[Charon]> 了解，再见。我对着屏幕半秒钟也没耽误，顺势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我需要预约一次遗嘱的现场公证，美国法律就是这点麻烦。房产、地契，保险受益人，安洁莉卡的助学贷款。我搓了搓后脖子，打给那个熟悉的律师。

<[Charon]> “老样子，大概两个小时后吧，我在佛罗里达。”

<[Handler]> 你的律师也习惯了你不时就来一次这一套，答应了你的预约。

<[Charon]> 我挂断电话，给贝拉设置了一封十四天后的定时邮件。取消、预约发送、取消、预约发送——同样是重复了无数次，后事的版本都更新了两三回了。这次我想要请个重金属摇滚乐队到葬礼上，希望她会同意。

<[Charon]> 接着我半蹲下来，揉了揉安洁莉卡的脑袋。“玩得开心吗？花车巡游结束了，你也该回去了。”

<[Handler]> “开心！”她高兴地转了一圈，随后才有些茫然地看着你，“可是……爸爸，现

在就回去吗？我还想看晚上放烟火的。还有四点的电影剧场……”

<[Charon]> “今晚不会有烟火，气候太潮湿了。你想看什么电影？”我让手机滑回大衣口袋，牵着她漫步起来，直到停在纪念品售卖处的店面前头。“请给这位小公主全套的蓝光碟片，一式一份。”

<[Charon]> 安德里斯，你当个坏爹真是越来越熟练了。我咳嗽一声，不敢看小女儿水汪汪的蓝色眼睛。

<[Handler]> 店员熟练地给你打包了所有店内有的蓝光碟片，灿烂地笑着，把购物袋递给你的女儿。她乖乖地一句抗议也没有，接过购物袋，说了谢谢爸爸，之后就一言不发了。不过你能感觉到，她紧紧地拉着你的手。

<[Charon]> “好了，宝贝。”我蹲下来，替她理了理散到旁边的一缕金发。“我知道你没有尽兴，但爸爸收到一条很紧急的消息——你还记得麦旋风吗？它的头卡进隔壁邻居家的花园栏杆里了，房东正打算请消防队过来。”

<[Charon]> 我故意压低语气，做出一副事态紧急、小狗之命危在旦夕的凝重表情。

<[Handler]> “一定得爸爸去吗？”她用一种很可怜的眼神看着你。比麦旋风的眼神可怜多了。

<[Charon]> “嗯……你知道的，那些小宠物有多脆弱。如果颈部被卡的时间长了，麦旋风可能会窒息而死，或者颈动脉压迫导致脑梗。”我郑重其事地和她平视，空口胡诌，把能扯断壮汉大腿的成年杜宾犬描绘得弱不经风。

<[Charon]> “所以爸爸得回去。你和它玩过的，麦旋风一直是条好狗，对吗？”

<[Handler]> 她又垂下眼睫毛，点了点头。“那好吧。那，什么时候，下次……”

<[Charon]> “只要我有空。”我轻轻亲吻了一下安洁莉卡的额头。……还好出门刮了胡子。为了驱散笼罩着这个小姑娘的哀伤，我要一把把她托到臂弯里，让她靠着坐稳。“不会很久的。”

<[Charon]> 那么，这就是老混蛋安德里斯如何不容置喙地打发掉他的女儿。抱歉，为了下次还能见到你，我得早点赶到那边，安洁莉卡。

<[Handler]> 她安安静静地抱住你的脖子，把小脸蛋贴着你的肩膀。你能闻到她头发里的香气。

<[Handler]> 那么，你直接送她回家吗

<[Charon]> 是的。考虑到这通最新来电，我要刻意在路上兜两个圈子，才拐回正道上把她送到贝拉手里。

<[Charon]> 准确地说是大门口，目送她背着小书包进去，我就拍拍喇叭示意一下再见，准备离开了。贝拉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自讨没趣。

<[Handler]> 那么你把她送回了家。她在家里的前门回头看了你一眼，随后你开车离开了门口，她的身影被篱笆挡住了。车里的暖气开的有点热，你把外套脱了下来。

<[Handler]> ……你的肩膀上有一块小小的湿痕。

<[Charon]> “……”

<[Handler]> 那么，接下来去做什么呢

<[Charon]> 我砸了一拳驾驶座的前盖。他娘的，耽误五分钟人类就会毁灭的话，那他们赶紧死吧！我踩下油门飙到附近的梅森百货，买了一套漂亮的小裙子，和儿童防身术训练手册，

请店员用礼品盒和丝带整齐地包装好。

<[Charon]> 然后写了张贺卡：来自圣诞老人。悄悄塞到安洁莉卡的卧室正对的玻璃窗外面。

<[Handler]> 那么你来回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像一个违反人身保护令的混蛋一样偷偷摸摸穿过你前妻的前院，偷偷摸摸把礼品盒放到你女儿的窗户外面，客厅的方向有母女俩说话和电视机的声音，虽然模模糊糊听不清内容，但听起来女孩子的情绪相当正常。你又偷偷摸摸弯着腰穿过草坪，钻回车里。

<[Charon]> 我的愧疚感减轻了那么些许。谢天谢地，还有贝拉在照顾他。那么我回到家里，等着那位老熟人律师上门，以及登录航空公司的网站查查机票。

<[Handler]> 嗯，先来一个幸运 50 检定吧

<Evgeny> [Charon]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85/5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很不幸，八点半出发十点半抵达的直达机票已经没了，你现在只有两班联程机票可选。一班是五点出发，芝加哥转机，九点半抵达，另一班是五点十二分出发，夏洛特转机，十点抵达。

<[Charon]> 买一张五点那班的机票。看来我到圣路易斯的时间会很仓促……我倒了杯酒，靠在真皮沙发上，松掉领带想想在过往替暗网的主顾办事时，有没有结识圣路易斯当地黑市的人脉。

<[Handler]> 来个犯罪学试试。

<Evgeny> [Charon]进行犯罪学鉴定: D100=77/8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嗯，你想起来，你知道有一个在圣路易斯附近活动的，自称丽莎洛特，通常被叫做嗨丽莎的街头交易人，她经营毒品和其他人脉。

<[Handler]> 你可以通过一个酒吧的另一个座机号码联系她，或者她的某个情人之类的。

<[Charon]> 我看一眼现在的时间。

<[Handler]> 还有不到十五分钟你的律师就要上门了。

<[Charon]> 不太宽裕。我可不想聊到汽车炸弹和乌兹冲锋枪时，一位古板守旧的律师瞪大了眼睛从前门进来。我撂下电话听筒，打算等遗嘱登记完了再简单知会一下丽莎的那个小情人。

<[Handler]> 那么你的律师按部就班按照惯例处理了你的事务，一句对你动不动立个遗嘱的私生活的评价也没有，和你告辞。

<[Handler]> 此时大约两点半左右。

<[Charon]> 足够专业，也足够静默，这就是我每月支付他一笔高昂外快的理由。我打开储藏室，随手拉了一个提前收拾好的行李箱出来，换上一套没那么惹眼的普通西服，坐回客厅拨通丽莎小情人的电话。

<[Handler]> 你的电话响了七声，被接起来了。对面是一个甜腻含糊的女声，每句话都带一点拖拖拉拉的尾音和可疑的气声：“您好？您找谁？请在七秒之内回答——”

<[Charon]> “丽莎。”我低沉地喊她。“你知道我是谁，找你拿点小东西。”

<[Handler]> “我可不知道。”女声笑得更甜腻，之后另一个女声接管了电话。“这里是丽莎洛特。拿什么？我可先说一句，寒潮刚过，道路不通又查得严。我这儿可连甘草棒都涨价。”

<[Charon]> “老三样，‘打狗枪’、IED 和‘导线’。”我换了个手拿听筒，把笔记本摊开放在腿上。“还要一把乌兹和红标鲁格，独头弹的——RPG 和卡宾枪，现在行情怎么样？”

<[Handler]> 来，过幸运 50

<Evgeny> [Charon]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94/5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哟，干什么，要放圣诞焰火？全都要的话，老三样可以给你打个折，一千就成。总共……总共就算一万吧，指定地点的话不包运费。年节生意不好做……还是你想多来几个？”

<[Handler]> 你听到话筒那边有模糊不清的女人的奇怪的叫声。

<[Charon]> “……你撂在圣路易斯的地方，我去拿。”我咽下最后一口阿夸维特，按了两下手机。真有活力。“一套就够了，到地方再联系你。你不会因为其他琐事影响我们的生意，对吗？钱我划过去了，Bitcon。”

<[Handler]> “爽快呢。您可真信赖我。”你听到对面有布料摩擦的声音，随后她又报了一个地址，大概在圣路易斯郊区的某个地方，“今晚十一点你就能自提。当然，当然，我很喜欢您的爽快。”

<[Charon]> “合作愉快。”我皱着眉头挂断电话，拎上皮箱，到地下车库提了一辆掩人耳目的普通 SUV，就朝机场开了过去。

<[Handler]> 那么你去了机场，像任何一个合法的公民一样上了飞机。晚上九点半，你抵达气温寒冷的圣路易斯拉伯特机场。

<[Charon]> 我风尘仆仆地出了机场，拎好行李箱换了辆备在圣路易斯机场的新车，朝丽莎无数老巢的其中一个开过去。把东西都放进后备箱，就朝约定好的会议地点赶去。

<[Handler]> 那么，十一点四十分，你在寒风之中又回到了兰伯特机场，前往会议室。欢迎回来，特工卡戎。

Agent Seoul:

<[Handler]> 黎，现在是 2010 年 1 月 5 日，周二，圣诞节假期的末尾，但河粉店都早已经开了张。你今天在哪座城市，在做什么？

<[Seoul]> 我今天还在老家德州，我给父母的餐厅帮最后的忙，我正在给白人男女解释为何本店没有玉子烧

<[Handler]> 白人男女和你绕了半天口舌，最终他们决定不问为什么没有玉子烧，改问为什么没有 sushi。

<[Seoul]> 我干脆说日本餐馆和韩国餐馆你得再走一条街，但如果你饿了为什么不来碗粉呢

<[Handler]> 他们窃窃私语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来两碗粉。

<[Seoul]> 那我心平气和地去下粉了，问问这对男女吃不吃辣椒

<[Handler]> 他们说吃，唐人街的重辣他们都能吃。

<[Seoul]> 哦那还是只用三巴酱吧，我穿上围裙下锅煮粉

<[Handler]> 那么你心平气和地去下粉。两碗只用三巴酱的粉出锅的时候，店里又来了一

个客人，穿得很严实，围巾和帽子遮住半张脸。他自顾自地找个地方坐下来。你们的店里桌上有菜单还是挂在墙上呢？

<[Seoul]> 桌上有菜单。我跟他说 xin chao，问他吃点什么。

<[Handler]> “您有什么推荐吗？”他拿着菜单仔细研究。

<[Seoul]> 我一边熟练地跟他背诵牛肉河粉推荐语一边仔细打量他。

<[Seoul]> 我心想他最好不是来抢劫的，最近枪击案太多了，天呐

<[Handler]> 他看起来平平无奇，腰上和腋下也没有古怪的凸起。他看了一会儿菜单又看了看你，指指菜单要了一份牛肉河粉，要求加辣。之后他把菜单还给了你。你感觉他递过来的菜单下面压了一张纸条之类的玩意儿。

<[Seoul]> 我转过身去给他煮河粉去了，到后厨我掏出纸条看看是什么。

<[Handler]> 纸条上只有一个时间和地址。1月5日 23:45，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TSA 会议室。和一个绿色墨水画的三角。

<[Seoul]> 哦！我点点头，原来是绿色三角形啊，太好了，我还以为是勒索呢！

<[Seoul]> not bad，我说，not bad

<[Seoul]> 那么我把粉煮好端出来之后就回去给我的律师表弟打电话，他爸妈在另一个州开粉店，我说：“吉米啊，你能不能编个老头死了说让我帮他处理遗产啊”

<[Seoul]> “我要给长官请假啊。”

<[Handler]> “啊，啊？”你听到对面有和你这边一样厨房的声音不过似乎更喧闹一点。“怎么躲懒呀，行，行，好，那我弄完发你邮箱里？”

<[Seoul]> 我谢谢他，“你也被抓来做粉啦，行啊，我挂了。”

<[Handler]> 那你挂了电话。之后要做些什么呢？

<[Handler]> 那个给你纸条的客人三下五除二把粉吃干净走人了。令人惊讶的速度。

<[Seoul]> 我挂了电话，打另一个电话订机票，问问一月四日到一月五日有没有到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的飞机

<[Seoul]> 我夹着电话过去结账

<[Handler]> 来过一个幸运 50 看一看

<Evgeny> [Seoul]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28/5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他已经把钱留在桌上了，还多给了小费。

<[Handler]> 嗯，很幸运，你还能订到八点起飞十点十分抵达的直达机票。不然就得从亚特兰大转机四个小时。

<[Seoul]> 我心想谢谢你你真是其他人种的榜样

<[Seoul]> 那我订了，我报了 my 的银行卡号

<[Handler]> 那么你订上了晚八点的机票。接下来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Seoul]> 接下来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别睡了爸爸，我要回去收拾行李归队了爸爸，起来看店了爸爸。”

<[Seoul]> “你得来得像美国佬一样快爸爸，我要关店了 ”

<[Seoul]> 但我还是等到我爸来才回去收拾行李。

<[Handler]> 你父亲迷迷糊糊地说了一串母语，约莫是你这个臭小子之类的东西。之后你

听到他清醒了。“你怎么这就要回去啊！”他中气十足地大喊。

<[Seoul]> “圣诞假放完了，爸爸。部队就是这样的。”我一边说一边换围裙。

<[Handler]> “行，好，臭小子。”那么你爸挂了电话。在你爸来之后他作势要追着你打你屁股。

<[Handler]> 那么回家收拾行李？

<[Seoul]> 我立刻回家收拾行李。走之前我说一定要照顾好我妈。

<[Seoul]> 我表弟的邮件到了我就拿去请假，我感到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Handler]> 你爸觉得莫名其妙。你表弟的邮件大概一小时后进了你的邮箱，之后你把它处理了一下发给你的长官要求延长假期。你要请几天假呢？

<[Seoul]> 我说两周，理由是我要摆平从不照顾这个越战老兵的家属。

<[Handler]> 嗯嗯……来个魅力

<Evgeny> [Seoul]进行魅力 50 鉴定: D100=53/5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Seoul]> 我一边说我心想是不是牛吹过头了。

<[Handler]> 你的长官立刻一通电话打过来了，对你不是很狂暴地一通输出，总之就是越战老兵的事儿交给有关部门处置就行了你小子是不是还想上门揍人啊不许违法犯罪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的之类的一通话。但他狂暴输出结束后说给你批一周的假。

<[Seoul]> 我好委屈，我跟他说谢谢长官，但心想他如果把假批长一点下次聚餐他就可能吃到我的 banh mi

<[Seoul]> 我好委屈，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要给自己下一碗粉然后赶到机场

<[Handler]> 嗯，恐怕你在家休假也确实没有办法整来一些危险物品或管制品上飞机。那么你美美地吃了顿饭，准备出门——反正看情况总是会有办法的，对吧。

<[Handler]> 那么，晚上十点，伴随着迎头而来的寒风，你带着自己的行李抵达了圣路易斯市兰伯特机场。

<[Handler]> 欢迎回来，特工首尔。

1月5日，23:45，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

<[Handler]> 1月5日，23:45。兰伯特机场 TSA 私人会议室。五人先后已经按时赶到，TSA 职员允许你们进入会议室。会议室内有一位五十出头的秃顶男人在等待着，他稍微有些佝偻，眼下有着沉重的黑眼圈。

<[Handler]> “各位，晚上好。看来我们有个朋友迟到了。”他看了看表，“希望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会像密苏里州一样被寒灾击垮。”

<[St. Sebastian]> 我抱着上班的态度对待这一切，好嘛，十一点四十五分的会议。我乖巧地进来，打量打量同事们，又看看这个秃子

<[Handler]> 你的同事有，两个日耳曼人和两个亚裔……约莫。还迟到了一个。

<[Satsuki]> 我在凳子上坐的笔直，看着屋里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有点紧张

<[Charon]> 不守时可是个糟糕的习惯。我瞥了一眼这次的主管，算作打招呼，又扫视了一

圈在场的几个——新兵蛋子。绿三角的生力军真是前赴后继。

<[Handler]> “我是组织的办案人员，任务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是我的工作。”他朝你们点了点头。

<[St. Sebastian]> 我出于礼貌也对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并等待那个迟到者，或者进一步的任务讲解

<[Charon]> “当然。您好。”我撩开大衣，松掉一颗扣子坐下。

<[Handler]> 卡戎，你认识他，他是 DHS 的特别探员帕特里克·希尔。他不会在这里和你们介绍自己，但你知道该怎么称呼他：联络人，之类的。

<[Cabbage]> 我在机场又买了冰淇淋，不过在进入会议室前吃完了，不然不太得体。我进门后也向那位秃顶男人点头打招呼，并在心里由衷的希望他能多保养一下自己的头皮和眼下皮肤。

<[Handler]> “我们直接说主题吧，希望迟到的那位朋友不会来得太迟。”他说，“组织在密苏里州拉方丹市有一个储藏室。也就是绿箱。90 年代开始启用的，我们的编号是 GB224。”

<[Cabbage]> 听到这句话我就准备好出门后给妈妈发消息说不用借钱了。

<[Charon]> 不管从谁那拿到任务，事情都不会有什么变化。差劲的方面和令人倍受鼓舞的方面都一样。我认出帕特里克的脸，语调还是毫无起伏。“需要我去收回它，联络人先生？”

<[Handler]> “自从 01 年组织结构调整后，我们一直没有人手去清点里面的内容。比那更复杂一点，卡戎先生。绿箱配备了一个无声报警器，会在发生入侵时警告组织。三天前，也就是 1 月 2 日深夜，警报器告知了破损。但我们的友方没有消息传回来。”

<[Handler]> “看守是那位在拉方丹市公用事业局工作的友方。他可以信赖，但不是特工。组织和他签订的协议告知他他所看守的是 CIA 储存的文件，他对组织一无所知。”

<[Charon]> 我皱起眉。“他失联了？”

<[Handler]> “组织需要你们先找到友方斯基普·米尔斯，了解情况。之后，需要你们去 GB224，清点里面的内容，如果有什么被偷了，必须尽数找回。”

<[St. Sebastian]> 我心想，世上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做螺丝钉的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庞然大物的身躯上。“了解了。那么关于这个人的信息…”

<[Handler]> “可能是因为他无法对外联络。因为暴风雪来得突然，拉方丹市的电话线和手机信号站都瘫痪了。”

<[Charon]> “啊。”我短促地应了一声，点点头。见鬼的极端气候，不派几个大活人进去尝尝它的厉害，你就无从得知那团阴霾底下笼罩着什么。

<[Cabbage]> “找人、清点库存，是这两项工作吗？”听上去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務，除了那里的天气恶劣。

<[Satsuki]> 我努力消化着这位长官的话，还有点担心自己明天不能按时报道

<[Handler]> “没什么特别的。米尔斯从 03 年开始看守我们的储藏室，一直是个兢兢业业工作的家伙。”他说，“GB224 位于厄尔仓储的 0171 单元，记清楚。”

<[Charon]> “那暴风雪是怎么回事？”我敲起座椅的扶手。“你知道的，只是自然天候的变化，还是涉及什么——更棘手的因素。”

<[St. Sebastian]> “好的，谢谢”我在心里记下来这个位置，“有无工作期限要求？以及联络

报告的间隔时间…哦，如果信号传不出来那就算了”

<[Handler]> “我们认为应当不存在您考虑的那种情况。事实上国民警卫队的救援车队已经准备出发了……你们的掩护身份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的监督小组。”他把两个大网球包抬到桌面上。

<[Handler]> “这里是 FEMA 的制服、假身份，和一部一次性手机。通信不安全，不要发送任何可能引起外界注意的消息。”

<[Handler]> “手机可以联系到我。另外必须提醒你们，FEMA 的掩护身份很弱，经不起调查，请谨慎行事。”

<[Charon]> 老套的伪装。我耸耸肩，表示自个完全领会于心。“明白。”太过鲁莽的行动可不在 FEMA 的权限范围之下，这个身份做得是有点手脚不便了。

<[Handler]> “FEMA 按照流程会到公用事业局去，他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个临时办公室。之后，没错，联系上米尔斯，清点箱子。”

<[Charon]> “米尔斯的住址，我想您应该调查到了？”

<[St. Sebastian]> “明白了，感谢您”懂了，只要不被发现不被查即可

<[Cabbage]> 我心领神会，并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高调行事，是吧？我站在角落里安静听。

<[Handler]> “FEMA 没有执法权，也不会携带武器，你们开枪之前需要考虑清楚后果。他的住址在 03 年登记是在离公用事业局几英里的一个地方，但我们不确定他现在是否在那里。暴风雪前他的定期报告是正常的。”

<[Cabbage]> “我能问一下，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吗？”既然我们要假装监督小组，那是否应该多了解一些有关的东西。

<[Handler]> 嗯，差不多这个时候，特工梅花 J 终于姗姗来迟。

<[St. Sebastian]> 我抬头看看这个长相惊艳的迟到者，这种人一看就是电影和电视剧的主角

<[Charon]> “成。”我往后靠了靠，大致获取了这次行动需要的前期情报……好，我决定提前将这位同事命名为“悠哉先生”。

<[Handler]> “呃，协调国民警卫队的工作，坐在办公室里，当管理员……诸如此类的。友情提醒一句，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地方官员在寻求救灾协调的时候，每次都找不到你们……那可能会引发怀疑。”

<[Satsuki]> 我好奇打量这个最后的队友，金发真的有够吸引人的。

<[Handler]> “梅花 J 先生，你终于来了。”他对新来的日耳曼人点点头，“余下的事情交给你的队友解释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St. Sebastian]> 我想到自己在做 a 工作时顺便做的 b 工作还要承担 c 职位的工作，也行吧，也行，愁眉苦脸叹气

<[Charon]> 没了，我的肢体动作如此表示。好了，让我瞧瞧，这位姗姗来迟的 Mr.Casual 到底是何等人物。希望他别死得太快——以这种行事风格，我很难估量能和他共事的时间。

<[Clubs J]> 我还穿着 FBI 的工作服，一身冷气的推门进来……人齐了？……嗯，好像也会开完了。

<[Cabbage]> 我似懂非懂，闭嘴了，瞥一眼新来的同事，并认为此时人种达到了平衡。

<[Charon]> 啊哈，长发公主。

<[Handler]> “没有问题了？”他再次确认了一下，看了一下手表，“国民警卫队的车队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出发，你们快点换上衣服。动起来吧，大小伙子们。”

<[Clubs J]> “抱歉……”我低眉顺眼，同时缓慢的观察其他人。

<[Cabbage]> 我不喜欢不守时的人，希望他最好有些难言之隐，比如走在路上被隐形人捶了。我把视线挪回桌子上的制服，开始更换我的包菜叶。

<[St. Sebastian]> 我毫无波动地去拿自己的工作制服换上，啊，工作，工作

<[Charon]> 我没有任何和此人打招呼，联络什么同事情谊的意思。这有七个人，说明工作再怎么说明也落不到我脑袋上。拿好那件制服，我找个角落开始宽衣解带。

<[Satsuki]> 我跟着圣塞去拿衣服，然后找个地方面对墙换衣服

<[Handler]> 背包里只有男式 FEMA 制服和你们的假证件，证件上是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照片。有够假。此外还有一部一次性电话。

<[Clubs J]> “打扰了，我想您应该是卡戎先生。”我跑到同样金发的小个子旁边，他应该不会拒绝我的问话，这个名字和他的人种也很搭……我应该不会认错人不是吗？

<[Charon]> 老天，我愿意拿十个比特币换他是隔壁行动小组的成员。我低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把三件套扒干净之后套上 FEMA 的制服。

<[St. Sebastian]> 我对这个黑发的外国面孔友好地笑笑，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Satsuki]> “您好，”我超级小声打招呼，“您之前做过类似的任务吗。”

<[Charon]> 没错没错，你就纠缠他去吧。包菜，还是菜苞来着，小组长的工作来了。我对扑克男微笑了一下，揣好身份证件先走出了会议室。

<[Clubs J]> “您也好，紫甘蓝先生。”我低眉顺眼的点点头。

<[St. Sebastian]> 我略显尴尬地点头又摇摇头，“这个要怎么说呢，类似的，做过，这样的，还是第一次。你好，朋友，祝我们合作愉快”

<[Charon]> “酸黄瓜。”我饶有兴致地更正了一下。“待会见。”

<[Satsuki]> 好，挺好，看来我不是一个人。“合作愉快！”

<[Handler]> 首尔，来一个幸运 50

<Evgeny> [Seoul]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31/5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Seoul]> 那么我悄悄地看我的电话簿里有没有拉方丹的表弟

<[Handler]> 那么你有一个叫汤米的越南 cousin 在拉方丹这个小城市……开粉店。大约越南人开拓疆土的办法就是粉店吧。

<[Handler]> 不过寒潮来得恐怖，也许他的店已经被迫关门歇业了。希望他还好。

<[Seoul]> 我先发短信试试他他：“汤米啊，你状况好吗?大家都很关心你。”

<[Handler]> 你的短信发出去了。但也许因为是零点过半，并没有回复。

<[Seoul]> 那有那么个人就行了，到时候再关照一下他（指看看能弄到什么）

<[Handler]> 那么首尔还要做什么吗？

<[Seoul]> 我觉得悬，我想再 roll 一个拉方丹附近的亲戚看看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给我

弄一辆面包车上上面有勉强能用的野外生存装备和……化肥

<[Handler]> 让我们试试有没有可能幸运 30 检定成功

<Evgeny> [Seoul]进行幸运 30 鉴定: D100=31/3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你找了一圈……拉方丹太穷了, 大约, 越南人都懒得呆。

<[Handler]> 那汤米的粉店也确实是一种垄断。

<[Seoul]> 我灰心了, 我希望汤米挺过去

<[Handler]> 但听起来不是什么太难的任务。伪装, 找到友方……清点物品。何必太担心呢?

<[Seoul]> 我决心亚洲人当自强, 不要再靠 cousin 了, 黎!

<[Seoul]> 你看别的亚洲人靠 cousin 了吗!

<[Handler]> 希望你的越南同胞在寒灾之中还能保全自己的店……或者你自己搞定任务, 对吧。拉方丹的寒风凛冽。

<[Seoul]> 这样我的专长好歹可以发挥

<[Handler]> 那么你们把所有的家伙, 大家伙小东西, 都塞进随身的大包小包里, 离开会议室。机场上的国民警卫队车队已经摆好了阵型。发动机的轰鸣隔着小半条跑道都听得清。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来回跑动搬运物资。

<[Clubs J]> “他的名字很有幽默感。”我继续和小个子搭话, “制服……呃, 虽然我觉得我穿的也是制服, 但现在我们是要穿上这个发派的衣服, 然后去什么地方执行任务……抱歉, 我想至少先了解一下代号是什么。”

<[Cabbage]> 我刚穿好新制服, 神情微妙地抬头看向迟到的傻大个, 至少他还算知道我们有个代号。我把刚才主管的话简要的复述给他, 并表示我不是卡戎。

<[St. Sebastian]> 我觉得自己跟这个有些亚洲特征的朋友很亲切啊! 放松下来带着东西一起出去了

<[Cabbage]> 要是这套制服有帽子, 那一定不会让他看见我的脸。

<[Handler]> 嗯, 那么, 第一个问题, 你们上哪辆车? 这里全是国民警卫队的大兵啊。

<[Charon]> 我大步流星地先走到 SUV 的后备箱, 把近似网球背包的黑色布袋拎了出来。

熟悉的沉甸甸, 熟悉的老伙计。提着从丽莎那搞来的东西, 我找找 FEMA 的配车。

<[St. Sebastian]> “哇哦”我看一眼隔壁小组的日耳曼人, 咽了口口水, 好有钱, 好强大

<[Clubs J]> “抱歉, 我还以为您才是。”我一边更换着装一边慢慢悠悠的念叨, 内心没有丝毫负担。

<[Handler]> FEMA 配车……在哪儿呢, 这全是清一色的国民警卫队的车和国民警卫队的大兵。

<[Clubs J]> 装备好后出去看看酸黄瓜先生现在在哪找车, 跟着上去。

<[Satsuki]> 感觉自己像个呆头鹅, 什么, 只有我完全搞不清楚情况吗? 我只能背着东西跟着其他人走, 又不敢走的很近

<[Cabbage]> “我知道, 你已经那么叫了。”我说完也离开会议室, 让我和加入那群美国大兵是件困难的事, 我不声不响地跟着麻利的人走。

<[Clubs J]> 一边走一边把金发从领子里翻出来, 我想自己的形象一定不适合伪装成什么人,

最好面临的并不是这样的情形……吧。

<[Satsuki]> “那，要去问 FEMA 的车在哪吗？”

<[St. Sebastian]> 那我找个国民警卫队的大兵，告诉他 FEMA 的监督小组已经到了

<[Handler]> 嗯……那么塞巴斯蒂安一下子拉开一辆车门

<[Handler]> 里面像是挤着压缩吐司一样挤着一大群坐好的大头兵。和你们面面相觑。

<[Handler]> “呃，你们是谁啊？”

<[Clubs J]> “从刚刚的报告里，我好像没听到给我们配发车辆的内容。”我终于折腾完头发了，单只拎着装备的手有点发麻，“您知道路怎么走吗？卡戎先生。”

<[St. Sebastian]> 我就这么摆着一张加班的普通亚裔脸看着他们，“小子们，上面没跟你们说吗，关于 FEMA 的监督小组，我们是负责协调，监督，以及管理接下来的救援事件的”

<[Cabbage]> 我缓缓拿出假证，伸出去递到他们面前。

<[St. Sebastian]> 心里默念着不要记住我不要记住我不要记住我

<[Handler]> “FEMA？你们去找卡特上尉啊！”大头兵们喝起倒彩，“车队最前面，快去挨骂。”

<[Charon]> “迈开两条腿，跟着我走。”我仗着大高个子环视一圈车队的头尾。国民警卫队的长官配车，不是停在前头就是停在后头——好，前头。

<[Clubs J]> 这个人看着很可靠不是吗？如果在冲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态度走在第一个就好了。

<[Charon]> 我被那金发晃了一下。“呃……你最好把它们塞好，这可不是世界超模选美大赛。”我朝卡特上尉的车辆走。

<[St. Sebastian]> 我瞪一眼大头兵，心想到时候得让上尉好好教育这群没礼貌的家伙

<[Cabbage]> 我速速走人。

<[St. Sebastian]> 然后关上他们的车门，“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再见”去找上尉

<[Handler]> 那么塞巴斯蒂安非常有道德地关了门，你们朝车队前头走去

<[Handler]> “水！毛毯！搞快点全都装上！废物！”你们走到最前面，看到车边有一位穿着上尉军装的精瘦中年男人，头发有些花白，对着对讲机吼道。

<[Clubs J]> “您如果是在 FBI 本部说这种话，他们会因为性别偏见将您起诉给总监。”虽然我是不太在意，但他好像很在意……那我毫无自觉的继续甩着长发走路。

<[Handler]> “那帮 FEMA 的废物，怎么还没来？我们要出发了！！”

<[Clubs J]> 听到这吼声我放慢脚步，冲锋在前应该是卡戎先生的工作没错。

<[Cabbage]> 我躲在两位高个后面，连探头都没有兴趣。

<[Charon]> “是吗，长发公主？”我不置可否，迈到了卡特上尉的跟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监督小组报道，卡特先生。稍微耽误了一会，大概没有拖垮您的行程吧？”

<[Handler]> “你们他妈的迟到了快半小时！”他拿开对讲机，“几个人？我给你们弄辆空车。”

<[Handler]> “就你们六个？”

<[Cabbage]> 短短几分钟，这位中年人已经给另一位中年人取了几个绰号。我暗下决心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Clubs J]> 我叹了口气，看样子他真的很在意，也许这儿有把见到他就会立刻剪掉我的头

发、没有丝毫犹豫的……我听着大嗓门又稍微退远些。

<[St. Sebastian]> “六个，先生。十分抱歉”

<[Handler]> 他在你们脸上迅速地扫了一圈，没好气地对着对讲机吩咐了几句。

<[St. Sebastian]> 亚洲人一边低眉顺眼抱歉一边心里嘀咕着你的人不是还没收拾好吗

<[Handler]> “最后面腾了一辆，”他挥挥手，“老实呆办公室里，别瞎给人添麻烦！赶紧准备出发！”

<[Seoul]> 那么，到了军车前面，我询问一下大兵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工程队来抢险。

<[Seoul]> 我说我有那方面的背景，那也是我监督调查的范围

<[Handler]> “哪有工程队！我们就是工程队！”卡特上尉不耐烦地挥手，“佐拉尼尔-赫斯顿大桥还堵着呢！冰封！北边连供电都没恢复，我们的事儿忙着呢！通桥！送物资！你们老老实实在办公室别给我们添麻烦就谢谢你了！”

<[Seoul]> 我心想我在海军处理紧急状况这事好像也没法说出来，我像所有亚洲人一样礼貌地说谢谢您祝你们早日抢通成功。

<[Handler]> 那么你和队友一起到后方军车去了……这可真看起来不是个很舒服的旅程。

<[Seoul]> 我没有怎么了

<[Clubs J]> 也许我刚刚应该在后方等。

<[Cabbage]> 走了走了。我像个听到下课铃的学生，转身就往最后那辆车快步而去，说是小跑都不为过。

<[St. Sebastian]> “好的，长官，我们当然会履行我们的职责”低眉顺眼去后面找车了

<[Charon]> 我表现得像尊老实的办公室雕像，除了沉默地在记录本上写写画画以外，不会和这个暴脾气上尉有任何接触。他很轻视我们，这是好事。

<[Clubs J]> 我依然慢慢悠悠的跟在后面，只是担心在最后方也有一个嗓门比喇叭还响的男人等着骂我们一顿，这种事情卡戎先生比较擅长不是吗。

<[Charon]> 忽视意味着不被注意，也意味着自由。我找到那辆空车，钻进去落座。

<[Handler]> 那么你们有人小跑有人快走，走到了车队末尾，找到了那辆没装着许多物资的车。司机是个大头兵，你们在车里挤一挤，在一堆毛毯之间找到了座位。

<[St. Sebastian]> 我跟咲月挤在一起，挤一挤，挤一挤

<[Satsuki]> 挤一挤！我好像那个老鹰抓小鸡最后一个小鸡，被拽着甩来甩去

<[Charon]> 起码保暖物资给得还算宽裕。我挑挑眉，把自个埋在了一个较为温暖的角落。我决定就这样抵达拉方丹市，天知道那边的寒潮有多严重。体温流失比失血更致命。

<[Clubs J]> 我坐下来，慢条斯理的整理匆忙塞好的装备，拿出来，再更稳妥的装上，像熔掉小金鱼又重铸的奥雷里亚诺上校。

<[Clubs J]> 主要整整制服，虽然枪也硌得慌，但司机怎么是个陌生人。

<[Cabbage]> 我习惯性地把毯子过身上，像回到了温暖的家。

<[Handler]> 司机没想鸟你们。他回头扫了你们一眼，尤其瞄了一眼梅花J那潇洒不羁的长发和浑身乱抖理制服的样子。

<[Clubs J]> 他们这么在意这个问题吗

<[Satsuki]> 我，坐的笔直，回看大头兵

<[Cabbage]> 我开始给亲爱的妈妈发送信息，用我原本的手机，表示明天不用给我打钱了，我是个有责任心的成年人了。

<[Clubs J]> 明明 FBI 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看着像男人的女人和看着像女人的男人还有我分不清男人女人的人，况且我留着胡子，这应该很平衡……至少公主不会留胡子不是吗。

<[Charon]> FEMA 也不至于连个会开车的都没有吧？我相当怀疑这个身份的可靠性了。连司机都派了个小伙子代劳，卡特上尉眼里，文职官员真是温室里的花朵。

<[Handler]> 大头兵也看了一眼咲月。看起来他对你们这副挤着装物资的车闲扯的闲人挺看不顺眼，但没想理你们。

<[St. Sebastian]> 我，开始放空大脑，自动给自己播放猫猫洗澡的油管影片

<[Handler]> 那么你们还有需要聊的吗

<[Charon]> 我把网球背包谨慎地丢在毛毯子堆里，塞到座椅下方。没人问就是最好的，我也不想解答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从哪搞到手的。

<[Clubs J]> 我要盯着看一眼那个包，因为里面怎么看都不是网球不是吗？

<[Handler]> 那么你们互相都没怎么说话。梅花 J 觉得卡戎的背包里大约不是网球。可能确实不是网球。

<[Clubs J]> 我想下车后我应该仔细问问那些东西，最好他能允许我做个备案。

<[Handler]> 车内寒冷且不舒服，所幸还有一些捆扎好的毛毯可以当作软垫。救灾队的军车在冰冷的中部平原上行进，所能见到的只有车队的灯光，无尽的公路，无尽的雪。夜色黑得可怕，车窗玻璃上有着薄薄的结霜。

<[Handler]> 卷心菜给妈妈发了条消息。圣路易斯还能和外面联系，谢天谢地，但她此时应该睡了。

<[St. Sebastian]> 我要用手指在模糊的车窗上画猫猫头打发时间

<[Clubs J]> 万一我没有死在某座山脉的嘴里而是死于那里面的某一件东西，也死有对证不是吗？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在玻璃上画了几个缅因脑袋。

<[St. Sebastian]> 普通的爱猫男士罢了

<[Charon]> 我靠着车厢的内壁，鞋跟抵着包裹的外侧，保证里面的东西不会因为颠簸出现某些故障。汽车、炸弹，汽车炸弹……不，这个笑话太拙劣了。

<[Cabbage]> 抢着最后的信号跟妈妈说点妥帖话，以安抚我这被迫和陌生人共挤一车的社恐内心。

<[Clubs J]> 我看着他的动作，又是感到一阵心悸……他不会想提前把我们送上天吧？

<[St. Sebastian]> 我觉得那个迟到的电影男主角有点像黄毛的缅因猫，好，很可爱

<[Cabbage]> 回复完我抱着这堆毯子打算小睡一觉。

<[Satsuki]> 我笔直的探头看看卡戎的网球包，看看他，然后看看包，看看金发公主

<[Charon]> 我收好长腿，双手抱胸闭上眼睛，准备就这么靠着车壁睡上一觉。这不是个闲聊的地方——我也讨厌那种寒暄，有什么意义？他们最后也没活几个下来，每一个。

<[Clubs J]> 在只听得到有人小声说话的车厢里，我也保持了沉默不语的好习惯，从急救套件里扯一条绷带意思意思把头发扎起来。

<[Clubs J]> 虽然我也觉得这没什么必要，但他们好像真的很在意我的头发。

1月6日，06:00，拉方丹公用事业局

<[Handler]> 那么，你们在运兵车里度过了不太舒服但还算能忍受的一夜。清晨六点，你们被洒进车窗的晨光唤醒。车窗里往外看，所能见到的几乎每条道路都被倒塌的树木堵塞，到处都挂着电话线和电线。大楼的屋檐到处可见冰锥。看不到什么紧急救援人员，只有几条主要道路被撒盐和清理过。有些人在徒劳地从冰面里凿出自己的车。堵塞、冰封、混乱不堪。这就是迎接你们的拉方丹。

<[Charon]> 我保持了一贯的睡眠质量。浅眠，并且多梦。在面包车偶尔的颠簸里，我梦到了一些光怪陆离的简短片段，安洁莉卡抱着长发公主的碟片，蹦蹦跳跳地走着，地面倾斜，土路变成一个老男人的大麻花辫——到了，拉方丹。我睁开眼。

<[Handler]> 你们的车停了下来，不远处就是移动还算气派的政府大楼。司机大兵回头敲敲车板，弄醒你们。

<[Clubs J]> 你眼前是一个老男人的马尾辫。

<[Handler]> “前面就是公用事业局，拿好行李自己过去吧。那边有备用发电机，冷不着你们。”

<[St. Sebastian]> 我揉揉眼睛，再揉一下自己乱成一蓬的头发，梦境和现实一样无聊又冰冷“哦，已经到了。好的，感谢您送我们到这儿”

<[Handler]> 司机大兵开了一宿夜车，看起来也精神萎靡。他摆了摆手没说话。

<[Charon]> 嗯……我预演了一下如何将这头发编成三股辫。实际上，在安洁莉卡出生之后，我的这门手艺就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我拉出那个黑袋子，拽开车门让寒冷的空气涌进来。

<[Cabbage]> “辛苦你了。”我向司机道谢，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开车也不容易，这让我想起家乡随处可见的越野车和山地车。

<[Satsuki]> 我把毛毯叠好，放在自己腿上，等待下车

<[Charon]> “下车了。”这也不算是征询意见，我径直朝政府大楼走了过去。

<[Clubs J]> 我明明已经自认为妥当的处理了头发，却还是感受到令人不安的视线。

<[Clubs J]> 我打了个冷颤，跟在最后。

<[Cabbage]> 我领着行李，吸了口冷气适应了一下温度后下车。

<[Handler]> 拉方丹市公用事业局大楼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厅里满是前来抱怨两周没有电可以用的客户。过度劳累的前台人员尽力地在安抚人群，精疲力竭的线务员艰难地进进出出。有的回来拿更多的设备，有的只想在更衣室里睡上个几分钟。

<[Handler]> 你们也不知道所谓的临时办公室在哪儿。总之大概要先找个人吧。

<[Charon]> “劳驾。请问 FEMA 监督小组的办公室在哪？”我摸出身份证件，展示给前台的工作人员。

<[Seoul]> 我也想在更衣室睡几分钟了……但还是先找人吧，我随便抓一个人问问认不认识斯基普·尼尔斯

<[St. Sebastian]> 我刚醒过来，摇摇晃晃跟着队友

<[Handler]> 卡戎问的前台人员表示这就去叫接待人。没过多久，一个黑眼圈很重、看起来相当憔悴的棕发女人走了过来。

<[Cabbage]> 我低着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视线瞟来瞟去，紧跟着可靠的叔叔。

<[Seoul]> 我看看那女人说什么

<[Clubs J]> 我跟在最后，保持着不可靠的叔叔的形象。

<[Satsuki]> 我抱紧身上的东西，尽量缩小自己，别可能阻碍到身边来来往往的人

<[Handler]> “你们好。我是谭雅·坎布里亚，响应小组的各位请跟我过来。”她看起来相当憔悴，对首尔的问话也过了一會兒才反应过来。

<[Charon]> “您好。”我对她公事公办地点头，跟上，维持一个表面的友好业务往来——听说 FEMA 是群吃干饭的，希望这身份不会让某些人看我们不顺眼。

<[Handler]> “米尔斯？我知道，我认识他……他请假了，病了三天。他是我们的现场主管，我是他的助手。”

<[Handler]> 她走路有点摇摇晃晃的，带着你们走到停车场中的一个预制拖车旁边。

<[Seoul]> 我凑过去观察观察拖车

<[Handler]> “很抱歉，这里真的太混乱了，我找不到能安置你们的地方……只有这里了，斯基普·米尔斯先生的临时办公室，你们可以在这里先安置一下。”

<[Charon]> “什么病，严重吗？”我左右瞥着，语调随意，就像顺嘴在接一个无关紧要的话茬。

<[St. Sebastian]> “他生病了？”我点点头，“是回家休息去了吗”

<[Handler]> 拖车很正常，看起来就是普通的拖车。

<[Seoul]> 我要打开车门进去看看，这拖车不知道怎么样。

<[Handler]> “他说他自己不舒服……我想也是。这样的天灾下面，大家都忙得要死，他似乎看起来真的病得很重。”

<[Clubs J]> 我毫无关心的跟着走来走去，队友多就是有这种好处不是吗？

<[Seoul]> “他住院了吗？”我回过头问问

<[Charon]> 也……好。足够远离公用事业局的主体建筑。我无可无不可地拎着袋子走过去，只是个屁股都坐不热的临时据点而已。“是发烧、重感冒那种？”

<[Handler]> 卡戎能明显感觉到，谭雅在谈论米尔斯的时候很不……很不自在。

<[Satsuki]> 我跟着其他人，眼睛看着走来走去的梅花 j

<Evgeny> 人源情报 :60

<[Clubs J]> 怎么，我的头发真的这么醒目吗……

<[Handler]> “没有，他在家。应该。三天前他最后一次来上班的时候，看起来病得就很糟糕。脸上都是抓痕和汗水……于是他说不舒服，需要回家休息。”

<[Handler]> 塞巴斯蒂安也能感觉到，谭雅说起米尔斯的时候相当不自在。

<[Charon]> “抓痕？”这可不是个寻常的疾病反应。“是他自己出于瘙痒挠的，还是受到什么人的袭击了吗？”

<[St. Sebastian]> “抓痕？”我觉得不对劲，“他最好不是精神出问题了”

<[Handler]> “我不知道，先生。大约是他自己挠的。”谭雅给你们打开了车门，首尔看见里

面配备了几张折叠桌、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内饰看起来很俗气，大约七十年代风格。不过，里面开了暖气，窗户都关着——与世隔绝。很好。

<[Satsuki]> 三天前，不正好是警报器告知破损的时候吗？我皱皱眉，难道这位可以“可以信任”先生打开了箱子？

<[Seoul]> 我跟谭雅说谢谢，我打开电脑看看

<[Cabbage]> “他有其他的表现吗？比如红肿。”听上去很像什么急性荨麻疹。来的时候听说他是失联了，现在通讯技术发达，要是米尔斯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应该不至于失联。

<[Charon]> 甚至配备了暖气。我原本做好了屋里冷得像冰窖的打算，钻进拖车里反而有些讶异。“谭雅女士，米尔斯有什么家人吗？他听起来健康状况糟透了，真令人担心。”

<[Satsuki]> 桌子上面有什么东西吗？我四处瞅瞅

<[St. Sebastian]> “好的，谢谢您”我在办公室里溜了一圈，姑且看看室内有没有异常

<[Clubs J]> 我在想象这位米尔斯的情况，这听上去不是普通的疾病，尽管我很希望这么想。也许我们在直接去找他之前应该做一些准备，比如防毒面具？

<[Clubs J]> 我想想我们有什么渠道得到防御传染类疾病的装备吗？有总比没有好。

<[Handler]> “我想不会……但的确，在这种期间错过工作……不论是什么借口都很难原谅。愿上帝保佑他。”谭雅把钥匙放下，看起来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他看起来就是病得很重，我中午给他送午餐和信件的时候，他看起来糟透了。眼神奇怪……很痛苦。”

<[Handler]>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先在这里安置一下吧。我也希望米尔斯先生没什么事。”

<[Handler]> 谭雅把拖车门从外关上了。

<[St. Sebastian]> 我跟她告别，可算有点私人空间了

<[Seoul]> “拉丰丹只有一间医院吧？”我摸摸下巴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和卡戎都能感觉到，她谈论起米尔斯的病的时候她自己看起来也很不自在……不是生病，就是单纯的不自在。

<[Charon]> 我想，已经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位友方保管的绿箱出现泄露事故了。又一个凶多吉少的……至于谭雅，她的表情又是怎么回事？

<[Handler]> 梅花 J，你们出门的时候大约没有带什么防御传染类疾病的装备。申请援助或者去医院偷可能都是可以但非常不好的主意。

<[Cabbage]>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我也四处瞧瞧这新的办公地点，至少可以得知米尔斯不是无故失联，不过怎么不去看医生，还是说根本预约不上？

<[Clubs J]> 那么我能思考出这种症状可能是什么疾病吗？尤其是有没有传染的可能性。

<[Charon]> 总不会这两人发展了一些俗套的办公室恋情，出于体液接触的恐惧，才让这位女士如此担惊受怕吧。我暗自揣测着，动手翻起这辆拖车。

<[Satsuki]> “三天前不就是警报器告知破损的时候。”我半天憋出一句，“这位“可信任的朋友”有没有可能自己打开了箱子？如果是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Seoul]> “她有没有可能只是被那样子吓到了？她还给他送信耶。”

<[St. Sebastian]> “他的表现更像是精神出问题了而非物理上的感染。我想谭雅女士被吓到了”

<[Charon]> “也许是意外。”我不置可否。“但他显然不是得了什么普通的病，我们需要保管的那些东西里，既有能侵入人精神的，也有能侵入人肉体的。”

<[Seoul]> “我觉得我们得趁他活着见到他。”

<[Satsuki]> 我露出惊讶的表情，保管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啊。

<[Charon]> 那么，他活着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耸耸肩，手上的动作更快了点。

<[Handler]> 等到谭雅关上门，你们才意识到，这里虽然开着暖气，但室内封闭起来之后，有一股非常奇异的怪味儿。桌上有一部电话和一台电脑，各种各样的便利贴和杂乱的文件。首尔打开电脑……电脑已经开了，而且已经登录了。桌面上有一个监控本市电网的程序，你发现程序设置有密码，但可以进行基本的网页浏览和访问电子邮件。梅花 J 不太清楚可能是什么疾病……过敏也是有可能的吧。

<[Handler]> 那么，卡戎

<[Handler]> 来，过一个搜寻

<Evgeny> [Charon]进行搜寻鉴定: D100=28/2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Satsuki]> 能找找怪味儿的源头吗

<[Handler]> 那么咲月，搜寻

<[St. Sebastian]> 我凑到首尔身边去看这个电脑

<[Seoul]> 好吧，我看不懂，我要看看那些便利贴

<[St. Sebastian]> “他最好保存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好让我能直接登录电子邮箱……”我坐下来握住滑鼠开始检查

<Evgeny> [Satsuki]进行搜寻鉴定: D100=66/60 大失败，怜悯有何用处？

<[Clubs J]> 我试试电话能不能用，拨一下自己办公室的。

<[Satsuki]> “怪味的源头在哪呢？”我招呼一句，看看其他人能不能闻到

<[Cabbage]> 过敏太严重是会死人的。我叹了口气，倒是希望他是这样简单的原因。我也不熄弧暖烘烘的房间里有怪味，跟着搜寻起来。

<[Handler]> 那么，咲月，你到处闻闻想找这股怪味儿的源头。你觉得这股味道似乎越靠近办公桌越浓郁，于是你蹲下来，试图看一看桌下，下意识地扶住桌子抽屉却不小心没有站稳，一下子手掌和桌面底侧亲密接触了。

<[Charon]> 我皱起鼻子，嗅嗅看这股味道的源头。难道是垃圾桶里有食物残渣馊了？

<[Handler]> 你摸到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Handler]> 理智-1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1 --> 0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79 --> 79

<[Seoul]> “咲月，不要动！”

<[St. Sebastian]> “什么情况啊！”我听到咲月摔倒的声音吓了一跳

<[Satsuki]> 我心里咯噔咯噔，“我摸到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我保持不动

<[Seoul]> 我可能对这种液体有什么化学上的了解吗

<[Seoul]> 比如它的臭味属不属于有机物

<[Charon]> 呃……我选择直接走过去，低头看看那是一种什么性状的液体。血液？

<[Seoul]> 这么想着我也趴下来看看

<[Handler]> 塞巴斯蒂安没有找到内网账号和密码。不过首尔却在便利贴上看到了一串数字和字母。也许在工位留下密码是上班人的自我修养。不过，塞巴斯蒂安，可以过一个计算机科学。

<Evgeny> [St. S]进行计算机科学鉴定: D100=66/50 大失败，怜悯有何用处？

<[Handler]> 梅花 J 能听到电话声响。但拨不到你的办公室……看起来应急抢险也许只恢复了市内的通话。

<[Seoul]> 我把那张便签指给不知道为什么名字那么长的塞巴斯蒂安

<[Handler]> 首尔、卡戎，你们俩一起凑到咲月身边想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Satsuki]> 这是什么，我也看看

<[Clubs J]> 我看他们都凑成一团，反正电话也打不通，跟着瞅瞅

<[Handler]> 呃，你们都能看见，咲月手上和桌底面上有一些，呃，淡黄色的，黏糊糊的，散发出阵阵又酸又臭气味的粘液。桌底抽屉侧面也有一些这样的痕迹。

<[Handler]> 首尔，你觉得这个气味绝对是有机物才会有的吧。

<[Clubs J]> 我默默捏住鼻子。

<[Charon]> 什么东西……这是任何作为人类熟识应当熟识的体液吗，譬如鼻涕、尿或者精液之类的？我忍着恶心分辨一下。

<[Handler]> 嗯，卡戎，准确来说……是……

<[Satsuki]> 呃呃呃额额我用另一只手捏住鼻子

<[Seoul]> “起码是生物分泌物。”我点头

<[Handler]> 大约已经过了几天的精液的气味吧。有点壮观。这么多呢。

<[Charon]> “……”

<[Charon]> 我没忍住用丹麦语骂了一句脏话。

<[Clubs J]> “有人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

<[Clubs J]> 我主要看着卡戎。

<[Satsuki]> 我身上会有纸巾吗？或者这办公室里也有也行，甭管是什么先擦擦

<[Charon]> “米尔斯的子孙们。”我翻了个白眼。“你最好赶快去洗洗手，小子。”

<[Cabbage]> 我后退两步，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桌。

<[Handler]> 咲月，你有纸巾。太好了。

<[Seoul]> “这是可以说的吗，卡戎老师？”

<[Charon]> “只是蛋白质而已。”

<[Clubs J]> “对的，只是蛋白质而已。”这么多，应该也算他健康的证明……当然，我不会说出来。

<[Satsuki]> “额呃呃呃。”我拿出纸巾擦擦，但想想还是去洗一洗好了

<[Seoul]>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留下……呃啊……”

<[Charon]> 我叹了口气，站起身，离那张破桌子远了些。他的工位天高皇帝远，不会成天

就窝在这满足生理需求……呃，绿三角对友方的筛选门槛这么低了？

<[Clubs J]> “……有人知道米尔斯多大了吗？”

<[Seoul]> “卡戎老师，你能看出这东西过了几天吗？”

<[Satsuki]> 那我离开拖车，去大楼里找厕所洗手

<[Cabbage]> 我平淡地把视线转向他处，我看看这张桌子的抽屉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Charon]> 那我的狗恐怕也能胜任一个绿箱保管人的职位了，它起码绝育了。“你可以试试。”

<[Handler]> 嗯，塞巴斯蒂安，你首先从网页浏览记录开始检查……可是米尔斯在看什么？你一脸震惊又绝望地发现铺天盖地的浏览记录里全是变态色情网站，变态色情网站，和变态色情网站。他看了多少黄片？你被这些性向包含男男男女女女人兽兽人人和物品物品和人人的乱七八糟的极端暴力色情片震撼了身心。理智-1.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1 --> 59

<[Seoul]>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我忍不住问问。

<[St. Sebastian]> 我痛苦地把手从鼠标上拿下来，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捂住了眼睛

<[St. Sebastian]> 随后我想了想米尔斯，觉得这事更尴尬了，

<[St. Sebastian]> “好消息是，如果我们需要除掉他，那么他大概会出于羞耻自杀吧”

<[Clubs J]> “所以没人认识他……？”

<[St. Sebastian]> “兄弟们。上班上网，记得用，无痕模式”

<[St. Sebastian]> 我有删除了 a 片浏览记录再去死的自觉

<[Clubs J]> 我面对着有些滑稽的场景有些纠结，也许我应该再去找一下那位女士。

<[Seoul]> 我有点想想看看他到底是冲了什么这么好冲，但是算了。

<[Handler]> 卷心菜，你对着他的抽屉进行了一番检查。呃……你找到了一些信件，显然你可以确认他的家庭住址了。

<[St. Sebastian]> “总之有足够威胁他的资料了”我看看首尔，“你要记网址的话我可以复制到你的电邮里”

<[Charon]> “……？”我撑着椅背，也俯身大为震撼地看向电脑屏幕。这些历史记录里的黄色视频标题，都不亚于某些暗网订单了。

<[St. Sebastian]> 然后我看看标签上记录的账号，看看能否登录进去

<[Cabbage]> 我沉默住了，我庆幸自己都是直接约。我把他的家庭住址在同伴们中宣告。

<[Seoul]> “你可以把他的浏览记录抄下来威胁他……嗯……”

<[Cabbage]> 我要拆开信件看看。

<[Seoul]> 我开始拿他的便签抄他的浏览记录标题名。

<[St. Sebastian]> “嗯”我很冷静地开始截图，然后自己发给自己的邮箱，好，不错

<[Charon]> “……我们的米尔斯朋友，失能得一定非常突然。”我瞄了一眼信封上的住址。“不然他总该记着删掉这些东西。”

<[Handler]> 嗯，此外，因为塞巴斯蒂安精通电脑，你觉得米尔斯大约不是个什么擅长记

住密码的家伙。很快，你就从台历背后找到了似乎是他的电邮和电邮密码。

<[Clubs J]> 那么我出了办公室，去找找谭雅。

<[St. Sebastian]> 我谢谢他有随手记密码的习惯，我是死也不会这么做的。很好，让我登进去看看

<[Handler]> 首尔给你找到的账户是内网的电力监控账户。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市内的通电情况。南边的商业区和大学区已经恢复供电，而北边的北区还没有完全恢复，只有零星有电。北区和其他区域之间隔了一条由铁路货场和工厂组成的带状工业区。此外，你发现南方的佐拉尼尔-赫斯顿大桥是惟一向外的主干道，怪不得国民警卫队要先去通这座桥，对吧？之后，你登陆了他的电邮。电邮里起码堆了几百封电子邮件，你看得眼睛都要花了，大多数都是抱怨和投诉。不过，你注意到两封已发送邮件。一封是报告线路中断的地址。一封在几分钟后发出，报告说某处地址只是跳闸，没有断电，可以忽略。这个地址正是厄尔仓储。

<[Handler]> 梅花 J 溜溜达达地出去找谭雅。

<[Clubs J]> 她在吗？

<[St. Sebastian]> 我对首尔打个响指，“真行啊，首尔。现在我们可以准确掌握通电情况了”

<[Satsuki]> “仓库的位置离他家远吗？”

<[St. Sebastian]> 然后我点击一下那两封邮件看看

<[Handler]> 事业局乱的一塌糊涂。到处都是不满的民众。你正在大厅里左顾右盼准备找谭雅……突然你的肩膀被一拍。

<[Seoul]> “太好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Charon]> “厄尔仓储跳闸了。这也许是绿箱里面某些玩意跑出来的原因。”我杵在圣塞旁边，看这个亚裔小伙娴熟地操作电脑。

<[Charon]> “大雪压垮高压输电线，引起电网不稳是很常见的情况……不过……”我看看那两封邮件是发给谁的。

<[Clubs J]> 我缓慢回头。

<[Seoul]> 我凑过去和卷心菜一起看信好了

<[Handler]> 你看到了一张大头兵小年轻乐呵呵的脸。“我记得你啊！你就是昨晚过来的那群 FEMA 里面的家伙吧！我看着你制服眼熟……我们要去准备救援啦，你们是否要来监督我们工作？”

<[Satsuki]> 我跟着凑到圣塞旁边看电脑

<[Clubs J]> “辛苦你了。”我冲他点了点头，“你是负责什么区域的？”

<[Handler]> 梅花 J，你还能听到卡特上尉在门口的骂声。也不知道谁又惹到老头了。小年轻左顾右盼看你的同伴在哪儿：“你们人呢？我们要去通赫斯顿大桥。大部分物资都在南方，首先要把生命线打通！”

<[Clubs J]> “马上就去，马上。”我模棱两可的表情涵盖了真的马上就去到明天再说的广度，“现在情况如何了？”

<[Handler]> “后勤队的帐篷刚刚立起来指挥部和发电机！卡特上尉带头和我们一起。你们现在不去？那我们急着走。”

<[Clubs J]> “叫他们稍微等一下。”我思考了一下，拍了拍他走回办公室。

<[Clubs J]> “那边开始抢修大桥了，也许我们应该分几个人去做做样子，而且这项工作也有利于之后的事儿……有谁想去吗？”把办公室的门关严实后，我跟他们讲了大致情况。

<[Seoul]> “我去看看吧，我希望我能帮上点忙。”

<[Cabbage]> “那我去吧。”我原本就是救援队的，我听闻此消息倒有点职业本能反应。

<[Handler]> 那么卷心菜和首尔去大桥是吗

<[St. Sebastian]> “那祝你们好运”

<[Seoul]> 是，虽然南区恢复供电了，但我想我能看看

<[Satsuki]> “good luck”我向他们比出大拇指

<[Charon]> “请便。”我用目光表示诚挚的敬意。基建维修可不是我的专长，哪怕是面对更柔软的人体，我擅长的也是损坏他们。

<[Cabbage]> 我和其他人小幅度挥挥手，带着东西一起跟着他离开。

<[Clubs J]> 我目送他们从旁边离开。

<[Seoul]> 我走了，我完全不知道两个爆破工程兵是要去做什么

<[Clubs J]> “你们对米尔斯先生，嗯……无意冒犯，异常的性欲或者别的什么，有进一步发现了吗？”

<[St. Sebastian]> “还在看，现在只是刚能看到电网情况”

<[Charon]> “这。”我点点电脑屏幕。“厄尔仓储曾经短暂地断电过，也许它的闸门在那会松懈了，跑出来些不该流落在外的东西。”

<[Charon]> “还有……”我转向卷心菜留在桌上的那些信封，拆开一封一目十行地读起来。

<[Clubs J]> 这确实比研究米尔斯先生的性欲有用，当然，我没说出来。

<[Handler]> 塞巴斯蒂安能确认那两封已发送邮件是发送给电网内部的。仓库位于北区，如今已经断电，是一大片没有恢复电力地区中的一个。不过，从浏览器的历史浏览记录时间看起来，一月三日下午一点起米尔斯就没再“工作”了。看来他大约是早退了。米尔斯的信件没什么特别的。账单，账单，广告，账单。看起来没什么朋友给他寄生日请柬，对吧。

<[Handler]> 卡戎，你觉得也许，可以查一下米尔斯办公室电话的通话记录。

<[Charon]> 那么我摆弄起那部电话，调出办公室座机之前的通话记录。

<[Clubs J]> 我看他们又忙碌起来，于是又一次偷摸着溜出去找谭雅

<[Handler]> 显然这种没有屏幕的内线电话没什么好查的。你拨打了\*69 的服务电话，查询到了最后一次通话的号码。是一个外部的电话，不过你不知道打到了哪儿。

<[St. Sebastian]> 我把发现告诉大家

<[St. Sebastian]> “估计仓库的断电影响了绿箱，估计也就是 3 号下午，米尔斯就早退回家休息了”

<[Charon]> 我试着再一次回拨这个号码。

<[Handler]> 那么梅花 J 有人源情报吗

<[Handler]> 卡戎回拨了电话。

<[Handler]> “您好……这里是汉森成人用品店……”对面的店主有气无力地接了电话，“店内什么东西都没了，寒冷大雪天气，不要冒险开车过来……您换家店吧。”

<[Charon]> “……咳。”我清了清嗓子，用专业素养把那一丝尴尬压下去。“听起来，米尔斯

先生是你的老主顾了？”

<[Handler]> 那么梅花 J 一边琢磨一边打算开门，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好像很好解释。不论是谁走进散发着怪味儿的拖车然后里面的这位先生刚刚还在看极端暴力色情片，这种诡异的气氛都会让你感到害怕吧。哦，你不会，你是男的。

<[Charon]> “抱歉，他无故矿工失联，单位这边正在查他的下落。”我单边肩膀夹着电话，又重新翻起那些寄来的账单——不会都是些惊世骇俗的成人用品吧。

<[Handler]> “米尔斯？不认得。谁啊。”

<[Clubs J]> 总觉得这位女士有点可怜……考虑到那应该是个性趣非常奇怪的人，这位女士应该是非常可怜。

<[Charon]> “这个号码的主人。他上次拨通你的电话是想买些什么？”

<[Handler]> “我哪儿知道。店里一天要接一大堆电话呢。”

<[Charon]> 我看一眼最后通话记录的时间。

<[Handler]> 不过，梅花 J，你正打开门，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穿着警察制服的青年正在救灾队指挥部的发电机旁边问了什么。随后那边的大头兵指了一下你们这边，那个穿着警服的青年抬头看了看你，小跑着跑过来。

<[Handler]> 通话记录是一月三日中午十二点半。

<[Clubs J]> “您好。”我拧门把手的手停住了。

<[Handler]> 卡戎翻账单，普普通通的账单，普普通通的购物。基本都是上个月的。

<[St. Sebastian]> 我在一旁听得很乐呵，“不是，成人用品店还能被买空？这里人杏玉太旺盛了吧，这是怎么做到的”

<[Charon]> “1月3日中午十二点半。我相信你们店铺有记账的习惯，他买了些什么？”我再度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

<[Handler]> “呃，那天中午？有个狂热的收藏家把店里一扫而空了。我们店现在什么也没有，而且没有进货，先生。”

<[Handler]> “大雪封路，没有进货啊。”

<[Satsuki]> 我好像干噎了一个妈妈早上煮的白水蛋，这人怎么回事啊

<[Charon]> “……他开着车过去买的？还是你们送货上门，运到他的住址了？”

<[Handler]> “他自己开车来的。我们不该透露客人隐私了，我该挂了。”

<[Charon]> 我单手捏了捏太阳穴。

<[Handler]> 你的电话干脆利落地挂了。

<[Handler]> 这边，梅花 J

<[St. Sebastian]> my eyes, my eyes…

<[St. Sebastian]> 我觉得自己上不了天堂了

<[St. Sebastian]> “这个人甚至没有什么朋友，那么多东西一个人用得完吗，乱交派对也不至于吧”

<[Handler]> “您好，您好，请问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电网监控程序吗？”警察给你看了一下手里的证件，他是艾利·菲拉格里，普通警员。

<[Handler]> 嗯，与此同时，卷心菜和首尔正挤在一大群大头兵之间听着卡特上尉的训斥

往南进发，南部的街道看起来好很多，但大桥还被冰雪埋着。

<[Clubs J]> “哦，当然可以、您是本市的？”我咻咻一声又把门锁撒开了，如果里面的人有点基础素养应该知道怎么做，我接过他的警官证仔细查看。

<[Charon]> 这么一个极度纵欲的人，有盗汗乃至鞭答自己的行为，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挠脸搞不好也是某种怪奇性嗜好的一环呢？我叹了口气。

<[Charon]> 有人来了。我把信收好塞回去，删掉刚刚回拨的电话记录。

<[Seoul]> 我希望汤米在南部，我真心祈祷。

<[Cabbage]> 社恐的我善于各种回避现实，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车子向前，我一路看着外面的景色。

<[St. Sebastian]> 有人来了，我安静退出并关闭所有页面

<[Handler]> 梅花 J 觉得证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Seoul]> 我在心里祈祷祝办公室那边大家好，耶稣老爷，阿弥陀佛，雨果大爹，祝福

<[St. Sebastian]> 一副普通疲惫官员的样子坐在办公室里

<[Charon]> 我抱着胳膊，沉默无语地站在旁边。一筹莫展的 FEMA 官员看起来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

<[Clubs J]> “辛苦您，这么冷的天大家都还得工作。”我把警官证递回去，叹了口气，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把门打开。

<[Handler]> 那么你把门又打开了。小警察看着你们这么多人一副垮着脸的样子或坐或站，愣了一下，手足无措地问：“先生们，你们好……我想借用一下电网监控程序。”

<[Charon]> “所以，恢复拉方丹的电网运作根本上就是一个极度困难的命题——啊，您好。”我拿腔拿调，仿佛在投入一场工作上的辩论，又被来人打断了。

<[St. Sebastian]> 我撑了一下额头，“时间，时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真是把人耗死了”

<[St. Sebastian]> “哦，您好”我也转头看看那个警察

<[Satsuki]> 我不敢吱声，我只能跟着皱眉点头

<[St. Sebastian]> “哦，这样”我点点头，“不过以防万一我还是问一下，您是用电网来做什么的？又是那些没完没了的任务？”

<[Charon]> “是啊，您是？”我继续那副官僚做派，换了个姿势抱着胳膊，让挂在脖子上的 FEMA 工牌露出来点。

<[Handler]> “呃……我在，调查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的死亡案件，”他看起来有点局促，“我想知道在尸体附近哪些地方还有暖气……”

<[Handler]> “我是艾利·菲拉格里，这是我的证件。”

<[Clubs J]> 我抓了抓头发，这氛围搞的我都想喝咖啡了。

<[St. Sebastian]> [Seoul (……………)]

<[Handler]> 他把证件给你们看了，看起来还是很局促，“所以说可以吗？”

<[St. Sebastian]> 我接过证件，又拿给卡戎看，“天啊，这会儿乱成一片了，连案件都出来了。看来这人不是被冻死的…当然，请便”我很专业地坐到办公桌前登录系统，并且刻意不愿意让警察看到自己输入账号密码

<[Handler]> 不过，卡戎和塞巴斯蒂安都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像是出来私下调查的……否则早就以正式立案为由要求你们配合了对吧。

<[St. Sebastian]> “嘿，”我看了看他，“这么大个事，就你一个人来调查？”

<[Charon]> “嗯……稍等，菲拉格里。”我把证件捏在手里，没有交还给他。“你看起来很局促，这是一起正式立案了的刑事案件吗？”

<[Charon]> “你应该知道，FEMA 的办事流程很严谨。我们需要多问几句。”

<[St. Sebastian]> 我慢悠悠地从电脑后面探出来身子盯着他

<[Handler]> “呃，”他看起来更不安了，来回绞动双手，“上司认为是普通的流浪汉在灾天被冻死了……但我觉得是凶杀。那具尸体有点……不同寻常，我是说，就算是流浪汉也不会寒潮天里不怎么穿衣服，几乎半裸的……”

<[Charon]> “你的猜想很有意思。不过这和暖气管道的设置有什么关系？”我放慢语速，仍然缓慢地制造着那种公事公办的压迫感。

<[Handler]> “所以说，也没有正式立案……我觉得他可能是从某个温暖的室内跑出来的，所以我想看看尸体附近有哪些地方有电力和暖气……能查到足够的合理理由的话，就可以正式立案了。”

<[Handler]> 他看起来好迷茫，好无助。

<[St. Sebastian]> 我看一眼卡戎，一副给老大打下手的亚裔样子

<[Charon]>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我把证件塞回他绞动的手中间，以示某种程度的亲近。“就这么配合一个普通警员的异想天开，调用、展示不能公开的暖气管道布线数据——你知道这会让我们引火烧身，对吧？”

<[Handler]> “呃，啊，我知道。电力工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搜查令我问不到东西……”他看起来更迷茫了，“但是这真的很重要，我只需要看一下附近的地方就可以了，别的地方我不看的……”

<[Charon]> “好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语气又缓和下来。“你说的确实有那么点蹊跷……那么，除非带我们去看看，否则我们不可能冒着丢官帽的危险的，小伙子。”

<[Handler]> “没，没问题，我可以带你们去城市停尸房看看尸体……”他连连点头，表示没有问题，“那现在我能看一看电网系统了吗？”

<[Charon]> “当然。”我请圣塞帮忙调一下。

<[St. Sebastian]> “好的，先生”我很听话地帮忙操作，“请看吧，那个人是在哪片区域？”

<[Handler]> “北区靠近南部……这里，一个废弃的自动取款机亭……”他帮忙指出道路，你帮忙调出地图。

<[Handler]> 过一个警觉或者搜寻，导航也行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20/7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St. Sebastian]> 我点点头给他调出来具体的，顺便我也看看这附近的设施

<[Handler]> 嗯，他很快指出了一个地方，而你也几乎同时注意到了那个有电力供应的小点。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

<[Handler]> “谢谢你们！”他几乎是一跃而起，“有收获了！”

<[Charon]> 我一直瞧着电脑屏幕，记下了那个供用点坐标。是在南区还是北区？

<[St. Sebastian]> 我看他一眼，“哦？什么收获？”

<[Handler]> 北区。

<[Handler]> “有一个很近的地址，我可以去挨家挨户问问。”菲拉格里看起来很高兴。

<[St. Sebastian]> 这个地址有和我们目前已知的地址接近的吗

<[Handler]> 嗯……过一个警觉或者搜寻或者导航试试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33/70 大成功，我们要粉碎乌云般的敌人，要把路上障碍全扫清！

<[Charon]> “别高兴得太早。佐拉尼尔-赫斯顿大桥还在抢修，在国民警卫队修好那段路之前，谁也去不到北边。”我不咸不淡地泼了一小盆冷水。“那个流浪汉的尸体在哪？记得带我们看看。”

<[Handler]> 嗯……那么你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巧合，或者说是，不妙的情況。

<[Handler]> 米尔斯家所在的地区虽然离事业局不远，但是似乎位于一个比较偏僻的街区内。他家所在的地方附近都停电了。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是以他家为圆心，半径距离最短的一个，有电力供应的地方。

<[Handler]> 你开始感觉不妙了。

<[Handler]> 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特工的本能在提醒你。

<[Handler]> “赫斯顿大桥是封堵了城市，但走路去北边还是能走过去的。”警员很高兴，看起来转身就要走。

<[St. Sebastian]> 不妙啊！很不妙。我皱着眉头看了卡戎一眼，“哦，这么说，我们也可以去西安布罗希亚街看看。您接下来准备去哪儿？”我喊住转身要走的小警察

<[Satsuki]> “等等，你得先带我们去看看那具尸体。”

<[St. Sebastian]> “是啊，我们可不想到时候被上头臭骂一顿”

<[Charon]> 我往后一靠，用背抵住拖车的门。

<[Charon]> “菲拉格里，你答应过我们的。也给我们留点准备的时间嘛？”

<[Handler]> “啊！对哦。”小警察拍了一下脑袋，好像刚刚高兴忘了，“对对，我可以带你们去停尸房看一看……之后我再去那个地址。”

<[Handler]> “诶，诶。”他顿了顿，“准备时间……准备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

<[Charon]> “我得提醒你。如果需要排查电网设施，你作为警员大概也不懂吧？”我摆出十分好为人师的样子，捏捏他的肩膀。“你要去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供应点，我们正好去检修维护一下。”

<[Charon]> “行了，在门外稍微等我们一会。”

<[Handler]> “哦，哦，哦，好。维修设施，好。”他懵懵懂懂地点头，被卡戎推出去乖乖等在拖车外头。

<[St. Sebastian]> 我用一种崇拜前辈的目光仰望身材高大的摆渡人

<[Handler]> 那么……谁留守办公室呢，毕竟如果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地方官员来办公室找人的时候发现空无一人，没有合适的理由不太好吧。

<[Charon]> 那么等他出门，我先瞧瞧拖车里有没有监控摄像头。

<[Handler]> 没有。如果有的话，那种事情被录下来，工作生涯一定就结束了吧。

<[Charon]> 好，我把脚边一直隐姓埋名的帆布袋子提到桌上，拉开拉链。“这有些东西。你们瞧瞧，有需要的可以拿走。”

<[Satsuki]> “？”这就是熟练的老特工吗？我露出崇拜又钦佩的表情

<[St. Sebastian]> 我大为感动！眼泪汪汪！（daddy 这儿有啥来着，卡宾枪有几支啊）

<[Handler]> 你们看见卡戎哗啦啦拉开的包里有卡宾枪土炸弹红标鲁格啥啥啥的。

<[St. Sebastian]> 这是什么令人安心的前辈…简直像提前做好好了学校午饭的妈妈。哦，卡宾枪，我命中注定的卡宾枪…

<[Satsuki]> 我捡一把消音手枪，“我留下，这个就够了。”

<[St. Sebastian]> 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卡宾枪塞到我的双肩背包里带着

<[Clubs J]> 我看了看一堆违法装备，又看了看卡戎，如果这么大规模的非法军火用来对付的是人类还不知道能造成多大社会问题……但是不拿白不拿。

<[Handler]> 嗯……那过个幸运 50，不然你就得拎大网球包了。

<Evgeny> [St. S]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41/5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Clubs J]> 我悄悄地拿起来这个 rpg，尽量不给别人留下和黑恶势力达成交易的证据。

<[Handler]> 你塞进去了。不错。

<[St. Sebastian]> 我把拉链拉上了，有一种地狱笑话里的 weirdo 亚裔同学的味儿了

<[Handler]> 那么是咲月留守办公室，其他人跟着去看尸体？

<[St. Sebastian]> 我去看尸体

<[Charon]> 发得差不多，我也动作迅速地拉上拉链，提好袋子。只剩霰弹枪和冲锋枪躺在网球背包里了，重量一下减轻了不少。

<[Charon]> 我拉开拖车的门。“好了，走吧。”

<[Clubs J]> 我看看这个 rpg 能否也近背包。

<[Clubs J]> \*进

<[Handler]> 显然不能。

<[Handler]> 这个全尺寸大家伙你只能拎着网球包或者大高尔夫包。

<[Clubs J]> 我小心翼翼，尽量不碰到什么脏东西开始寻找

<Evgeny> [Clubs J]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51/5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没有呢。尴尬极了。

<[Clubs J]> 我默默把 rpg 塞回他的大包里。

<[Handler]> 那你这么做了。

<[Charon]> 我默默感受着袋子回到熟悉的重量。

<[Clubs J]> 这下我就完全没接受过来路不明的武器了。

<[Handler]> 那么，你们拎着家伙准备和小警察出门了，咲月留守办公室，首尔和卷心菜则在大桥。

<[Handler]> 首尔和卷心菜在大桥旁边先是看着士兵们用铲子从冰雪里头拯救被冻住的汽车，非常无聊，不仅吹冷风，还被卡特上尉骂。

<[Seoul]> 我在想要不要搭个灶给大伙弄点河粉，但哪儿有河粉

<[Handler]> 不过，在你俩开始动手帮忙之后，你们能感到卡特上尉的态度明显好多了。你们甚至被多给了御寒毯子，有时候干点活儿挺不错。

<[Handler]> 除了你还没找到河粉之外，大桥上吹吹冷风也不是那么讨厌……那么希望你们队友还记得厄尔仓储的绿箱子。

1月6日，10:15，城市停尸房

<[Handler]> 那么，约上午十点过一刻，菲格里拉带着卡戎、梅花J和塞巴斯蒂安前往城市停尸房。

<[Handler]> 他出示了证件，带你们通过了保安。停尸间的楼内恢复了供电，但这里的低温也没能完全盖住尸体的气味。他带着你们到一具单独停放的尸体前，拉开一部分盖布。

<[Charon]> 我提前屏住了呼吸。味道很难闻，但也许眼前的画面更加“令人倾倒”。

<[St. Sebastian]> 我希望尸体身上不要有乳钉，谢谢！

<[Clubs J]> 我慢慢的挂在最后，等待我的同伴先一步确认死者的身份，以及状态。

<[Handler]> 卡戎和梅花J立刻意识到了不对。这具尸体戴着手套，却没有外套，穿着薄运动衫和牛仔裤，一只鞋子不见了。这也许就是菲格里拉所说的，看起来像是从暖和的地方跑出来一样，的异状。

<[Charon]> “哇……噢。”我凑近一些，观察他的身上是否有任何伤口。“如你所说，他的死相是很不同寻常。”

<[Handler]> 尸体看起来脸色青紫。他头发剪得很短，看起来有些肌肉，身上有几处类似刀伤的伤痕，但都很浅，看起来不致命。

<[St. Sebastian]> 我打量一下尸体，“搜过他的身没有？有无任何和身份证明相关的随身携带物品？”

<[Handler]> “没有证件。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能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流浪汉了。”菲格里拉小声地。

<[Charon]> “以及，尸检？”我看向菲拉格里。“你把这么一具尸体送进来，停尸房的管理人员应该多少做过检查吧。”

<[Handler]> 没有乳钉，也没有入体式玩具。

<[Handler]> “嗯，他们检查说是冻死的，大概死了一天。”警察小声地说。

<[St. Sebastian]> “那，任何相关的东西——钱包，钥匙，手机…看来都是没有的。这更像是仓促跑出来的倒霉蛋”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和梅花J可以试试过个法政学

<[Clubs J]> 脸上有挠痕吗？

<Evgeny> [Clubs J]进行法证学鉴定: D100=81/3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没有。但是看起来有一处浅浅的刀伤。

<Evgeny> [St. S]进行法证学鉴定: D100=77/30 大失败，朋友，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和梅花J戴上手套准备进行一下基础的检查，比如检查鞋底或者衣服下面……什么之类的。不过除了一些小灰尘和小石子，你们没有在鞋底找到什么东西。

塞巴斯蒂安剪开运动衫，你发现他胸前有一个一串小小的字母纹身，在你记下纹身图案的时候，你把手不小心按到了你还没剪完的运动衫上。

<[Handler]> 一种液体浸湿了一点他的衣服。

<[St. Sebastian]> …我的心已经死了，但是工作的大脑还在动，让我观察一下这是哪种液体

<[Handler]> 你小心翼翼地继续剪开……

<[Clubs J]> 我观察着亚洲同事的反应，双手缓缓离开尸体。

<[St. Sebastian]> 剪吧，剪吧，我的表情很难看

<[Handler]> 在他腹腔的位置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淤伤。其边缘处有四个小小的、像是针眼刺伤，而不像是刀伤的伤痕。在你的按压之下，针刺伤的伤口里缓缓淌出一种奇怪的、粘稠的亮橙色液体。

<[Handler]> 理智-1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1 --> 58

<[Charon]> 我背手站在旁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让我看看，纹身……”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吗？

<[Handler]> 不是，看起来是一串缩写。

<[Handler]>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St. Sebastian]> 亮橙色液体？人的体液会是这样吗？还是说里面注射了别的化学物质？这个我能分析出来吗

<[Clubs J]> 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Charon]> 不是英文吗？

<[Handler]> 应当是英文。或许是某个组织某个社团的缩写吧。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如果你有一套显微设备，你大概能对这种液体进行一番生物分析。医学是你的专长。

<[Charon]> 那我记下这串缩写，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的大脑没必要存储天底下所有古怪的知识。我耸耸肩，请电脑小子一并查查看。

<[Handler]> 你也许需要找一个……有专门的医学用或者生物学用的设备的地方。

<[Handler]> 呃，不过塞巴斯蒂安可以先医学一下

<Evgeny> [St. S]进行医学鉴定: D100=19/5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嗯，你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附近的痕迹。你觉得这四处伤口各有用途……分布不均的淤青表示，两根针一样的东西在巨大的压力下吸出了倒霉蛋体内的血液。另外两处伤口则被注入了这种亮橙色液体。

<[Clubs J]> “可怜的男人。”我没做出什么有效的分析，退到一边先看着了，“也许他认识的人还能分辨出这是谁？”

<[Handler]> 停尸房只有基本的设备。这里连医生都没有，你恐怕需要找个医院或者大学的生物实验室。

<[St. Sebastian]> 我皱起眉头，这可不妙，显然不是正常冻死者会有情况。当然，我的

当务之急是去洗个手。

<[St. Sebastian]> “噫”我露出对手上液体的恶心表情，“洗手间在哪里？”

<[Charon]> “他身上纹着一串东西。秘密结社，兄弟会，或者单纯的街头帮派……”我将那串缩写报出来。“也许可以顺着这个查清他的身份。”

<[Handler]> 小警察好奇地看着你们查尸体，给你指了指卫生间。

<[Charon]> 我给这位勇于献身的小伙让条道。敬爱的亚裔特工，为我们的任务牺牲了太多。

<[Clubs J]> 我拿出手机，拍照前问问小警察：“……可以吗？”

<[St. Sebastian]> 好，我走进卫生间之后要把手上的液体用纸巾擦一下，保存好纸巾，然后再洗手

<[Handler]> “呃，好像不太好但是……反正来都来了吧……”菲拉格里呆呆。

<[Handler]> 那么塞巴斯蒂安这么做了。

<[St. Sebastian]> 靠北！我使劲儿按压洗手液搓手，如果有的话

<[Clubs J]> 我拍上几张备用。

<[Handler]> 有的有的。

<[Handler]> 你使劲儿洗手。

<[St. Sebastian]> 然后我蹲在卫生间，用手机搜索那串奇怪的纹身试试看

<[Charon]> 我揣起胳膊，看向菲拉格里。“接下来，你要去发现他的地址看看？”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幸运

<[Handler]> 50

<Evgeny> [St. S]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57/5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你打开手机进行搜索。

<[Handler]> 没有网。

<[Handler]> 没有信号。突如其来的没有信号。

<[Handler]> 嗯，大雪封城呢。

<[St. Sebastian]> 是哦，差点忘了这里没有信号。好吧，之后换个地方我再试试看

<[Handler]> 菲格里拉对卡戎点点头。“如果没法从本身辨认身份的话，就只能从我这个思路走了。”

<[St. Sebastian]> 那没事了，我走出卫生间，看看大家接下来的行动。尸体很诡异，不能让警察接手，但他们目前似乎也没这个意思，不错。“好，正好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那附近的电网运行状况”

<[Charon]> “正是。”我把神秘男子的尸体又推回去。“总之，你一时半会也拿不到立案许可，他还得孤零零地在这躺会。”

<[Handler]> 菲格里拉懵懵懂懂地点头。“那你们还要再准备一会儿吗？我出去等？”

<[Charon]> “检修电网的东西我们都带出来了。嗯……不过情况好像有点特殊，你在外面等会吧。我们开个短暂的研讨会。”这真是打瞌睡送枕头，我把他请出去关好门。

<[St. Sebastian]> 我对他挥挥手，真是够乖巧的

<[Handler]> 那么卡戎把他推出了停尸间。

<[Clubs J]> 如果我的同事都这么好对付就好了。

<[Handler]> 你们三个人在尸体边面面相觑。

<[Charon]> “好。所以，伤口的情况怎么样？”停尸房厚重的大门应该能有效地阻隔谈话外泄，我放松了些。

<[St. Sebastian]> 我把我的发现低声告诉其他二人，“古怪得很”

<[Clubs J]> “你们认为他可能是那个人吗……米尔斯先生？”

<[St. Sebastian]> “不过现在没有显微设备可以用来做进一步分析，作为 FEMA，这好像差得有点太远了”

<[Charon]> 在过往的任务里，我接触过这种亮橙色的液体吗？它是否是某种新型致幻剂或者毒品？

<[Charon]> “我想也许就是他。失踪和死亡的时间相隔不远，尸体发现的地点也在米尔斯家附近。”

<[St. Sebastian]> 等等，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美美收集样本了

<[Handler]> 没有，你没接触过类似的东西。如果非要说的话，它作为液体而言没有那么……像水。它稍微有一点粘稠，可以拉丝……

<[Handler]> 是的。

<[Clubs J]> “没有挠痕…不过也许给谭雅女士看一眼照片就能清楚了。”

<[St. Sebastian]> “还不好说”那我多采点样备着

<[Handler]> 不过你确定要给无关人士看尸体照片吗？

<[St. Sebastian]> 话说这个人是身体里还有血液的对吗，只是这一块的血被吸走，然后注射进了别的东西

<[Charon]> “不如传给咲月，请他想想法子，拿给谭雅。省得再折回去一趟。”

<[St. Sebastian]> “或许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米尔斯的照片”

<[Charon]> 我把困难的工作丢给同事。

<[St. Sebastian]> “对，让咲月来”爽朗

<[Clubs J]> “没有信号。”

<[Handler]> 你觉得是的。他应该是被冻死的。

<[St. Sebastian]> 等等，我可以判定这个体液吸取和注射是在死前发生的还是死后发生的吗

<[Clubs J]> 但总之我还是先把尸体的照片截的只剩个头。

<[Charon]> “没有网络信号。”我更正了一下。“几小时前我还打通了成人用品店的电话。我想市内通讯受损并不严重。”

<[St. Sebastian]> “唉，是啊，没有信号”

<[Handler]> 嗯……你觉得是死前。

<[Handler]> 因为死后形成的淤青有一些区别。

<[Clubs J]> “那就先试一下吧。”我尝试把这张大头贴传给咲月，希望他找谭雅女士询问一下是否认识这个人，并提醒他做好解释尸体照片的准备。

<[St. Sebastian]> 行，总之我采集了，到时候去找个医院或者大学实验室试试看

<[Handler]> 来，幸运 50

<Evgeny> [Clubs J]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84/5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天不遂人愿。彩信发不出。  
<[Clubs J]> “确实没有信号。”  
<[Handler]> 那么塞巴斯蒂安收集了一些样本在小试管里。  
<[St. Sebastian]> 我耸耸肩, “没有网络的日子真是不好过。不过未经加密的信息传递也不算安全”  
<[Charon]> “那就算了, 回去慢慢说。”等圣塞把尸体复归原位, 我就重新把门拉开。“好了, 菲拉格里先生。我们大致商量出了维修电网的对策。走吧?”  
<[St. Sebastian]> 我把尸体复位之后乖巧地背着自己的包, 看起来就像专业分亚洲技术人员  
<[Handler]> “那就好。”小警察点点头。此时大约刚过十一点。

1月6日, 11:30, 厄尔仓储

<[Handler]> 那么, 约莫十一点, 塞巴斯蒂安、卡戎和梅花 J 准备前往西安布罗希亚街。这边, 赫斯顿大桥, 卷心菜和首尔帮着挖了一上午的冰。简直浑身暖洋洋的。  
<[Cabbage]> 现在成果如何, 我们能顺利进入了么?  
<[Handler]> 当然离复通大桥还远着。  
<[Handler]> 吹冷风, 挖冰。啊。这救灾的活儿装的确实不错。不过你们也许没有忘记任务吧, 没有吧。  
<[Handler]> 十一点整, 卡特上尉下令简单午休。让队员们吃点儿东西暖暖身子。之后, 老头儿步伐矫健地走到你们面前。  
<[Handler]> “先生们, 上午……”他简单示意了一下, “做的不错。不过我想 FEMA 应该不都是窝在办公室的懒鬼吧? 你们可以换班了。”  
<[Handler]> “如果你们还想监督,” 他加重了这个音, “我们干活儿的话。”  
<[Seoul]> 我和白人大爹面面相觑, 完了我和包包菜面面相觑。  
<[Seoul]> “下次还来吗?”  
<[Seoul]> “还是说咱们去看点别的?”  
<[Cabbage]> 吃饭自然是要好好吃的。我来这里虽然多是处于救灾目的, 但本质上这不是我的工作, 而且这几位先生似乎也不知道城市里面的情况, 是时候跑路了!  
<[Cabbage]> “走了, 要不我们直接过去?”  
<[Seoul]> 我拼命点头。  
<[Seoul]> 我提议说咱们先回去把咲月带上  
<[Handler]> 呃, 你知道厄尔仓储的地址, 应该。塞巴斯蒂安调查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  
<[Seoul]>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Cabbage]> “……行。”我沉默片刻, 点点头。只要……不再说话就可以了。  
<[Seoul]> “我也想回他办公室看看能不能用那台电脑查查这天气。”  
<[Cabbage]> “我有电脑。”我转了转身体, 把背包露出来。

<[Handler]> 那么你们先行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办公室。咲月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有一股怪味儿的拖车里头值班。

<[Handler]> 那么你们接下来是先去哪儿呢

<[Satsuki]> “有什么发现吗？”我看到他俩回来还挺高兴，“大桥怎么样。”

<[Cabbage]>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特别的。

<[Satsuki]> 我把他们去看一具无名尸体的事情和两个人说一说

<[Satsuki]> “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Seoul]> “我们打算去那个厄尔仓储。还有，我想看看能不能查到拉方丹的近期天气情况、还有地理什么的。”我看看他们俩“你们谁电脑用得比较好？”

<[Cabbage]> “我们干脆去储仓？”我回忆一下前面是否看清楚了地址。

<[Cabbage]> “无头尸体，说在什么地方了吗？”

<[Seoul]> “或者等他们回来了我们再走？”

<[Handler]> 卷心菜记住地址了。

<[Seoul]> “那咱们走吗？”

<[Satsuki]> “尸体在北区靠近南部一个废弃的自动取款亭被发现的，附近有一个有电力供应的小点，嗯，是西安布罗西亚街 1824 号。”

<[Cabbage]> “我不行，这个普通搜索也可以吧？他们去看尸体我们没必要再去了……应该没有太大危险，我们直接去储仓看看。”我也没放东西，抬腿就准备出门。

<[Seoul]> “那走吧。”我看看卡戎的包在不在。

<[Satsuki]> “那地方是半径范围内离米尔斯家最近的电力供应地点所以他们去了。。。我也想一起去仓储，这地方，额”我比划一下，“味是在太怪。”

<[Satsuki]> 我站起来，把凳子复位。

<[Handler]> 嗯，看起来卡戎把他的 IED 也放在办公室里了……那么你们找了个够大的包给带上。

<[Handler]> 卷心菜和首尔、以及咲月朝着厄尔仓储的方向走去。

<[Handler]> 你们随便在路上找了家还开着的便利店吃了点三明治，接着朝北区走。厄尔仓储 24 小时开放，每个单元都被铁丝网围住，有自己的挂锁，均为密码锁。一根巨大的树枝被冰雪压折，压坏了面朝公路一侧的多个单元。

<[Handler]> 你们很快找到了 0171 单元，大门紧锁，但另一根树枝已经将部分铁丝网栅栏压倒，你们可以轻松地进去。

<[Seoul]> 我看看这树有没有给我们进去的机会

<[Handler]> 可以警觉、搜寻或者信号情报一下

<Evgeny> [Satsuki]进行警觉鉴定: D100=29/8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Evgeny> [Seoul]进行搜寻 50 鉴定: D100=94/5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Evgeny> [Seoul]进行警觉鉴定: D100=64/2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Evgeny> [Cabbage]进行鉴定: D100=91/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嗯……咲月四处看了看，你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对着 0171 单元附近的公路，

但没有直接对着你们的方向。现在因为停电，监控并没有显示红点。这种样式老旧的监控应该在附近就有显示屏。不过，你似乎没有便携电池或者操纵信号情报的技能。

<[Satsuki]> “瞧，那里有个监控摄像头对着这边。”我指给两个人看

<[Handler]> 而这边，0171 单元内，你们能看见一根茂盛的大树枝在冰块的重压下断裂，压塌了仓储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必须得走近才能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Handler]> 那么首尔，你有便携电池吗，或者你有能拆出电池的东西吗

<[Seoul]> 我想想。

<[Seoul]> 我有卡西欧电子表，能带起来吗？

<[Seoul]> 或者我还背着夜视眼镜和政府发的笔记本吗？

<[Handler]> 我想你应该有笔记本。

<[Seoul]> 我思考打量一下它的电压通量，看看能不能装上我的笔记本电池

<[Handler]> 嗯……笔记本的话，大约可以试试。你顺着布线找到了位于一处铁柜内的监控显示屏，似乎没有损坏，一些记录可能还完好。看起来相当古旧。

<[Handler]> 来，工艺（电子）

<Evgeny> [Seoul]进行 40 鉴定: D100=62/4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你非常努力地通上了电，又对着操作了好一会儿

<[Handler]> 古老的监控显示屏吭哧吭哧地恢复工作，被你往前使劲调到了一月三日凌晨一点。

<[Handler]> 模糊不清的屏幕显然受到了当夜暴风雪的影响。你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终于确认有一个黑乎乎的身影沿着一处围墙缺口进入了园区。你没看清此人的脸，似乎进行了蒙面处理。

<[Handler]> 之后，监控显示屏啪地一下关了。

<[Handler]> 没电了。

<[Handler]> 那么这边，咲月和卷心菜要进去翻一翻仓库吗

<[Satsuki]> “进去看看。”我朝着卷心菜比划了一下，然后走在前面进入仓库看看

<[Cabbage]> 那我跟随翻墙入内。

<[Satsuki]> 仓库里面的情形如何，大致放了什么东西，受损情况严重吗？我四周打量看看

<[Handler]> 嗯……咲月走进已经被砸开的仓库内。这里因为天花板的破损，进了不少风雪，所以你一眼就能注意到单元内角的雪地里有几处来回走动的脚印。虽然被小雪覆盖了一些，但你能看见旁边还有一滩奇怪的混着血腥的呕吐物。仓库内的情况更糟糕，树枝压塌了天花板，天花板则把这里的保险柜砸开了。其他的东西都散落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塑料证物袋、垃圾袋、文件盒和标签不清的证据牌和冰冷的木头里。一个插进电源的运动传感器，外接一条电话线——应该就是无声安全系统，已经被树枝砸成了残骸。

<[Handler]> 你们可以把这里的大堆东西都装进你们的包里带走检查，另外想办法弄个绿箱，或者在这里就地清点之后——想办法装进状态不是很好的保险柜里？

<[Satsuki]> “看起来有人在我们之前过来了，还留下了一些礼物。”我挠头，用手机拍一下保险柜和无声安全系统的现状

<[Handler]> 那么你拍了。

<[Cabbage]> “他不好过。”我掠过那团赃物，看向交错的脚印，这些脚印都留在什么地方，附近散乱着什么东西？

<[Handler]> 在首尔还在折腾柜子的时候，卷心菜沿着仓储的脚印走了走。嗯，你觉得此人脚印跌跌撞撞的，然后在墙角进行了一番血腥呕吐，之后他走了，大概。

<[Handler]> 顺便提一句，这呕吐物看起来结冰了。

<[Cabbage]> 我能看出脚印的主人是从哪里开始走动的吗？

<[Satsuki]> 我走近保险柜，看一下它的状态，尝试把证物袋文件盒什么乱七八糟的先收起来，顺便看看这些东西是关于什么的呢？

<[Handler]> 我想有些困难，因为小雪只覆盖了这破损的仓库一角。

<[Handler]> 你尝试把证物袋文件盒收起来，这里还有一大堆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垃圾

<[Handler]> 来，咲月 rd10

<Evgeny> [Satsuki]获得了点数: 1D10=8

<[Cabbage]> 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如果只是外面那么糟糕倒也可以接受。我走回来一起帮忙收拾有用的东西。

<[Handler]> 你翻出来一个用于旋转式手摇油印机的金属滚筒。上面有着反着印的字母和图画，顶端挂着一个黄色的证物牌，潦草地写着：金属滚筒。不要印刷。收起来。

<[Handler]> 那么，咲月还要继续查看的话，可以选择 7 或者 9 或者重新 rd10

<[Handler]> 卷心菜想要清点东西的话，来 rd10

<[Satsuki]> 9

<[Handler]> 咲月又从旁边散落的杂物里发现了一个背包，侧面用褪色的墨水写着“不登上麦金利不罢休！”摸起来沉甸甸的。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7

<[Satsuki]> 麦金利，是指麦金利山吗？我小心的打开背包看看。

<[Handler]> 卷心菜则收起一个已经掉在地上，盖子弹开一点的纸盒。里面是一系列真空密封的玻璃纸包着的奇怪的肉块，颜色晦暗，每一个都有拳头大小，看起来都是肿瘤。它们都有一种奇怪的……奇怪的形状。你不知道为何奇怪。总共有二十二个。

<[Handler]> 咲月……呃，你打开了背包。里面有尼龙绳索、海豹皮手套、生锈的木钉和一把冰斧。绳索的大部分都被磨破、碾压，四周都是破损的痕迹，就像是被研磨机磨了一样。冰斧的一端有着一大团干燥的黑色绒毛。

<[Cabbage]> 我安静得先把他找个适合的地方存放，再去翻找其他的東西。

<[Seoul]> 我出来找我的同伴了，我来告诉我的同伴我在监控里看到的東西

<[Satsuki]> 黑色绒毛是什么动物的还是什么材料我能分辨出来吗？

<[Handler]> 那么卷心菜是打算放包里还是放回保险柜

<[Handler]> 咲月，你不知道。摸起来怪怪的。

<[Satsuki]> 我把绒毛给他俩看看，能认出来是什么吗？

<[Cabbage]> 放在一个清理出来比较干净的地方。

<[Handler]> 那你找了个空地放下了。

<[Handler]> 我想你们都不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但毕竟是箱子里的。

<[Satsuki]> 那么我把东西塞回去拉上拉链，把整个包搁回保险柜里

<[Cabbage]> 清扫放置好我继续做整理工作。

<[Handler]> 来，继续 rd10

<[Seoul]> 那么我也来好了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7

<[Handler]> 重新 r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5

<Evgeny> [Seoul]获得了点数: 1D10=1

<[Satsuki]> 我也继续找找其他证物

<[Handler]> 卷心菜翻出来了一把……小提琴，和琴弓。看起来很破旧。

<Evgeny> [Satsuki]获得了点数: 1D10=2

<[Cabbage]> 我翻转小提琴，环绕着观察，不知道它怎么被收入这里。

<[Handler]> 首尔翻出来一个木雕。看起来是个人体模型的头部，头盖骨上插着一把斧头，底座周围有烧焦的痕迹。除了明显破坏它的痕迹之外，唯一使用过工具的痕迹就是很粗糙的眼睛和歪斜的笑容，仿佛它不是雕刻出来，而是长成这副模样。sc0/1，由于非自然

<Evgeny> [Seoul]进行 san70 鉴定: D100=22/70 大成功，我们要粉碎乌云般的敌人，要把路上障碍全扫清！

<[Handler]> 咲月从地上像收被子一样哗啦啦地收起一大摞发黄的纸张。互相之间它们以手风琴式链接，看起来是电脑纸印刷的巨大列表。总共收起来厚度甚至超过了一米，每一页都有一个条目。你要看吗？

<[Satsuki]> 看一看

<[Handler]> 那么你随便翻开一页。

<[Seoul]> 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归原处，我觉得不是人该看的。

<[Handler]> 这一页是这样的：白人，男性。手套尺寸：L，23 厘米。大拇指上有咬痕，婚戒晒痕，但已有三年两个月没戴戒指。指关节上有黑色汗毛。左手掌有疤痕，是 1994 年秋季学期在木工房发生的雕刻事故。

<[Handler]> 还要看吗？

<[Satsuki]> 再随便翻一页

<[Seoul]> 我要和咲月一起看

<[Handler]> 卷心菜仔细检查，认为它只是一把普通的小提琴，看起来做工不是很好，有些破旧，但零件齐全。它看起来十分正常。

<[Satsuki]> 我把木工的这一栏先给首尔看看

<[Cabbage]> 那么我也把它放置到空地上，继续搜查其他物品。

<[Handler]> 那么咲月翻到了下一条记录：黄种人，女性。手套尺寸：M，18 厘米。指甲整齐，手指根部有茧。指关节上有汗毛，剃干净。左手中指指尖有伤痕，是 2000 年给儿子做饭时菜刀伤到的痕迹。

<[Handler]> 卷心菜，来 rd10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9

<[Handler]> 重骰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2

<[Handler]> 继续重骰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3

<[Seoul]> “为什么记录手指伤痕?好像连环杀人犯”

<[Handler]> 卷心菜翻到了一大叠……有些发黄的地图。这些地图似乎是 1910 年到 1924 年芝加哥斯托克菲尔德区的年度调查。看起来相当厚实, 详细阅读需要两个小时。标签显示这些档案来自阿伯那·莱博维兹。

<[Satsuki]> “这些人还都活着吗?”我忍不住联想一下, 万一真的是什么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名单呢

<[Handler]> 来, 过个智力

<[Handler]> 映月过

<Evgeny> [Satsuki]进行智力鉴定: D100=42/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智力: 55 --> 55

<[Cabbage]> 找到不错的东西了, 我把它们放进背包里, 继续检查剩下的东西。

<[Handler]> 你想起来你母亲在你十四岁时确实有一次在家做饭伤到了手。你印象很深刻, 因为她不小心切得很严重, 你送她去医院她还不肯, 以至于落下了一个伤疤。那一年是 2000 年。没错吧。

<[Handler]> sc0/1, 来自非自然

<[Handler]> 卷心菜, 来, 4,6, 或者 10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28/79=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79 点

<Evgeny> 坚持住, 我的同志, 你做得到。

<[Cabbage]> 6

<[Satsuki]> 我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一起看条目的首尔, “巧合吗? 这是巧合对吧?”

<[Seoul]> “我不觉得是。”我摇头“我真想知道为何调查这个, 还有这是怎么查到的。”

<[Handler]> 你翻到了一个弹药箱, 侧面有葡萄牙语字样, 上面贴了一张已经被水分浸润的、看不清字迹的便条, 和放在弹药箱旁边的数百张黄色的笔记纸, 纸上沾满了水分, 手写体有些潦草。恐怕看完也得至少几个小时。

<[Cabbage]> 弹药箱是个好东西, 我也把它放到空地上准备带走。我再翻翻剩下的东西。

<[Seoul]> 我爬过去大致看一看那份阿伯那什么的做的年度调查。

<[Handler]> 4 或者 10

<[Handler]> 卷心菜收起笔记纸了吗?

<[Satsuki]> 我感到怪异而恐惧, 想要趋避这玩意儿, 给它收起来, 去看看剩下的东西

<[Handler]> 那你把一米厚的这玩意儿给收起来……看完它至少得两天吧。

<[Handler]> 4 或者 10

<[Satsuki]> 4

<[Handler]> 首尔看看年度调查……看起来似乎是制图师每年的档案，相当枯燥无聊。你要花时间看吗？

<[Seoul]> 我看看

<[Cabbage]> 收起来了。我查看 10

<[Handler]> 咲月翻出来了一个拼图盒，很大，有九面，摸起来是某种硬木雕刻而成。

<[Satsuki]> 拼图盒能打开吗？我试试看

<[Handler]> 卷心菜收起最后一个大盒子。相当大而沉重，你打开盒子，里面有几十幅描绘家庭成员的艺术作品，有摄影或油画，还有小型雕塑。

<[Handler]> 你可以过一个警觉，人类学，考古学或者艺术。

<[Handler]> 嗯……咲月找到了拼图盒边缘一个隐藏的锁扣，你打开锁扣，掀起面板，里面是一个小一点的九面拼图盒。

<[Satsuki]> 这什么俄罗斯套娃行为，还能拿出来继续开吗

<[Handler]> 首尔蹲在地上研究那一大堆地图和档案。无聊透了，看起来是每年更新的城市地图，用来划分选区、人口普查和作为警方的记录。每一年都有独立档案，每一个专门目的都有一张特定的地图，以及这位莱博维兹制图师的笔记，关于建筑分区不当的报告，时间表，等等等等。

<[Handler]> 是的，可以继续开。咲月又找了一会儿，打开了这个拼图盒，里面又是一个拼图盒

<[Satsuki]> 我继续往下开，最里面是什么，让我看看

<[Handler]> 这边，首尔继续研究，咲月在那儿继续开他的拼图盒

<[Seoul]> 那我只记下这个制图师的名字

<[Handler]> 首尔，你发现时间到了 1912 年，几条笔记提到了钱布利斯肉类加工厂，以及对城市记录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的正式调查。

<[Seoul]> 我看看这几条笔记，问问同事有没有照相机来拍一个

<[Handler]> 咲月又打开了一个拼图盒，又打开了一个拼图盒，又打开了一个拼图盒

<[Handler]> 打开了七个拼图盒之后，你在最里面拿出了一个只有三厘米宽的小拼图盒。它没有任何锁扣。

<[Satsuki]> 我拿起来摇一摇，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Handler]> 笔记很正常，只是普通的巡检笔记。但是接下来的笔记越发复杂，杂乱无章，每张地图的中心都有一栋建筑，用红色墨水手绘。几张满是粗糙颗粒的照片显示了城市的天际线。地图上用各种颜色的墨水画着各种杂乱无章的线条，每条路都在绕着芝加哥中心广场转圈终止在了一些 X 标记的地方。旁边写着“怎么去那儿？”和日期、时间、和一些数字。最后的两份档案，1923 年的档案是一份解雇通知，理由是：不符合城市官员的行为要求。1924 年的档案则是一张手绘地图，画满了螺旋状的线条。sc0/1，由于非自然。

<[Handler]> 咲月，你没听到声音。

<[Handler]> 你继续摆弄了很久。你拿这块仿佛没有缝隙的木头盒子毫无办法。sc0/1，由

于无力感

<Evgeny> [Seoul]进行 san70 鉴定: D100=86/7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69 --> 69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64/79=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79 点

<Evgeny> 坚持住, 我的同志, 你做得到。

<[Satsuki]> “唔姆唔姆,”发出懊恼的声音, 把盒子一个一个的套回去

<[Handler]>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你们在这堆垃圾里翻了一下午。

<[Seoul]> 我还是问问大伙有没有拍照设备。“这些 x 标记好像很可疑。”

<[Seoul]> “拍了咱们就回去吧。”

<[Satsuki]> 表示自己只有手机, “多拍几张应该也能拍全吧?”

<Evgeny> [Cabbage]进行警觉鉴定: D100=90/6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Seoul]> 那让咲月拍了。

<[Handler]> 嗯, 卷心菜只觉得这一大堆各种家族的母亲女儿父亲儿子的没有微笑的照片或油画看起来怪渗人的。

<[Satsuki]> “这边怎么样?”我凑到卷心菜旁边看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Handler]> 那么天色已经黑了, 你们要拿这堆绿色三角洲的垃圾怎么办呢

<[Cabbage]> 我把那些东西一一摆好, 展示给大家看。

<[Cabbage]> “我们得把弹药箱带走。”

<[Seoul]> “我们的枪能和这些弹药匹配吗?”

<[Satsuki]> “其他的东西要一起带走吗? 带回去要怎么解释……”想想那个小破拖车据点

<[Cabbage]>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得先看看旁边那些笔记说了什么。还有这些相片我看不出所以然, 其他东西我们应该用不上, 可以继续保存在旧的保险箱勉强一下。”

<[Cabbage]> 我努力说完一大串话补充道:“我包里放了整理出来的一些报告, 带回去一起看。”

<[Seoul]> “我觉得还是不要拿的好……但这些东西已经被那个一月三日进来的人翻动过了。”我摸摸下巴。“我希望能联系警察给咱们拉个警戒线什么的。”

<[Seoul]> “行啊。”

<[Satsuki]> “也好, 带着反而更不方便。”我附和首尔的说法

<[Cabbage]> “我很在意弹药的事情, 我来的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拿。”我叹了口气说, “报告我的打算是, 作为记录品可以看看安排其他地方存放。”

<[Seoul]> “……但那人已经进来了, 如果他再来的话”我四处环顾。“如果能弄到红外检测设备什么的我可以做个炸弹 ”

<[Seoul]> “或者更直接, 我做个土地雷就行。”

<[Cabbage]> “……你想把下一个入侵者炸了?”我挤着眉毛看他, “还是用来解决我们的武器问题?”

<[Satsuki]> 做个炸弹，好家伙。我继对着卡戎露出瑞思拜的表情后对着首尔也露出瑞思拜的表情

<[Cabbage]> “你们不支持我带走武器的提案就算了，但我认为记录类的东西可以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存放。”我低着头把能塞回保险箱的东西一个个塞回去。

<[Handler]> 那么你觉得什么能塞进保险箱呢

<[Seoul]> “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爆炸了被掩埋了看在保险箱的份上还能抢救。但那个入侵者还是看不到得比较幸福”

<[Seoul]> 我指指带血的呕吐物

<[Seoul]> “甚至爆炸之后作为废墟还更加安全。”

<[Seoul]> “我们都不知道米尔斯有没有看，看了好不好。”

<[Cabbage]> 奇怪的肉、小提琴。报告我打算带走，如果枪械他们执意保留的话，那就地找个隐蔽的地方放下吧。

<[Seoul]> “或者折衷方案：埋起来。”

<[Seoul]> 虽然这种天气要挖到土好像太难了。

<[Cabbage]> 还有大盒子。

<[Handler]> 那么你们讨论一下怎么整 x

<[Seoul]> “不过这个人吐了，我想找个电源再查一次，说不定能看到它的脸。”

<[Satsuki]> “到底怎么了会吐成那样。”我感觉一阵胃痉挛，咦。我对于拿什么东西没有意见，只是对于那一沓厚厚的条目感到微妙

<[Seoul]> “我不觉得让任何人看到那个，呃，木雕，算什么好事”

<[Cabbage]> “说不定吃了一块那些肉。”我尴尬地开个玩笑。

<[Seoul]> “先回去吧，不用炸弹的话得赶快把监控修了才行。”

<[Seoul]> 我决定把制图手册也塞保险箱里

<[Satsuki]> 我附议，先回去再说，而且已经天黑了！

<[Cabbage]> “我们先就地用雪掩埋？其他摧毁或者更深掩埋的方法，人手够了再说？”

<[Handler]> 那么夜色已经笼罩，你们把其他的东西塞回了保险柜，也不知道这个柜门用力撞回去能不能关上，又把弹药箱在仓库里头找了些雪……埋起来，卷心菜背着那一大叠笔记纸和首尔与映月一起出来。

<[Handler]> 回办公室吗，还是

<[Cabbage]> 我得先把能转移的转移了，而且报告这种东西内容信息很大。其他难以快速处理的东西，我先用厚雪将其淹没，之后再说。

<[Cabbage]> “先回去吧，天色不早，这些东西也要找地方放置。”我提议道，边说边往外面翻。

<[Satsuki]> “也不知道他们那边进展的如何，我也同意先回去！”

<[Seoul]> 那我跟这走了。

<[Handler]> 那么，厄尔仓储的这边三位

<[Handler]> 请过一个幸运 50

<[Evgeny]> [Cabbage]进行 50 鉴定: D100=24/5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

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Handler]> 那么，你们把东西装在包里，准备偷偷摸摸地离开

1月6日，12:15，西安布罗希亚街1824号

<[Handler]> 这边，塞巴斯蒂安和卡戎以及梅花J，你们在十一点左右跟着菲格拉里前往西安布罗希亚街，在路上随便凑合着吃了点东西。

<[Handler]> 这座屋子看起来样式古老又气派，显然不是近年来新建的房子。外墙和门廊与街区的其他地方相比看起来很宏伟。院门紧闭，看起来旁边有一个门铃。

<[Clubs J]> 我打量一下，这里是一栋民居？有外接的发电机吗？

<[St. Sebastian]> 我打量一下房子，院门口有任何写明住户身份的标志吗

<[Handler]> 梅花J四处打量了一下。你不清楚，这栋房子被院墙围住，窗帘也都拉着，你没有看到有发电机。不过既然电力系统检测已经恢复电力，恐怕他们的电力系统用的是公共的。

<[Clubs J]> 我试着给小警察一个“请进”的眼神暗示。

<[Handler]> 嗯，你在门口看了一圈，信箱上标了三个名字：乔纳·华盛顿，蒂尔达·哈斯汀和梅格蒂·法辛。

<[Handler]> 菲格拉里按了门铃。

<[Handler]> 无人应答。

<[Clubs J]> 这三个名字我是否有印象？

<[Charon]> 有窗户往外透着灯光吗？

<[Handler]> 没有，你没有印象。

<[St. Sebastian]> 我暂且记住了，让我看看房子周围的雪是否比附近少

<[Handler]> 现在是正午刚过，窗帘拉着……你不是很确定。

<[Charon]> 那么我打开邮箱的小门，看看信箱里堆积的邮件上次被清走是什么时候。

<[Handler]> 显然外立墙看起来很正常，没有冰棱，但院内的情况你也不是很清楚。从旁边的街区看来，这栋房子应该是有后院停车场的那种设置。

<[St. Sebastian]> “如果有人就在好，”我微笑着看看警察，“您就可以去询问情况了。希望这家人没出远门，我去看看他们的停车场有没有被风雪破坏”

<[St. Sebastian]> 然后我要去后院看看。

<[Handler]> 那你看了一眼。信箱里只有一张广告传单，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塞在这里的。暴风雪可能会短暂影响城市里的邮递。

<[Handler]> 菲格拉里看起来局促不安。“他们不在家吗？”

<[Handler]> 塞巴斯蒂安沿着院墙绕到后院。嗯，你是要翻进去吗？

<[St. Sebastian]> 那算了，我绕回来。“那你可以再用力敲敲门”我乐了，“或许人在楼上午睡。”

<[Clubs J]> “看样子是的。”我看向卡戎，我想他应该有些主意……虽然我不清楚让一个犯罪分子拿主意更糟还是自己拿主意更糟。

<[Charon]> “你是个警察，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应付这种局面。”我言之凿凿地抱起胳膊，把小警察往保卫治安、人民公仆的位置上推。“这户住着三个人，敲门却没人来开……我猜，警察手册应该允许你在这种情况下用些其他方法？”

<[Handler]> 菲格里拉又按了按门铃，又敲了敲门，没人回答

<[Handler]> “也许他们只是出门去了。”他看起来更加局促不安

<[Charon]> “你瞧，拉方丹现在大雪封城，治安也很乱。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

<[Clubs J]> 好吧，他确实挺糟糕的，起码我不希望他真的是我同事。

<[Handler]> 随后他用力推了一下院门

<[Handler]> 嘎吱。

<[Handler]> 院门没锁。

<[St. Sebastian]> 不翻，我跟警察唠嗑

<[Clubs J]> 我用眼神鼓励小警察，鼓励……

<[Handler]> 前院不大，被雪和冰厚厚地盖着。不过看起来车道上有尚还完整的车辙。

<[Charon]> 好，起码私闯民宅这事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带头的了。我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赞许地看着小警察。

<[St. Sebastian]> 我看警察一眼，“这种情况是常规里的吗？我不是专业做这行的，但是这种天气的这种情况，做警察的最好关注一下？”

<[Handler]> 菲格里拉看起来也手足无措了。“他们应该下雪的时候没受到影响吧……这车辙是雪后才有的，但怎么……怎么没关门呀！”

<[Charon]> “哪怕是有人突发心脏病，也不至于牵连另外的住客一齐丧失行动能力。小伙子，也许这发生了一起入室劫案啊。”我继续夸大其词，诱导他领着我们进去。

<[Charon]> 我看看车辙的方向，是从后院往外开的？

<[Handler]> 看起来是从前门往后院开的。

<[St. Sebastian]> 我刚刚在后院那边有看到啥吗

<[Charon]> 车辙的尽头停着车吗？

<[St. Sebastian]> “这不是很符合慌乱中从屋子里跑出来的情况吗”我看了看警察

<[Clubs J]> 我小心的听着周围的动静，虽然没人应门，但这儿真的没人在吗？

<[Handler]> 卡戎和塞巴斯蒂安往后院看了一眼。后院停了三辆车，两辆轿车完全被冰封住了，还有一辆吉普车看起来很干净，显然是暴风雪后才到的。车辙是吉普车的车辙。

<[Handler]> 嗯，可以过一个警觉，或者搜寻

<Evgeny> [Charon]进行警觉鉴定: D100=10/70 成功，我见你在此路前行，却无从阻止你。祝你好运。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48/7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Evgeny> [Clubs J]进行搜寻鉴定: D100=38/7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那么，卡戎和塞巴斯蒂安在后院查看车辆的时候，注意到在一片冰封和厚厚的、混杂着草屑和泥土的雪覆盖的后院靠近房子一角的地方，有雪融化的痕迹。再往下查看，是一扇地窖活板门，本身应该带锁，但已经被某种惊人的方式破坏了。铁质的门板变成了碎片，碎片上还有可疑的灰色肉屑。

<[Handler]> 警察站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抬头看着这栋房子，看起来有点儿懵懵的，显然不知道为什么房子大门敞开，汽车正常，但是没人应答。

<[Charon]> 哇——噢。不虚此行，又有三个无辜的民众从活人变成碎肉了。不过当务之急还是送走这位小民警，他的活差不多到此为止了。

<[Handler]> “先生们，你们看到暖气管道了吗？”他问

<[Charon]> “没。这栋房子好像不是暖气管道的铺设点啊？”我翻出拉方丹的地图，装模作样地打量起来。“你也许带错路了。”

<[Handler]> “但附近好像有电力的只有这里了……”他又压低了一下声音，奇怪地看着两层楼的房子，“我去前面敲敲门吧，也许主人只是不在家？”

<[Clubs J]> 看来他们打算骗走他，嗯，公然欺骗公务人员……

<[Clubs J]> “是这样先生，但我想我们的工作也许到此为止了。”

<[St. Sebastian]> “你再去前面问问看吧”我表示赞同，“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Clubs J]>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Charon]> “那个流浪汉看起来也不像住得起这么高级的宅邸……他更应该属于某个桥洞吧。”我颇为质疑地卷好地图。“你刚刚不是按过门铃了？”

<[Handler]> 正午刚过一刻。

<[Clubs J]> “虽然 FEMA 工作不多，但失踪太久总是没法交代的不是吗？”

<[Handler]> “也许大门的门铃只是没听见呢。”菲格里拉里抓了一下后脑，朝前门走去

<[St. Sebastian]> “总之，我们要负责别的工作了”我试着这么说，看看队友到底打算怎么着

<[Charon]> 嗯……我目送他上前敲门。

<[Handler]> 嗯，那么菲格里拉里到前门去敲门。

<[Handler]> 仍然没有回答。

<[Handler]> 之后，菲格里拉里按了一下门把手。

<[Handler]> 嘎吱。依然是和前院一样的情况。

<[Handler]> 门没有关。

<[St. Sebastian]> 我静静地看这个小笨蛋接下来的反应

<[Charon]> “嗨。”我拽了一把。他。“你怎么还跑进人家屋里了？”

<[Clubs J]> 我静静地看这个小笨蛋接下来的反应

<[Handler]> 门厅里黑黢黢的，没有开灯，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拉开了窗帘。顺着正午的天光，能看见门厅对面是一面墙，朝左朝右各有走廊。屋里静悄悄的，只有似乎是电器的底噪，和有一丝怪异气味的、暖洋洋的空气。

<[Clubs J]> 不可思议，他居然进去了？

<[Handler]> “嘘……”菲格里拉里不由得压低了声音，卡戎看见他伸手摸向腰上的枪

<[Clubs J]> 我也不继续说开润的话，跟在他后面，仔细闻闻这是什么味道。

<[St. Sebastian]> 我心想挺好，这么下去此人的幸存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Handler]> 嗯……梅花 J 过个智力？

<[St. Sebastian]> 不过先跟着吧，如果屋里没有人，自然就可以把他送走了，暖气工程是

我们的事情

<[St. Sebastian]> 我也闻闻味道

<Evgeny> [Clubs J]进行智力鉴定: D100=76/90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Charon]> 他应该祈祷自己的枪不会随便走火, 以及有命活到扣动扳机的那一秒。我嗅嗅气味的来源……这活还真是熟悉。

<[Handler]> 嗯, 你觉得是类似某种……血腥在温暖的环境里腐臭的气味

<[Charon]> 上次还是一大滩别人的精液呢。

<[St. Sebastian]> “暖气管泄露了吗?”我露出专业的表情, 拍上警察的肩膀

<[Handler]> 卡戎觉得大约是某种血腥味。

<[St. Sebastian]> “怪不得刚刚找不到那个点, 果然是出问题了”

<[Charon]> 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

<[Handler]> 菲格拉里此时打开了自己的战术手电, 手中拿着枪, 你们顺着他的手电方向可以看见, 正对着你们的那面墙上贴着一张深色床单, 垂落下来, 遮住了一部分地板, 位置诡异, 遮住了后面看起来精致的墙纸。

<[Charon]> “循环水泄露的味道……菲拉格里先生, 我知道你很担心这里住户的安全, 但最好还是别轻举妄动。”我瞥了一眼他按在枪套上的手。“也许是水电煤气管道坏了, 一氧化碳也跑出来了。”

<[Handler]> 卡戎, 你不确定, 因为看起来屋内用的是中央空调式的暖气, 而你站在大门口。总之是从屋里传出来的。

<[Clubs J]> 这位小警察真够可怜, 视继续深入后的情况而定、我想他要么会见到 DG 要么会见到上帝……我也一样。

<[Charon]> 我也打开手电筒, 先他一步迈过去, 观察帘子背后是否有生物的动静。

<[St. Sebastian]> 我点点头, 附和卡戎的说法, “大家都不要轻举妄动, 尤其是非专业的人, 千万别引发连环问题了”

<[Handler]> “好, 好……我不乱动。”警察小声地。

<[Clubs J]> 我跟在卡戎后面, 尽量保持一定不首先接触危险又能看清楚的距离。

<[Handler]> 你也打开了手电, 朝着门厅走进去。床单后面静悄悄的, 看起来安静乖巧地垂落在地。穿过门厅之后, 能看见左侧是通往楼上的楼梯, 再往里则是摆着餐桌的餐厅与厨房, 往右则是摆着沙发和吧台桌的客厅

<[Charon]> 随着我靠近床单, 血的味道变得更浓了吗?

<[Charon]> 以及, 那条深色床单不会已经溅上一大滩住客的血了吧。

<[Handler]> 右侧看起来有一个类似卫生间的小房间。

<[Handler]> 嗯, 随着你靠近床单, 你闻到了一些不是很浓的血腥味儿……但的确比你在门口闻到的更难闻一些。

<[St. Sebastian]> 我忽悠警察, “我看起来年纪小, 但是干这行已经好几年了, 两年前, 也是冬天, 就有过类似的情况, 尤其是这种上了年纪的房屋, 比不上新建的公寓, 安全隐患很大, 你就在此处不要走动, 或者你担心别的情况, 也可以让专业的来。如果这户人真有别的问题, 我们也肯定再报警给你们, 当然这看起来只是老房子的安全问题”

<[Handler]> 菲格拉里的手电照了照两侧的房间。全都拉着窗帘，看起来漆黑一片，没有人。

<[Handler]> “我害怕比煤气更糟糕……”警察小声回答你。

<[Charon]> “或者，我们分头行动。四个人都挤在一楼，对于搜索可能存在的受害人来说也太浪费资源了。”我叹了口气。“按照 FEMA 的培训手册上的说法，这会可是救援的黄金时间。”

<[Charon]> “你是职业选手，比我们更能独当一面。要不要上楼看看？”

<[St. Sebastian]>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出去求助时遇到了暴风雪”我鼓励鼓励害怕的警察，“当然，我只是一个工科生，比不上您这样专业的”

<[Clubs J]> “辛苦您。”我给他让开道，“我们在底下等着。”

<[St. Sebastian]> “也行？我跟您一起去二楼”我带着微笑抓住小警察的手腕，毕竟还不能排除二楼的风险

<[Handler]> “啊，啊，啊，好。”他还在呆呆懵懵的就被塞巴斯蒂安抓着手腕拉上去二楼的楼梯了。

1月6日，12:30，西安布罗希亚街1824号一楼

<[Handler]> 那么先过一楼的两位

<[Handler]> 在菲格拉里被塞巴斯蒂安扯上楼梯绕过拐角之后，你们要做什么呢

<[Clubs J]> 我继续闻闻味道的源头在哪？

<[Charon]> 我松了口气——祝你好运，蠢小子。至于梅花 J，这人打扮再怎么不着调，也应该受过职业训练……吧。我向他比了个突击-殿后的军方手势，摸出枪握在手上，挑开那个帘子。

<[Handler]> 你挑开了帘子。帘子下面没有尸体——好运。墙纸和木头地板上净是血迹——糟糕。

<[Clubs J]> 我还没来得及握住枪……好吧，可能尸体也没来得及把自己留下。

<[Handler]> 看起来很惨，纵横交错的，像是有人在地上弄了一大堆血之后拖来拖去。

<[Clubs J]> 我给卡戎回了一个你警戒的手势，走过去调查一下这些血迹表明的迹象。

<[Charon]> 我点点头，站在门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Handler]> 嗯，你的法证学知识告诉你，这大概是某个倒霉的家伙挣扎留下的血迹，墙纸上还有蹭开的一些。

<[Clubs J]> 这些血迹仅限这一片区域吗？范围有多大？

<[Handler]> 被床单盖住了。不过可以过个搜寻。

<Evgeny> [Clubs J]进行搜寻鉴定: D100=92/7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可能因为光线太暗，而地板和墙纸又都是深色的，你不太能继续辨认血迹被拖去的痕迹了。不过你可以分辨出来，它的方向不是朝着大门。

<[Charon]> 不……这股血腥味还是让我躁动不安。我没法当个看门的甩手掌柜，掀开帘子也走进那片小空间，观察血迹的走向。

<[Handler]> 过一下看看

<Evgeny> [Charon]进行搜寻鉴定: D100=85/2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Clubs J]> 除此之外, 我能找到行凶者留下的、或者其他什么痕迹吗?

<[Handler]> 嗯……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是……是不是被擦过啊……

<[Charon]> 所以, 这个帘子背后通向哪里? 我沿着尸体可能的去向看看四周。

<[Handler]> 床单就是贴在正对门厅的墙上。两侧各有房间。

<[Charon]> 还有反侦察意识……超自然生物可不会在乎这些。难道犯案的真是哪个入室抢劫的? 我拧开左侧的把手, 推门而入。

<[Charon]> 按照这起事件中所有参与者的习性, 大概这扇门的锁也形同虚设吧。

<[Clubs J]> 我跟他后面, 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Handler]> 左边摆着餐桌, 看起来是餐厅, 尽头应该通向厨房, 右侧则是摆着沙发茶几的客厅, 和吧台桌, 吧台桌后看起来是书房, 而书房就在你们刚刚查看过的墙后还有一扇门。楼房一楼的装修看起来是近年流行的半开放式风格。

<[Handler]> 嗯……餐厅和厨房看起来正常, 除了拉着厚厚的窗帘, 没有一丝光透进来。不过, 厨房里有三个装满狗粮的大碗。不过没有狗。这里没有狗。

<[Handler]> 此外, 厨房里有看起来通往后院的门和通往地下室的下去的楼梯。

<[Clubs J]> 除了狗粮之外有其他狗生活的痕迹吗?

<[Handler]> 没有。没有狗绳, 没有狗玩具, 没有狗窝。

<[Clubs J]> 嗯……这是给谁吃的呢?

<[Handler]> 不知道呢。

<[Clubs J]>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我打算大致看一下往后院的门和往地下室的楼梯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Clubs J]> 特别闻闻气味听听动静。

<[Charon]> 我的眼神在狗粮碗上稍微停顿了一下。这让我想起麦旋风, 它的胸大肌在生骨肉喂食下发育得很不错……狗粮的谷物纤维太多, 并不是饲养宠物的好选择。

<[Charon]> 我拉开厨房的冰箱和柜子, 看看有没有储备人类的餐具以及食材。

<[Handler]> 梅花 J 打着灯仔细搜索……啊, 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清洗过, 你发现了一些滴落的和有拖拽痕迹的血迹通往楼梯下方。往后院的门一切正常。

<[Clubs J]> 我给卡戎打个手势。

<[Clubs J]>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期待他走在前面的眼神……好吧, 看没看到都行。

<[Handler]> 对了, 卡戎, 你, 关了前院和楼房的大门吗

<[Charon]> 作为一个资深特工, 我想不关房门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所以, 当然。

<[Handler]> 你打开冰箱。这里的食物大多看起来很正常……噢是吗。你发现冷藏室里丢着一些看起来非常……反正不是电杀的肉片, 看起来有些可疑。

<[Charon]> 我比对一下这些肉片的色泽、性状和骨骼, 跟记忆中牛排之类食用家畜的接近, 还是和战场上暴露的人的骨肉比较接近。

<[Charon]> 事实上, 我非常赞成生骨肉喂食, 这是一种健康得多的选择……只要那不是人肉。

<[Handler]> 嗯……嗯……可能是某种人肉也说不定。反正看起来干巴巴的，很没营养。

<[Clubs J]> “咳咳。”

<[Clubs J]> 卡戎先生这是在干什么呢？应该不是饿了吧。

<[Charon]> “嗯……食人癖。”我把密封袋丢回去，把发现概括给梅花 J，跟上他追寻楼梯上的血迹。

<[Handler]> 卡戎和梅花 J 顺着地下室楼梯下楼。地下室看起来挺空的，没有楼上暖和，一丝也许是从破裂的活板门那里的冷气让这里有些凉。有一些不起眼的杂物，一个铁架子，放着一些五金用具，两台并排放着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和……一个什么东西。

<[Charon]> 什么东西？我拉开枪栓，指着它把手电筒移过去。

<[Clubs J]> 我跟在一个不那么容易被攻击到的位置等待风险对冲。

<[Clubs J]> ……东西应该不会攻击人吧？

<[Handler]> 一具……呃……臃肿的，像是充满水的气球一样，在轻微蠕动的……人的尸体。从勉强能辨认的情况来看，是一位露着极为惊恐表情的老阿姨，鼻子和眼睛中往外滴落着古怪的亮橙色液体。来自暴力

<Evgeny> [Charon]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14/55=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55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Charon]> 一般般……卖相上。

<[Charon]> 不过这橙色液体还真是眼熟。和那具流浪汉尸体身上冒出来的玩意是不是完全一样？我要顺着她惊恐的视线看过去，那里有什么吗。

<[Handler]> 没有。她惊恐地往上看着。不过她看起来衣服勉强强地留在身上，没有炸开。

<[Clubs J]> 我转身去翻翻杂物。

<[Charon]> 我观察一下那种微妙的蠕动，是来自她肌肉的痉挛还是……某些奇妙的生物在她的真皮层下游弋。

<[Handler]> 你不知道。卡戎，你只觉得她大概不太会再肌肉痉挛了。

<[Charon]> 那么我从杂物堆里捡起一个空罐头，掂了掂砸到她脚边，观察这具尸体的反应。

<[Charon]> “嘿，别像个软蛋似的在那刨东刨西，你又不是来地下室淘金的。”顺带扳一把梅花 J。“看看这个。”

<[Handler]> 嗯……随着你制造出一点声音，你觉得她似乎胸腔或者腹腔的位置有一些汨汨的声响传出

<[Charon]> “……情况不太妙。”我深吸一口气，给.44 马格南装好消音器。

<[Charon]> 然后后退几步，在楼梯阶上对着她的胸口连开三枪。

<[Clubs J]> 我被一把抓起来，他要干什么啊、看上去不像什么好事……

<Evgeny> [Clubs J]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35/50=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50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Clubs J]> 那么我还算冷静、还算冷静，并下意识的在他开枪时扭头警戒后方。

<[Handler]> 砰，砰，砰。消音器遮盖过的枪声响起，她的胸口被你破开，腐烂的血肉喷涌而出，亮橙色的、半凝固的组织向着四处炸开。尸体瘪了下去，不动了。

<[Clubs J]> 我评估着音量，毕竟是地下室里发出的声音，应该传不到上面。

<[Handler]> 大约没事。听起来像是砸了三个杯子。

<[Clubs J]> “这很眼熟，而且……”我摸了摸鼻子，眼睛再看看尸体之外其他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异常。

<[Charon]> “好了，警报解除……大概。”我试试按开地下室的电灯，这还有什么其他值得注意的吗？

<[Handler]> 嗯……洗衣机和烘干机一切正常。你要试着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吗？

<[Clubs J]> 那么我自认倒霉蹲下去查看一下……希望卡戎特工不要保持他那种抓着人看怪东西的乐趣。

<[Clubs J]> 这有点糟糕……好在我需要饮酒的念头还没冲上来。

<[Handler]> 你把手伸进一滩亮橙色的半凝固组织中，摸起来这东西还挺有纤维组织的

<[Handler]> 它依然相当温热。

<[Clubs J]> 温热？我能分析出这事因为这种液体保温……还是她根本没死多久？

<[Charon]> 我仍然双手持枪，在那些杂物里寻找大麻袋或者行李箱一类的玩意。这具尸体同样是需要掩盖的非自然现象，她可不能出现在城市停尸房里。

<[Handler]> 你摸了摸，在之中也许是衣兜的地方摸出来了一只被亮橙色粘液包裹着的钱包。里面有一些已经被打湿的零钱，一张写了一个地址的纸片，和一张证件以及一张证明。证件显示此人叫帕梅拉·迪卡图尔，五十四岁，证明表示她对这栋房子拥有产权。

<[Handler]> 还要做什么吗

<[Clubs J]> “不是信箱的名字，但她是房主……也许那三人是租户？他们现在的动向肯定对判断这具尸体的情况至关重要，大概。”

<[Handler]> 地址显示是北区的另一个地址。嗯，卡戎，你在杂物堆里翻出了……一个很大的塑料袋，聊胜于无吧。

<[Charon]> 我戴好手套，细致地把这具七零八碎的尸体敛到塑料袋里，像个被雇佣来打扫房间的清洁工。打好封口的死结，把她暂时留在地下室。

<[Clubs J]> 我也把手上的东西处理干净，记下那个地址，最后看一眼血迹在地下室的范围。

<[Handler]> 地下室刚刚因为你们枪毙尸体的行为显然已经一地污水了。

<[Charon]> “去书房？”我把手套翻个面摘下来，丢回帆布袋里。“先把她撂在这，等那位懵懵懂懂的警员先生走远了，再带出去丢到后备箱里。”

<[Clubs J]> “也许那三个房客做了些什么，要是能找到他们就好办了。”我一边小声说话一边跟着清理污水。

<[Clubs J]> “我想您一定有办法让他乖乖离开……那就走吧。”

<[Handler]> 那么梅花 J 把洗衣机的进水管拆下来朝地上冲了冲……总之把污水冲进了地下室，是吧。

<[Charon]> “很好的猜想。但也许是‘被’做了什么。”我向客厅的方向走。“厨房墙根的狗粮盆正好有三个，太巧合了……和我们租客的人数一模一样。”

<[Handler]> 那么你们到了楼上，回到书房，书房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房间。

<[Charon]> 书房的桌上、书架上，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吗？

<[Handler]> 嗯……你看到了一张合影，是两个漂亮女孩儿的合影。她们像好朋友一样一起比着可爱的动作。背景是大学校园一类的情境。

<[Charon]> 我把那张照片从相框里抽出来，看看背面有没有时间和名字作为落款。

<[Clubs J]> 我跟着看一眼那张合照，尽量不把她们和狗粮联系起来。还有其他什么吗？

<[Handler]> 梅格蒂与蒂尔达，2009年，拉方丹大学。背面这样写着。

<[Charon]> 大学室友，毕业后在本地找了栋房子合租……很正常。我放回桌上，试着推开墙上那扇门。

<[Handler]> 门没有锁。你很容易地打开了，一股浓厚的血腥味儿扑面而来。

<[Charon]> 我把手电筒的光在里面照一圈。

<[Handler]> 屋内是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些杂物，有钥匙，照片之类的东西，墙角的地毯和墙壁上都布满了血迹。梳妆台翻倒了，衣服散落在地板上。你们一眼就能发现有几件衣服看起来很眼熟……和你们在停尸房看到的尸体身上的衣服似乎是一套的。

<[Handler]> 没有尸体。

<[Clubs J]> 我探头往里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屋子里看到的出血量大概需要几个人类？

<[Charon]> 华盛顿就住这？像个砌在墙洞里的绑架案受害者。老样子，我看看血迹的分布和走向，尸体总不可能凭空消失。

<[Handler]> 你不清楚，毕竟有一具尸体在停尸房是不是。

<[Handler]> 嗯……卡戎过个搜寻或者法证学？

<Evgeny> [Charon]进行搜寻鉴定: D100=4/2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Clubs J]> 我看看那把钥匙，如果它写着用来开哪里就更好了。

<[Clubs J]> “那位可怜先生……也许、可怜的米尔斯先生，也许他就是在这里被注入了那种液体，如果他没有逃出去，他应该会变成和地下室那玩意一样的东西。”我一边翻一边小声交流。

<[Charon]> “有可能。但，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停尸房里那位是不是米尔斯……”我照样拿起桌上的相框，比对照片上男子和那具尸体的脸。

<[Handler]> 钥匙是吉普车的钥匙。卡戎发现屋里的血迹没有被清理过，看起来滴了满地……好像是在墙角被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了之后跑向了门口。

<[Handler]> 嗯……桌上的相框是两个男人的脸贴在一起的亲密合照。看起来是同性恋情侣。其中一个看起来正是你们在停尸房里看见的倒霉蛋。

<[Handler]> 桌上放着的证件证明此人叫乔纳·华盛顿，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军人。他应该在今天到警卫队报道，以响应拉方丹的应急赈灾事项。

<[Charon]> 好的，让我看看……背后的签名之一不会来自我们的某个老熟人吧？

<[Clubs J]> “这位是华盛顿先生，至于旁边那位……无意冒犯，我想从他们的关系来看，他

从这里逃走的时候应该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遭遇那些事情。”

<[Handler]> 看来不是。写着：乔纳与亚当，永结同心。

<[Handler]> 还画了一根箭穿过两个心心的涂鸦呢。

<[Handler]> 落款是去年。

<[Clubs J]> 我开始觉得自己冒犯的估计也许大差不差。

<[Charon]> 我挑起眉毛，对死人的感情生活多了一丝宽容。“看起来，国民警卫队的华盛顿先生，首先从厄尔仓储接触了泄露的某样东西，接着带回了他的房子。”

<[Charon]> “真是一起不幸的事故。”把相框摞回去，我翻翻屋里其他的玩意，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就上楼找人了。

<[Handler]> 那么，就在此时

<[Clubs J]> “很合理的推断，但也许、那东西操控了华盛顿先生的脑袋？”我指指头，“不然尚有行动能力的亚当先生可能很难被带到这间屋子里。”

<[Handler]> 你们听到楼上传来一声男人的尖叫。

1月6日，12:30，西安布罗希亚街1824号二楼

<[Handler]> 嗯，塞巴斯蒂安，你拉着菲格拉里上了楼。除了门厅的二楼空间之外，这里看起来只有一个狭窄的楼梯平台，有三扇门，左右中各有一扇。

<[St. Sebastian]> 我闻闻二楼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味道

<[Handler]> 警觉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24/7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你闻到一些……呃，很难说，总之比楼下浓郁一些的古怪的腥气。

<[Handler]> 要看看哪里吗？

<[St. Sebastian]> …这不是更糟糕了吗！

<[St. Sebastian]> 我现在很尴尬，很痛苦，更想给自己脑门上来一枪。可以分辨出哪一扇门的味道更轻微吗

<[Handler]> 因为关着门，所以你也不是很确定呢！

<[Handler]> 菲格拉里跟在你身后，拿着手电和手枪，有些不安地左看右看

<[Handler]> “您有觉得这里有些安静得太古怪了吗？”

<[St. Sebastian]> 我硬着头皮去开左手边的第一道门，“因为可能没人在家呀，那当然安静得很呢”

<[Handler]> 这里是一间卧室。桌上放着一部电话和一台笔记本，床边放着一个你不太清楚什么东西但看起来像个古怪雕塑的玩意。床上看起来一团糟，被子随意地团起来，床单也皱巴巴的，屋子里有一种混合的、古怪的糜烂气味

<[St. Sebastian]> “哎哟，这是多久没换床单了”我说着笑话让自己平静下来…被子下头不像盖着东西吧

<[Handler]> 被子下面似乎没什么东西。床单大约确实挺久没换了，这古怪的气味闻起来

有一些从床上传来……呃……你联想到办公室里那对着桌子疯狂手冲的朋友，不由得觉得这也许可能是类似的来源。不过似乎这床单上没有精斑什么的。

<[Handler]> 要看看桌上的电脑和电话吗？电话有红点闪烁。似乎有语音留言。还有床边的雕塑。

<[St. Sebastian]> ？？？

<[St. Sebastian]> “嘿，似乎有人找过他们…”我像一个热心人似的走过去看看电话留言

<[Handler]> 你打开了语音留言。第一条滴后，是这样的内容：“我是帕梅拉·迪卡图尔，地下室的水管坏了是吗，爆开了？我很快就来维修。”

<[St. Sebastian]> “嘿，你看，就像我说的一样，老房子维修问题就是多”还有其他语音留言吗？没有的话我要去看看雕像

<[Handler]> 第二条滴后，是这样的内容：“嗨蒂尔达！我是查德·伯格曼，想我了吗！好吧，开玩笑的。麦克菲利楼的供电已经恢复了，明天傍晚将会有有一个很棒~~~的聚会！记得来哦，带上你可爱的梅格蒂。等你！”

<[Handler]> 这两条留言的时间显示是一月五号，第一条是一月五号早上八点，第二条是一月五号晚上十一点。也就是昨天。

<[St. Sebastian]> 看来他们本来要在今天举行派对的！我再看看古怪雕塑

<[Handler]> 菲格里拉抽抽鼻子。“这里的味道真让人不舒服。”

<[St. Sebastian]> 我开始东拉西扯来掩盖自己的探索，“那是不舒服，好像一百个人在这儿开什么性爱派对咯”

<[Handler]> 你查看雕塑。它看起来是有着两个立起来的小耳朵的某种古怪、奇异的、有着大嘴巴、有些像一个河马脑袋的人身雕塑。但它没有腿，看起来下半部分还没有雕塑完成。

<[Handler]> “什，什么派对……”菲格里拉看起来脸泛红

<[St. Sebastian]> “性爱派对！亲爱的。我真嫉妒，哼，咱们这些公务人员辛苦工作，一些人倒能天天享受男欢女爱”我继续调戏他

<[Handler]> “呃……大概现在好像……也不是聊这些的时候吧，我是直的，我的意思是。”菲格里拉看起来有点局促。

<[Handler]> 那你还要看一下什么东西吗？

<[St. Sebastian]> 我好想拿走雕塑，但似乎不太好，支开警察再说

<[St. Sebastian]> “？”我一脸惊诧，“您想哪儿去啦！天哪！这房间真是味道浓厚…您要不要分头去其他房间看看？”

<[Handler]> “啊，啊，好。我想这里应该有一个，卫生间什么的吧。我去洗个手。”

<[Handler]> 他被你吓到了一样匆匆忙忙跑了。

<[St. Sebastian]> “嗯，啊，当然了”我点头

<[St. Sebastian]> 然后美美回收雕塑，并打开笔记本看看

<[Handler]> 嗯嗯嗯……

<[Handler]> 那么，你又打开了浏览器，先看一下历史记录

<[Handler]> ……你差点把笔记本拍上。暴力色情，暴力色情，暴力色情和暴力色情。

<[St. Sebastian]> ？

<[St. Sebastian]> 我他妈今天和暴力色情脱不开关系了是吧!!!!

<[Handler]> 不过经历了米尔斯的洗礼，我想你大概对这个也没什么感觉了。麻木。

<[Handler]> 真的是这样吗。

<[St. Sebastian]> 我可以勃起

<[Handler]> 你发现有一个网页没有关闭。

<[St. Sebastian]> 这台电脑还有其他信息吗

<[St. Sebastian]> 我点开看看

<[Handler]> 这是一个猎奇视频网站……标题是一串乱码。要看看吗？

<[St. Sebastian]> 我点开，有啥问题立刻关电脑销毁电脑

<[Handler]> 你点开了。你注意到这个视频已经发布到网站上了，浏览量超过了100。开头是一个漂亮姑娘摆弄摄像头……看起来是一间布局差不多的卧室，但不是你这间。摄像头看起来有些倾斜，可能是笔记本自带的。另一个漂亮姑娘带着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一样的男人走进房间。

<[St. Sebastian]> 啊啊啊啊 fuck amateur!

<[Handler]> 随后是调情。很无聊的调情。脱衣服，抚摸，亲吻，两个姑娘抱在一起舔男人肮脏的那啥。

<[St. Sebastian]> 我工作时间看黄片，也行，也行，还好那纯洁的小警察没看到这个

<[Handler]> 你来我往的调情。很无聊。两女一男，男的还是看起来也许是不知道哪儿的homeless。

<[St. Sebastian]> 显而易见我是会拉进度看黄片的人

<[Handler]> 那么你拉进度。

<[St. Sebastian]> 让我看看然后还有啥，还有这男的看起来眼熟不眼熟

<[Handler]> 然后你看见摄像头猛地被撞击撞歪了，画面一下子变成了天花板

<[Handler]> 诶。

<[Handler]> 你朝前倒了一点。

<[St. Sebastian]> 嗯？怎么回事？我看看

<[Handler]> ……嗯。你看见跪在地上的漂亮姑娘按住了那个被脱得半裸的男的……她咬了下去……然后男的开始尖叫

<[Handler]> 另一个姑娘则……我操。这是什么。

<[St. Sebastian]> 这是什么？

<[Handler]> 你看见那个引着男的抚摸自己和自己接吻的姑娘突然嘴里伸出了一根又粗又长的，像是2L装矿泉水瓶子大小的、看起来很可疑的什么东西……她把男的脑袋按过来，男人正在尖叫，画面视角看不清了，但你觉得那姑娘可能把嘴里的玩意儿插进了男人的喉咙

<[Handler]> 摄像头猛地被撞击撞歪了，画面一下子变成了天花板。随后是尖叫。惨无人道的尖叫。突然黑屏。

<[Handler]> 这玩意儿的恐怖大约不是普通的暴力色情片可以概括的东西了吧。sc1/1d4

<Evgeny> [St. S]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70/58=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4=2 点,当前剩余 56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St. Sebastian]> 我草，这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视频可不能发布到网上啊——虽然网友大概会认为是伪色情片形式的恐怖特效罢

<[Handler]> 那么你要怎么处理这个看起来就很非自然的视频呢？

<[Handler]> 这样的视频可不能发布到网上啊！！

<[St. Sebastian]> 我的电脑技术可以让我现在删帖吗，或者说我把电脑塞包里，回去进行技术操作

<[Handler]> 嗯……可以。你浏览了一下，在电脑桌面上找到了一个视频软件。之后你迅速地做了一个七秒的黑底视频，只写了一行字：本视频由猎奇特效制作，暂时下架

<[Handler]> 随后你把视频进行了一个替换。

<[Handler]> 不过，过一个计算机科学

<Evgeny> [St. S]进行计算机科学鉴定: D100=12/5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很好。你替换了视频并且抹掉了之前的 IP 记录，顺便抹掉了你自己的。又做了一些处理。现在就算是顺着网站保留 ip 的家伙回来找也找不到，就算找也只能找到你的和谐小视频了。

<[Handler]> 那么，就在此时

<[St. Sebastian]> 我真是有些想死了！

<[Handler]> 你听到对面卧室传来男人的尖叫。

<[St. Sebastian]> 靠！忘了他了！我要死了！我飞一般地跑过去！

1 月 6 日，14:17，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二楼

<[Charon]> “不，我想死掉的是华盛顿先生。亚当还不知道在哪呢……希望他像伊甸园那次一样好运。”我迅速跑出屋子，朝楼上尖叫的来源狂奔。

<[Clubs J]> 我紧随其后。

<[Handler]> 你们上楼梯的时候刚好看见塞巴斯蒂安一脚踢开了右边房间的门，冲了进去。二楼的楼梯平台只有左侧、右侧和中间三扇。

<[Charon]> “发生什么了？”我跟上他。

<[Clubs J]> 我跟着慢跑进去，可怜的小警察。

<[Handler]> 塞巴斯蒂安。你看见房间里熟悉的布局……太熟悉了。你一眼认出来这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个背景。靠着面对你右侧的墙壁放着一幅还没画完的诡异画作，床上血迹斑斑，而你看见菲格里拉吓得脸色惨白，举起手枪……他对着举起手枪的东西，是一具面目全非、臃肿不堪的尸体，胸腔被从内部撕破，一只你难以理解的猴子大小的东西从尸体里爬出来，浑身血淋淋的血肉。它看起来上半身和灵长类动物相似，但有一对小小的耳朵，下半身没有腿，仅有一根看起来像尾巴的东西。腐败的血肉到处喷溅。sc1/1d6

<Evgeny> [St. S]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74/56=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4 点,当前剩余 52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Clubs J]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58/50=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44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已进入临时性疯狂。  
<Evgeny> 您的意志令人赞叹, 但您的时间到此为止。此处不是终结, 此处不是解脱。  
<Evgeny> [Charon]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93/55=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4 点,当前剩余 51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Handler]>塞巴斯蒂安, 你 deck 一个精神疾病  
<Evgeny>抑郁。抑郁代表完全的绝望, 一种无法完成任何事情的无助感。它有时会表现为难以抑制的愧疚。它是由心理和生理原因共同导致的, 并会在你的特工被迫回忆起所经受的创伤时被激发。在一次急性发作中, 所有技能减 20%。  
<[Charon]> “见鬼……”我咬着后槽牙拔枪——还好, 消音器还没摘——趁那东西抢先袭击之前, 我要朝它脑袋的位置连开三枪。  
<[Charon]> “关好门窗, 别让它逃了!”  
<[Handler]> 那么首先, 梅花 J 进行一个 rd3  
<Evgeny> [Clubs J]获得了点数: 1D3=1  
<[Handler]> 好, 那么梅花 J, 你的第一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朝任意方向远离……远离他妈的会爬出东西的尸体啊啊啊啊!!  
<[Handler]> 那么这边, 战斗轮  
<[Handler]> 菲格拉里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拿着枪的手并不稳, 看起来他很难克服恐惧对着这玩意儿开枪了  
<[Clubs J]> 我拔腿就跑!! 润的飞快啊!  
<Evgeny> 敏捷 : 75  
<[Handler]> 卡戎先开三枪  
<[St. Sebastian]> 坏事儿一件接着一件! 我很无语, 剩下的事情之后再算账, 先装上消音器打死这猴子再说  
<[Handler]> 过吧  
<Evgeny> [Charon]进行射击鉴定: D100=6/80 成功, 让我们一起清扫掉这些阴沟里的封建余孽!  
<Evgeny> [Charon]进行 10 鉴定: D100=38/1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Evgeny> [Charon]获得了点数: 1D20=11  
<Evgeny> [Charon]获得了点数: 2D10=(4+3)=7  
<[Handler]> 你对着这个猴子一样的东西开了三枪, 声音不大, 但似乎因为它个头小又有

着厚厚的灰白硬皮，你的枪械没能立刻弄死它

<[Handler]> 塞巴斯蒂安行动

<[St. Sebastian]> 我也像卡戎一样对着它连开三枪

<Evgeny> [St. S]进行射击鉴定: D100=100/50 大失败，朋友，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呃，很不幸，你手忙脚乱地拔马格南，然后它飞了出去

<[St. Sebastian]> ……………

<[Handler]> 你可以用一轮时间捡起来，或者干脆换把武器吧，多大点事

<[St. Sebastian]> 我心如死灰地拔出另一把中型手枪，好吧，好吧

<[Handler]> 嗯……那么，因为卡戎的枪声，菲格里拉里似乎终于反应过来，自己要干什么

<Evgeny> [菲格里拉里]进行射击 40%鉴定: D100=12/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Evgeny> [菲格里拉里]进行 10 鉴定: D100=48/1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菲格里拉里]获得了点数: 2D10=(4+2)=6

<[Handler]> 嗯，菲格里拉里警员也对着这玩意开了三枪

<[Handler]> ……这东西被你们击中了几枪，黏黏糊糊地从尸体里挣扎着爬起来。它看起来似乎是新生的，所以反应并不快

<[Clubs J]> 我跑的飞快，就像完全不知道有两个队友正在面对超自然怪物一样！

<[Handler]> 卡戎，行动

<[Charon]> 我拉开拉链，端起霰弹枪，找到支撑的掩体对着那猴连开两枪。

<[Handler]> 我想小小的卧室里大概没有足够的掩体，你用椅子凑合了一下

<[Handler]> 过射击

<Evgeny> [Charon]进行射击鉴定: D100=5/80 成功

<[Handler]> 嗯……过个 3d10 吧，因为是近距离

<Evgeny> [Charon]获得了点数: 3D10=(10+7+7)=24

<[Handler]> 砰，砰

<[Handler]> 震耳欲聋的枪声，仿佛卧室都震撼了两下

<[Handler]> 你把那玩意儿炸成了灰色的烂肉。

<[Charon]> 挺好，但是事情还没结束。我给圣塞一个眼神，要他锁好门跟菲拉格里好好“谈谈”，就下楼去揪发狂的小队队友。

<[Charon]> 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拖回公寓里。

<[St. Sebastian]> 好，好，卡戎稳固了在我心中的靠谱猛男形象了。那我，那我把门锁上了，天哪，这下尴尬了，他才被我调戏过呢。

<[Clubs J]> 你看到了一个倒在门庭的高大男子……显然我没能搞开门把手。

<[Handler]> 菲格里拉里困惑，不解，枪口下垂指着地面，哆哆嗦嗦，卸掉保险，看起来简直要哭出来了

<[Handler]> “那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啊！！”他崩溃地抓着你看起来要哭

<[St. Sebastian]> “好了，好了”我抓住他的手，试图让他冷静下来，“无论那是什么，我们已经打败他了，而我现在在你身边。”

<[St. Sebastian]> 他需要精分吗

<[Charon]> 眼睛睁挺大，但瞳孔还没到涣散的程度，呼吸很急促……不过距离醉氧还远得很。我把梅花 J 拎到客厅的沙发上。“没事了。楼上那玩意已经没了。”

<[Handler]> 看起来似乎只是正常的惊吓。你也被吓得不轻。不过重点是，你怎么解释你们身上带着枪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上？你怎么让他一个字也不敢说出去，或者只能相信你？

<[Charon]> “我没空照料你，不过你自己也能调整过来吧？别辜负我的信赖……好队友。”我看看梅花 J，确保他不至于崩溃到吞枪自尽，就提着霰弹枪回到二楼。

<[Clubs J]> 我不停地倒抽冷气，用手掌搓着发湿的眼角，看上去像刚磕过什么。

<[Clubs J]> 倒霉透了，我应该磕点什么的……我在口袋里找随身携带的酒瓶。

<[Handler]> 嗯……你有

<[Clubs J]> 我没出息的把它拧开，然后低头开始嘬。

<[Handler]> 你先 rd6

<Evgeny> [Clubs J]获得了点数: 1D6=2

<[St. Sebastian]> “菲格拉里，菲格拉里，我知道你现在不解，惶恐，可是你所不解的东西避免了变成一滩烂肉”总之我先安抚他，pick-up artist 那套能有用吗

<[Handler]> 那么你感觉精疲力尽……不知道为什么，总之累得只想回去休息，满是精液味儿的拖车也比路上有东西的宅子好。

<[Handler]> 从现在起你的检定要遭受-20%的惩罚。

<[Handler]>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宅子……这里的人……”他开始抽噎，看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颤抖着

<[St. Sebastian]> “这些是你自己无法面对的东西，也不是任何应该告诉别人的东西”我找餐巾纸递给他，“我也有过这样的时间”

<[Charon]> “相处得不错？”我把霰弹枪放在够得到的地方，让它靠在墙边，手在背后把门反锁上，再走过去。“没关系，这里现在很安全，你可以再害怕一会。”

<[St. Sebastian]> “你看，这就是前辈了”我心里踏实了一点，这可真是个不错的交流环境，他只能依靠我们了，不是吗

<[Handler]>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告诉？”他朝后靠到墙边，无力地瘫坐下来，看起来脸色非常难看，“你们……你们知道什么？你们不是 FEMA 吧，对吧？你们还带着枪……”

<[Charon]> “那么，菲拉格里。你是个坚定、勇敢的好孩子，不然也不会从恐惧之中及时挣脱，帮我们干掉这只怪物。”我逼近他，拍拍肩。“——作为回报，也许，可以告诉你一个仅限亲密朋友的小秘密。”

<[Charon]> “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们，不会四处乱说，背弃这份危难里并肩作战的友谊，好吗？”

<[St. Sebastian]> 我哽住，这就是前辈孩子都有了，我还没有对象的原因吗。

<[Handler]> 他可能没注意到你后面说什么，只是茫然无措地抬头看着你

<[Handler]> 惊慌失措找不到该看哪儿的眼睛呢。

<[St. Sebastian]> “我们的好孩子也应该知道四处乱说的后果吧”我捋捋头发，“你是个负责任的好人，我看得出。你不该被送进病院，或者造成恐慌，被一击毙命，不是吗？你只是想

守护市民而已，有时候守护者总是沉默的”

<[Charon]> 我把他的脑袋扶正，让他看向我的眼睛。“好了，听我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并不是一个，像大众想象得那样孱弱的组织。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甚至是二战前……我们的国度经受过多少千钧一发的危机，嗯？”

<[Charon]> “为了应对那些不常被普通人知晓的困难，就像中情局或者联邦调查局。”我顺畅地编织着一个又一个谎言，直到通向我想到达的那个结果。“……一个特殊的行动组成立了。那就是我们的真实身份。”

<[Handler]> “不是，可是，这，我……还有那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他困惑不安地左看右看，但你们俩给他堵在墙边了。

<[Handler]> “所以你们……你们是知道什么的，是吗？”

<[Charon]> “当然。我甚至接受过霰弹枪的训练，不是吗？那一定是些非常、非常危险的，不为人知的东西。”我叹了口气，好像对他领悟的速度有些失望，然而比起出言责怪，又选择了体谅。“不认然，我们也没法救下你。”

<[St. Sebastian]> 我主要附和着年长队友的发言，“你觉得你比这个国家的那些精英还要聪明？你觉得这些事情被普通人知道了会造成什么后果？当然，你现在已经不再普通了”

<[Charon]> “比起怀疑我们，你才刚刚被我们搭救出来。我以为现在是劫后余生、抱在一起流眼泪的 family time 呢。”我摊开手，满脸无奈。“你这样敌视我们吗？我都有点伤心了。”

<[Handler]> “我知道应该感谢你们……简直像是恐怖电影……但……很难接受它真的会……”警员从你俩的缝隙之中瞥了一眼那炸开的血肉模糊的腐臭尸体，又有些心有余悸地转回头，“那……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St. Sebastian]> 好问题，说实话我也想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了，狗狗眼看一下负责发号施令的那一位

<[Charon]> “从地上站起来，像个男子汉。”我向他伸出一只表达友谊的手，把他掺起来。“我们得处理掉那玩意，这不是该被一般人看到的東西。”

<[Handler]> 菲格里拉被你拉了起来。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些害怕脸色惨白手上颤抖，但大概被你们一通话疗之后约莫是冷静了不少

<[Handler]> 那么要做什么呢，毕竟霰弹枪的声音还挺大的，很难保证会不会有邻居听见

<[St. Sebastian]> “哦，是的”我转身去检查尸体，他是不是跟那个视频里的很像？

<[St. Sebastian]> [Clubs J (啊啊啊啊我笑得想死…)]

<[Handler]> 虽然尸体看起来已经高度腐烂

<[Handler]> 但塞巴斯蒂安还是确认了此人就是视频里的倒霉蛋，因为他没有唧唧。

<[Handler]> 大约没有吧。

<[Handler]> 那么还要……做一做什么善后呢

<[Charon]> 我让菲拉格里去找个麻布袋子……先来一个简单的服从性测试。然后隔着窗帘看看邻居的动静，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张望的。

<[Charon]> 这附近民居多吗？

<[St. Sebastian]> “这个倒霉蛋”我摇了摇头，“他和两个女人在这里做一些快活的事情，结果一个咬掉了他的下体，另一个则从嘴里插他。”

<[Handler]> 菲格拉里小跑着离开房间去找麻袋了。

<[Handler]> 窗帘外的动静……来个警觉试试吧

<Evgeny> [Charon]进行警觉鉴定: D100=52/70 成功, 做的不错, 同志!

<[Handler]> 嗯……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张望……大约是。也许因为天气缘故。附近很多民居没有恢复电力, 他们可能还在避难所里呆着或者在公用事业局吵架。

<[Charon]> 我放松了些。应付民众往往是最麻烦的。我戴好手套等菲拉格里带着麻袋上来, 那之前先拨动一下猴子的尸体。它的组织液是亮橙色的吗?

<[St. Sebastian]> 我看看这具尸体还有没有剩下的奇怪体液

<[Handler]> 嗯……猴子的上半部分尸体被你炸得不剩什么了, 灰白的硬皮里是暗色的体液。但是从被你炸碎的尾巴的部分, 你在碎肉之中发现了亮橙色的体液

<[Handler]> 以及, 过个幸运 50 看看

<Evgeny> [Charon]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39/50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嗯, 看来这尸块还没有被你炸得太碎

<[Charon]> 我检查一下尸块, 看看上面是否有类似的针眼。

<[St. Sebastian]> “说起来, 那个插进倒霉蛋嘴里的女人就好像突然变身了一样”我一边扒拉尸块一边发表自己的感想, “她的嘴里伸出来一个…大矿泉水瓶一样的口器一样的东西。我怀疑那是一种注射”

<[Handler]> 你在一滩烂肉里找到了它的, 尾巴。已经被炸成小块了, 一动不动, 不过你能认出其末端有四根锯齿状的骨针, 环绕中央有一个黑色的鳃状器官。它看起来不动弹, 希望如此。

<[Handler]> 很难检查了, 我想。尸体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又被这玩意从里到外撕了个大口子。

<[Handler]> 腐肉可是喷得到处都是啊。

<[Handler]> 菲格拉里这时候拉着一个大黑色行李袋进来了。他看起来还是不太敢看房间中央面目全非的烂肉。“隔壁衣橱里找到的。”

<[Charon]> “……就像这个一样?”我指指那条和鳗鱼口器差不多的玩意。“那么, 就是寄生。从厄尔仓储逃出来, 坐着人肉运输车到处跑——啊, 干得不错! 把袋子给我就好。”

<[Charon]> 我把那些碎肉一股脑地塞进去。

<[Handler]> 那肯定是根不好吃的烂肉香肠。你把能捡起来的都塞进去了。

<[St. Sebastian]> “那坏了”我一拍脑袋, “应该跟这个差不多。跟一些性爱好者在派对上四处传播, 原定计划里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派对呢! 真是要死”然后戴上手套跟卡戎一起干活

<[St. Sebastian]> “你是准备把这个弄到哪里去?”我抬头问卡戎, 指一指袋子

<[Charon]> “……什么派对?”我迟疑了一秒, 感觉自个有点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假如你拿到了时间地址, 我们该去看看。米尔斯搬空了成人用品店, 大概是想当个派对明星了。”

<[Handler]> 那么满是血迹和污水的房子怎么办呢?

<[Charon]> “后备箱。保存一部分带给搞科研的, 其他的拿到没人的地方烧掉。”

<[Charon]> 我挽起袖子, 找出厨房和浴室里放着的清洁用品, 喊能动的都过来大扫除。

<[St. Sebastian]> “查德·伯格曼邀请这里的人参加今天傍晚的派对, 楼叫做麦克菲利楼, 我

们最好阻止住这一切”

1月6日, 15:06, 米尔斯宅

<[Handler]> 那么, 塞巴斯蒂安, 约下午三点左右, 你和菲格拉里警员带上东西又前往斯基普·米尔斯家。他家距西安布罗希亚街 1824 号并不远, 你们在清理不足的、多是冰雪的民居区小路里跋涉了一会儿, 就看到了目的地。他家位于一个破旧的街区, 没有什么人影, 看起来附近的不少住宅都没人居住。你还能看见门口贴的取消赎取权的通知。米尔斯的住所用纸贴住了窗户, 闷闷的爵士乐从屋内透过墙壁传出。随着你们的走近, 你闻到一股古怪的臭味, 即使是寒冷的空气里也能分辨。

<[St. Sebastian]> 呃, 我可以分辨究竟是血液还是精液还是别的臭味吗? 之前的经历令我心有余悸。我拍拍菲格拉利警员, 让他小心谨慎些

<[Handler]> 嗯……大约是某种有机物腐烂的味道吧。谁知道呢。

<[St. Sebastian]> 封住窗户的情况也很古怪, 事情应当才发生了几天。我要试着按一下门把手看看门有没有锁上, 或者说和上一户倒霉蛋一样

<[Handler]> 警员下午刚刚受过惊吓, 看起来有点紧张。

<[Handler]> ……门没有锁。你推开门, 一股扑面而来的温暖的腐烂气味差点给你熏了个跟头。……然后你发现这屋里是什么情况啊。门厅可以一眼望见客厅, 爵士乐震耳欲聋, 电视屏幕上一群白花花的肉体晃得你眼疼。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色情图片, 有些看起来是打印的, 有些看起来是从杂志或者什么地方撕下来或者剪下来的。地上乱扔着衣服和成人玩具。暖气高得可怕, 使腐臭的气味儿更令人难以忍受。

<[Handler]> 菲格拉里差点儿呕出来。

<[St. Sebastian]> “呕…”我被温暖的臭气呛得也干呕了一下, 我真的谢谢这份工作让我见识了如此多多样的色情和肉体…米尔斯这是彻底疯了, 可是因为这种事情疯掉也太丢面子了

<[St. Sebastian]> 随后拍拍菲格拉利, “我去把暖气关了, 这也太恶心了”

<[St. Sebastian]> 找得到暖气开关吗

<[Handler]> 嗯……过个警觉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10/70 成功, 让我们一起清扫掉这些阴沟里的封建余孽!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警觉 40 鉴定: D100=99/40 大失败, 朋友, 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塞巴斯蒂安, 你在门厅到厨房的连接处找到了暖气开关, 先把暖气关上了。菲格拉里被这场景震撼到, 举起手枪小心地走进客厅, 却不小心踢到了茶几, 几个酒瓶咕噜噜地滚下桌面。爵士乐的声响仍然震耳欲聋, 这似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Handler]> 这时候, 你的眼角余光看见了一个人影

<[St. Sebastian]> “???”我立刻掏出手枪回身看看是谁, “米尔斯?”

<[Handler]> 不知道呢。你看见一个赤身裸体憔悴不堪的男人——身上的皮肤伤痕累累, 有各种交叠的惨不忍睹的痕迹, 皮肤褶皱、有些松弛下垂——从客厅那一头的楼梯上扑下来,

朝着菲格拉里警员扑了过去

<[Handler]> 随后你看见了你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第二次的情景

<[Handler]> 男人张开嘴，从中伸出一根约有一英尺长的长得像男人阳具一样的东西，但其丑陋程度令人作呕，深红的尖端伸出四根刺状物，他看起来面容扭曲，简直不像活人

<[Handler]> sc1/1d4，来自非自然

<Evgeny> [St. S]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60/52=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4=2 点,当前剩余 50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理智 56 鉴定: D100=23/56 成功, 看起来很有劲头啊, 达瓦里希?

<[St. Sebastian]> 活生生的怪物击碎了任何电影特效的可能性，这就是非自然！可是这与我见过的都不一样！张大了嘴但是连尖叫也发不出来，只是在自己意识到一切之前连扣手枪扳机

<[Handler]> 好，菲格拉里虽然被摠倒在地，但是他竟然忍住了没有尖叫出声

<[Handler]> 以至于男人无法对他深喉！

<[Handler]> 过射击

<Evgeny> [St. S]进行射击鉴定: D100=64/70 成功, 做的不错, 同志！

<Evgeny> [St. S]进行 10 鉴定: D100=90/1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过 r2d10

<Evgeny> [St. S]获得了点数: 2D10=(9+5)=14

<[Handler]> 你砰砰砰连开三枪，成功把那个还在试图用嘴里的东西深喉菲格拉里警员的男人的脑袋炸开了花，警员翻滚了一圈躲开了他倒下来的尸体和地上被你炸得飞出来的那根玩意儿。菲格拉里呆了一下，就地干呕起来

<[Handler]> 枪声被爵士乐盖住了。

<[St. Sebastian]> 我惊魂未定，仍然保持着射击姿势，小心地移动到那具尸体旁边，防止他再出现任何变异或者反应

<[St. Sebastian]> “菲格拉利！你做得好啊，保住了命呢”

<[Handler]> 他看起来是已经死透了。从他嘴里伸出来的那个东西被你炸得到处冒亮橙色粘液。

<[Handler]> 菲格拉里继续呕吐。

<[St. Sebastian]> 那他吐吧，反正到时候清理这堆呕吐物也是他的活。我蹲下来观察这个怪物，可以认出来这具身体的身份吗

<[Handler]> 我想你能从残存的一点大致的脑袋和桌上的一张合照对比，确认此人就是合照上的男人。合照是一个男人和看起来年纪大一些、打扮温婉老派的妇人的合影，背面写着斯基普与他亲爱的母亲。

<[St. Sebastian]> 太好了。虽然现在我的心脏仍然跳得像要死了一样，但是我为找到目标，完成了一项工作感到高兴和自豪，他又没说一定要活的，不是吗？

<[Handler]> 的确如此。那么，过一个人源情报试试

<Evgeny> [St. S]进行人源情报鉴定: D100=70/6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St. Sebastian]> 我知道他母亲的情况吗? 是仍然在世还是已经过世了

<[Handler]> 嗯……你在客厅和一旁的书房里又转了一圈——每一扇窗户和所有的墙都贴满了色情图片, 这简直是令人作呕的肉体祭——在检查了书房的电脑后, 你发觉米尔斯的电脑里塞满了各种影片, 每一部都比上一部更暴力和变态, 连接着电视播放。这些非法色情图片和影片的变态程度令今天已经看了太多东西的你也觉得脸色发白。

<[Handler]> 米尔斯的母亲……你不知道情况。不过要去楼上看看吗?

<[Handler]> 哦对了, 此外你还注意到一点。以你的医学知识, 你觉得米尔斯不太可能从三号冲到六号还这么精神焕发……他的性强迫程度应该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 本来他应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脱水昏迷, 但你检查他身上那些其他的纵横交错的伤口, 你觉得这疯狂的自残和自虐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St. Sebastian]> 我相信现在我走进教堂都会被圣水灼伤, 看了这些东西, 我还上的了天堂吗? 恐怕他的神智已经被那个 b 级电影里的怪物占领了, 但是的确, 身上的伤痕也成为了这间肉体祭的一部分, 这下他自己也成为暴力色情的凝视牺牲品了。不过故事尚未完结, 我紧张地更换一下弹匣, 准备上楼

<[St. Sebastian]> “菲格拉利, 你是要在一楼看着尸体, 还是跟我一起?”

<[Handler]> “我, 我, 我和你一起。”菲格拉里一边咳嗽一边说, 从自己的呕吐物旁爬了起来

<[Handler]> 和尸体呆在一起似乎不是非常有利健康的主意。那么你们上楼去吗?

<[St. Sebastian]> “那就拿好你的枪, 听我的指挥, 一起行动”带着他上楼去

<[Handler]> 你们上了楼……从楼梯上还能辨认的墙纸看来, 配色不像是中年单身汉会用的风格。你们循着臭味在楼上找到了答案。在一间卧室里, 地毯上躺着一具被掏空了的躯壳, 凌乱地爆开了, 满地满墙都是腐烂的碎肉与污水。你能发觉这大概是具女人的躯壳, 撕裂伤来自她的体内。sc0/1, 来自暴力

<[Handler]> 可以检查一下尸体或室内情况

<Evgeny> [St. S]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3/50=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 当前剩余 50 点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理智 55 鉴定: D100=23/55 成功, 看起来很有劲头啊, 达瓦里希?

<[St. Sebastian]> 我皱着眉头蹲下来分析她的尸体, “看来不用编说辞来应付这位不幸的女性了”

<[Handler]> 你发觉她的真皮层都已经呈现鸡蛋壳一样的硬化, 这很不自然, 似乎像她在爆开之前已经被火烧过了一遍。你在她尚能辨认的颈部皮肤发现了四尖刺状的伤口, 不过已经没有亮橙色的粘液了。

<[St. Sebastian]> 这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的尸体, 我再配合着室内情况分析一下吧, 让我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

<[Handler]> 随后, 随着你和菲格拉里的检查, 你们发现了有血淋淋的手印——像是灵长类动物, 但不是人类——以及爪痕, 从她的床延伸到墙壁上, 最后从墙角撕开了天花板, 进

入了阁楼。阁楼什么东西也没有，但风扇被暴力破拆开了，更多的爪痕伸向外面。

<[St. Sebastian]> 我觉得很可能是那个橙汁猴子的痕迹，从女人的身体里爬出来后一路跑了出去…我探头看看那个爪痕最远延伸到哪里

<[Handler]> 爪痕很快在冰雪中消失了，但你觉得大约是跑出去了……吧。

<[St. Sebastian]> 我心想这下可麻烦了，又要去阻止逃跑的猴子…这个房子还有哪里我没看的吗

<[Handler]> 除了大量堆积的还没拆开的成人玩具和楼上楼下两具不自然的尸体……没什么古怪的了吧。

<[St. Sebastian]> …我，抱着一种下地狱的觉悟，检查一下女性尸体近期有没有性爱的痕迹

<[Handler]> 你……你检查了一下，但很不幸，你已经完全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组织和器官了。她的腹腔和胸腔里什么该有的东西都没有，喉咙只剩下一个洞

<[Handler]> 意思是字面意义的空了。

<[St. Sebastian]> 那我只能记录下来这些情况，然后着手处理这栋房屋的非自然痕迹，还有刚刚的血迹和呕吐物，显而易见，菲格拉利要被我用使唤着开始清理地面了

<[Handler]> 那你们，洗地板。尸体要怎么处理呢？

<[St. Sebastian]> 那老办法，让我看看这房间里有没有大袋子，到时候麻烦北欧同事多带两具尸体好了

<[Handler]> 房子里的这大片大片的成人玩具和暴力色情照片呢……？

<[St. Sebastian]> 对了，那些成人玩具有使用的痕迹吗

<[Handler]> 拆出来的看起来是已经用了……吧，还有很多没拆的呢。

<[St. Sebastian]> 一瞬间觉得要不然我把没拆的带回纽约卖了赚外快

<[St. Sebastian]> 暴力色情照片我都摘下来到时候统一销毁，常人的心智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我非常公德心地替他清电脑关电视

<[Handler]> 那么你们辛辛苦苦勤劳地忙到了要天黑。

1月6日，17:49，拉方丹公用事业局

<[Handler]> 那么离开仓储的三人。你们抱着东西偷偷摸摸地离开，回公用事业局的拖车……嗨呀。拖车前站着一个人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正在不耐烦地左顾右盼

<[Cabbage]> 我坦然且淡然，拿着证件走了过去。

<[Seoul]> “您找谁啊大爷？”我非常不安地跟上去询问。

<[Satsuki]> 我跟着首尔和卷心菜，微仰着头让自己显得理直气壮一点。

<[Handler]> “哎哟我天。“小年轻看到你们来了，咋呼起来，“FEMA 的家伙们！你们下午都去哪儿啦！卡特上尉找你们找了三遍都不见人，骂了半天呢……你们干嘛去？迟到早退？”

<[Handler]> “等着吧，上尉这就投诉你们。”他幸灾乐祸。

<[Cabbage]> “得了，走吧。”我不说多的话，沉默是金。

<[Seoul]> why he do this to me? 这人跟我开玩笑吗？“现在还来得及吗？咱们还得去修

大桥呐？”

<[Seoul]> “那走吧。”

<[Handler]> “那话怎么说来着，算了，忘了。”大兵一拍脑袋，“还去什么，桥今夜过了就能通。办公室的家伙果然还是呆在办公室里吧。知道你们没死就行了，拜！”

<[Seoul]> 那成，走好了您嘞。我跟他挥挥手。

<[Handler]> 大兵把家伙往背上一背，伸个懒腰走掉了。嗯……看来也许下午你们这里堆积了很多工作和投诉电话啊。

<[Seoul]> “咱们是不是得给他塞包烟什么的保命。”

<[Cabbage]> “辛苦你。”我点点头，原来这是大家的关心。我把手揣回口袋往办公室返回。

<[Satsuki]> “emmm……走都走了。”

<[Handler]> 那么其余三人……加上菲格拉里，大概你们也可以一身怪味儿地回来了。

<[Cabbage]> “那个卡特看起来比卡戎还难对付。”我小声逼逼，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负责的好人。

<[Satsuki]> “大概是卡戎并不像他那样破口大骂。”我脑中出现卡戎掏出武器包的场景，“还好他不是卡特。”

<[Charon]> 我做了一整个下午的清洁工作。有时，你根本无法确定自己供职于某个志在拯救世界的隐秘组织，还是家政公司。

<[Handler]> 那卡戎来个警觉看看有没有刚好撞破小年轻说你坏话

<Evgeny> [Charon]进行警觉鉴定: D100=91/7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St. Sebastian]> 我今天精神受到了严重创伤，楞楞地在情绪中前往拖车。啊，大家都可以无缝去家政公司干活了

<[Seoul]> “你们来啦。”我开门见山对后来的三个人说：“因为害怕那些东西的未知性质，我们只从仓储带回了一份笔记，大概也是收容物。”

<[Handler]> 没发觉。

<[Seoul]> “我想回被破坏了的仓储一趟。”我深呼吸“修理监控还有看守，因为在那里的监控里我发现有人进去过。”

<[Satsuki]> 我闻闻圣赛，屋里和他们哪个闻起来更怪

<[St. Sebastian]> “哦！那太好了”抑郁人语气都没什么波动了，“看来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快。我发现米尔斯了，他变得像异形电影里的受害者一样，现在他是尸体了”

<[Seoul]> “我担心的情况就是他拿走了什么。”

<[Charon]> “……害怕？”我的左眉毛伴随一丝质疑挑了起来。“大概是米尔斯进去过屋里，拿走了一座小雕像，还顺利地被什么玩意爬进脑子里了。他把这片搞得一团乱。”

<[Charon]> “听上去你们处理得……不是很彻底。”我深吸一口气。“让那些玩意露天躺着可不是正确的决定。”

<[Cabbage]> “那边有很多不好移动的东西，而且有人进去过了。”我简单描述了一下情况，“我用雪盖了盖，我们之后可能还要去一趟做彻底的处理。我把那边比较好转移的文件带回来了。”

<[Handler]> 咲月，你觉得塞巴斯蒂安身上有股死人味儿。

<[Seoul]> “那么今晚路也快通了，我这就去把它挖出来。”说完我就走。“希望没出事”

<[Handler]> 哦对，他们带回来的那个警察双目呆滞，十分紧张，不时扭动双手，坐在拖车角落。

<[Seoul]> 我看着警察问他要不要帮我搬东西：“搞不好你也没得选啦。”

<[Charon]> “对了，这是我们的新伙计。”我拍拍菲拉格里的肩膀。“你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还是现在就跟我们走？”

<[St. Sebastian]> “哦，对了，临时的新成员”我指了指小警察，“他跟我们一起战斗了，还帮我擦了一下午地板”

<[Satsuki]> “他怎么了？而且怎么还跟着你们。”我压低声音小声问，“死者不止米尔斯吗？”

<[Seoul]> “不止吗？”

<[Cabbage]> “看上去是自然事故，但进入的人估计……没什么好结果。”我又总结道，一边把背包卸下来，蹭到靠谱的卡戎身边小声说，“那里有类似你包里那些东西。”

<[St. Sebastian]> “咱们今天可搬了不止一具尸体哪”我摇摇头，“两栋楼，一堆死人！”

<[Handler]> 菲格里拉被你们弄得手足无措。“那都是美国公民……后续要怎么处理？他们还有家人和朋友……”

<[Charon]> “有一栋公寓的租客连带房东都牵连进来了。两具尸体在后备箱里，还有一具放在城市停尸房。”我点头，隔着袋子摸了摸卷心菜递过来的武器轮廓，大致确认了一下。

<[Cabbage]> 我说完才算是看向了“新成员”，简单向他点头致意就不说话了。

<[Seoul]> 那我得赶紧走了，我看看有车可开吗。

<[Seoul]> 有车能让我把仓储里的东西运出来吗？

<[Charon]> “我们要隐瞒这些事。”我不容置喙地报上属于绿三角的答案。“很抱歉，但从现在起，你不能以警方的思路来处理这些事了……伙计。”

<[Handler]> 嗯，卡戎发现他们拿了厚厚一叠黄底的文字纸回来

<[Charon]> 我把吉普的钥匙递给首尔。“后备箱堆了点你不太想看的，车厢里还挺空的。”

<[Cabbage]> “不好意思，我没拿，有一箱子，而且旁边还有一堆葡萄牙语备注。”虽然摸的是包，但我还是下意识往旁边一缩。

<[Clubs J]> 我一言不发的喝着早空了的酒瓶。

<[St. Sebastian]> “他们去世了，很不体面。你会想告诉自己的朋友自己死在一堆假jb里吗？还是编造一份体面正常的报告吧”

<[Handler]> 首尔要直接夜守仓库吗

<[Seoul]> 我谢谢卡戎。

<[Seoul]> 我直接守吧。

<[Charon]> “……你们把这玩意带回来干嘛？”我只仓促地瞥了一眼那些纸张，就通通塞回了袋子里。“别告诉我你们通读全文了，否则朝自己脑袋来一拳吧。把你们看见的玩意都忘了。”

<[Satsuki]> “你找到新电池了吗？”我问首尔，“还能继续看监控吗？”

<[Clubs J]> “好消息是我们不用在派对上见到他了。”……尽管我想米尔斯应该很想参加。

<[Cabbage]> “我没有。那地方已经被人发现了，放那可不是好事。”

<[St. Sebastian]> “是啊，兄弟们，我晚上恐怕还要去另一栋楼，另一场派对”我现在可以查那个浦西迪克楼的位置了吗

<[Seoul]> “那我想我得把那个保险箱装走，至少放到我的视线范围内。”

<[Handler]> 卡戎仓促地瞥了一眼那些纸张。开头是：他们派我去丛林里写篇暴力而恶俗的……换个环境，找点乐子……绿色的地狱中辟出一条宽阔的沿河大道……左手性交右手酒精……如此如此。你把东西塞回去。

<[Cabbage]> “有空的话咱们得把那里的东西都分一分然后带走，换个安全的地方。”我补充道。

<[Seoul]> “我挺害怕谁再拿走的的让我守着那玩意儿吧。”

<[Seoul]> 胆子真的很小的我问问谁还再跑仓库一趟吗？

<[Seoul]> “如果你们的派对忙的话……”

<[Satsuki]> “靠我们分一分恐怕有点难，我同意整个保险箱带着。我和你去。”

<[Satsuki]> 我举手

<[Handler]> 可以。塞巴斯蒂安。你用电脑里的电力系统查了一下所谓的麦克菲力楼。……很不妙啊，非常不妙。麦克菲力楼就在赫斯顿大桥附近，是崭新的拉方丹大学宿舍，位于大学区最南，现在它附近灯火通明

<[Seoul]> “分不分至少也得先带出来。”那我让咲月上车了。

<[Cabbage]> “都行，总之那个保险箱已经不能保险了。”

<[Charon]> “你也过去那边？在雪地里蹲守而已，不会遇到什么更刺激的了。”我把晕乎乎的非拉格里推到首尔那边。“我们这还有热闹看，事还没结束。”

<[Handler]> 那卡戎把菲格里拉也推了过去。

<[St. Sebastian]> “是啊，我想菲格里拉你今天已经看了够多色情图片了”

<[Seoul]> 我给警察做一些加油加油 kpop 舞动作。

<[Clubs J]> “我们几个人，要去对付那两个……吗？也许还有他们倒霉的男伴。”

<[Satsuki]> 我眨巴眨巴眼睛，拍拍他的肩膀，“上车吧”

<[St. Sebastian]> 我把麦克菲力楼的位置告诉大家，“大学生们今晚恐怕要玩花的了”

<[Cabbage]> 听到色情图片我看向了发言者，试图多听点小故事。

<[Handler]> 此外，塞巴斯蒂安，你查了一下你们从房东太太身上拿出来那个地址。它在北边，是一处仍有暖气供应的住宅，离它不远，附近最大的一处有电力供应的地方是杜鲁门高级中学。

<[Clubs J]> 一瓶子早就见底之后我有点焦虑，在制服里摸索还有没有备着的酒。

<[St. Sebastian]> 哦，嘿，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停暖？

<[Clubs J]> 猴子、猴子……人类返祖后会变成那种可怕形状吗？

<[Cabbage]> 在他们几人出发前我想那堆文件往哪存放比较合适，还是带在身上比较安全？

<[Handler]> 嗯，不能。塞巴斯蒂安，想来电力系统还没高级到那个地步。你只能监控，如果你想掐断，只能人到现场去掐。

<[St. Sebastian]> 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让同事上门掐暖气，这下真是寒冬了

<[Charon]> 我把掖着那沓文件递回卷心菜，让它把这玩意保管好。嗯……大学宿舍，高中教学楼，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初出茅庐就要经历一些穷凶极恶之事了。

<[Charon]> “那，走吗？”我看一眼表。

<[Seoul]> “咱们也走吧？”

<[Handler]> 约莫六点了。也许来不及吃饭了，饿着肚子行动吧。

<[Satsuki]> “走。”

<[Seoul]> 我拍拍警察和咲月

<[St. Sebastian]> “走吧”实在饿了就来一条士力架

<[Clubs J]> “被卡特上校找上门之前，我们也许会先被人道主义组织告上法庭。”

<[Clubs J]> 我估摸着周围的温度，觉得鼻尖已经没什么知觉了。

<[St. Sebastian]> “那不是早该上去了吗”我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Seoul]> 我祝大伙好

<[St. Sebastian]> 我也祝去仓储的同事们顺利

<[Charon]> 胃部在消化时会挤占大脑拿来思考的能量，过多的糖分还会令人困倦。我习惯保持一定的饥饿。不过没了吉普车，两条腿可有点……我拽一下小警察，让他把配车交了。

<[Cabbage]> 似乎没有合适的地方了，如果我接下来要和卡戎、梅花j他们去别的地方，要是遇到别的什么意外这些文件就麻烦了。好像绕了个圈又回去了……

<[Cabbage]> 总之我保证了这份文件在这段时间是没人会看到的……我自我安慰。我真想把它就地掩埋了……不如还是交给另外两位吧，建立完整的被保护物品柜。

<[Cabbage]> 我把文件交给首尔，表示如果你们要看管这些东西，那就都拿上吧。

<[Seoul]> “行吧，本来也就谁拿谁倒霉。”

<[St. Sebastian]> 那我把杜鲁门高中和房东家的情况都告诉同事，说如果顺路的话可以去看一眼

<[Cabbage]> “麻烦你了。”我这样说道，然后缩回比较亲切的北欧同胞们身边。

<[Charon]> 菲拉格里把警车钥匙给我了吗？

<[Seoul]> 那我也觉得东西都丢那儿了顺便去一趟吧，我征求一下咲月的意见。

<[Handler]> 好，那么卡戎和其他三人准备去拉方丹大学，并且半强行开走了菲格拉里的配车。

<[Handler]> 首尔和咲月准备开上后备箱里还有尸体的吉普车……去哪儿呢

1月6日，18:30，厄尔仓储

<[Seoul]> “咱们先去收东西还是先去那个地址啊？”

<[Handler]> 菲拉格里懵懵懂懂，你们上哪儿他估计都没什么意见。问题就是后备箱里的尸体这个事实让他在后座坐立不安

<[Satsuki]> “我想先把那些东西带着再去，毕竟带在身上比撂着不知道谁又去好吧？”

<[Satsuki]> “你觉得呢？还可以先把文件塞回去。”

<[Seoul]> “我觉得好。不错。咱们还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车上看东西。”

<[Seoul]> 我转过去问问警察还 ok 吗？

<[Handler]> 那么你们在路上买了备用电池，重新返回厄尔仓储。仓储仍然开放，不过你们可以过个警觉

<Evgeny> [Seoul]进行警觉 60 鉴定: D100=84/6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菲格里拉对你们不熟，他只点了点头，焦躁不安地检查手枪。

<Evgeny> [Satsuki]进行警觉鉴定: D100=9/80 成功，我见你在此路前行，却无从阻止你。祝你好运。

<[Handler]> 咲月在刚停车的时候就注意到仓储的街上有几个看起来是附近居民打扮的家伙，领头的个子很高，都拿着袋子，看起来似乎是在仓储里寻找没人看管的物资。

<[Satsuki]> 我立马指给首尔和小警察看，“怎么办？小警察能行吗？把他们唬住”

<[Handler]> 菲格里拉吓了一跳。“要是……开了警车就好了，他们是在干嘛？”

<[Satsuki]> “公务需要，不许靠近。”我招呼小警察，“你还成吗？”我看看他情况怎么样

<[Seoul]> “他们不知道还跟不跟警察讲道理。”

<[Seoul]> “总之咱们停车先劝导一下吧。编点谎话先。”

<[Satsuki]> “亮我们的身份能吓唬他们吗？”我扣扣身上的证件，“走，试试看”

<[Handler]> 那么你们在路边停下了车。

<[Seoul]> 总之我说着把车停下，往仓储里去，看看他们奔向些什么东西。

<[Seoul]> 我问问警察带证没有

<[Handler]> 首尔看见他们似乎确实只是来找物资的混混。他们正在一个个出入那些没人看守并被破坏了了的仓库。

<[Handler]> 菲格里拉紧张地点点头。

<Evgeny> [?]进行警觉 20 鉴定: D100=52/2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好像你们没有被发现。

<[Seoul]> 那太好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要不要我也装成混混反而搬了就走

<[Satsuki]> “走吧，我们直奔目标，不管他们，没道理我们不干涉他们偷东西他们还妨碍公务吧。”

<[Seoul]> “那确实是。”我们向雪掩埋的目标靠近

<[Seoul]> 我能看得到雪还盖着我们掩埋的东西吗？有没有裸露？

<[Handler]> 来个幸运 50

<[Handler]> 过一个就好

<[Satsuki]> 混混一共有几个，我跟在首尔后面四周查看

<Evgeny> [Seoul]进行 50 鉴定: D100=82/5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看起来混混大概有，三，四……好了不用数了。一共五个，他们刚从一个仓库里出来，和你们在仓库外探头探脑的时候撞到了一起

<[Handler]> “哎呦……等等，条子和 FEMA 怎么混一起了？还来仓库搞东西？”大高个瞅了你们一眼，突然看见了制服，乐了

<[Satsuki]> 我拍拍菲格里拉的肩膀，露出靠你了小警察！的表情，希望警察同志是法制的

化身

<[Seoul]> 我正在低着头疯狂想理由

<[Handler]> 菲格拉里展示了警徽：“公务在身，还请回避。”不过显然混混多看了他两眼然后开始大笑。“公务？大晚上的在仓库有什么公务，还带着两个 FEMA，你们不是该坐办公室吗？”

<[Seoul]> “这里放着本部门的文件，我也是为了加班连夜来取。”我拿出亚洲绝技点头哈腰双手合十笑脸逢迎

<[Seoul]> “大哥们给上班人一个活路吧。”

<[Satsuki]> “特殊时期，特殊职能，”我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为了快点让这个城市回到正规人手不够也是人之常情。”

<[Satsuki]> “早完工早下班，我们也没看见你们。”我跟着打哈哈

<[Handler]> 那么来个说服试试，你有 20%的加成

<[Seoul]> “对对对。”我低速挪动靠近保险箱。

<[Handler]> 菲格拉里看看你们又看看那群混混。被你们搞蒙了

<Evgeny> [Seoul]进行说服 40 鉴定: D100=58/4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FEMA 在仓库里头存文件？”混混乐了，不过看起来他们也不敢袭警，只是抓着你们两个，“那我们这群倒霉公民都要快冻死了，你们 FEMA 管不管啊？”

<[Seoul]> 我心想这儒雅吗白男。

<[Handler]> 我想……你们可以过个警觉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警觉 40 鉴定: D100=85/4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Seoul]进行警觉 60 鉴定: D100=41/6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Evgeny> [Satsuki]进行警觉鉴定: D100=52/8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好，那么你们发觉他们虽然都穿着冬天的衣裳，但腰下和胸前看起来都有不太对劲的凸起……也许是枪。

<[Satsuki]> 我的心里咯噔咯噔，群众工作没做过啊，情况很尴尬

<[Seoul]> 我看看我带钱了吗

<[Handler]> 你带了，可能因为准备出门。

<[Satsuki]> 我看看首尔的行为，我也跟着摸摸身上有钱吗

<[Satsuki]> 这啥工作啊，什么时候能下班

<[Handler]> 有的……你妈妈生怕你没钱花

<[Seoul]> 我掏出我全部的钱给大哥赔笑：“我们有消息说今晚路就通了哈，大哥们解除封锁了立刻吃点好的。”

<[Handler]> 菲格拉里也跟着摸了摸口袋……

<[Seoul]> 我举钱齐眉以示尊重

<[Satsuki]> 我观察一下对面的反应

<[Handler]> 为首的混混被你这一套操作吓了一跳，之后立刻眉开眼笑。显然他们也警惕着你们身边的警察。毕竟带枪和袭警是两种不同的性质……所以他借坡下驴，趁机各让一步，拿走你的钱，回头带着伙计们撒腿就跑

<[Seoul]> “好像不是最好的选项。”我愁眉苦脸。

<[Seoul]> 我愁眉苦脸地转身刨保险箱

<[Handler]> 菲格拉里哎呀了一声。“怎么拿公民财产……拉方丹的治安……真是对不起你，伙计，他们拿了你多少？我会想法子赔偿你的”

<[Satsuki]> 我感觉我脑瓜子嗡嗡的，看他们走了我把身上的钱匀一半塞首尔手里，“先拿着。。。这都啥事儿啊。”

<[Satsuki]> 然后跟着去看保险箱，希望它平安无事！

<[Seoul]> “你不用赔偿我真的。”我摇头“还不如说不知道是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成的。再者干这一行破财是经常的 ”

<[Handler]> 你们的保险箱似乎没事……好像被翻了，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毛毯或者罐头幸免于难

<[Seoul]> “都是我造的孽啊。”我打心里祈祷翻的人没事。我把它们塞回去和咲月一起搬走它

<[Satsuki]> 帮着搬保险箱，“没事儿就好，我们还要去下一个地方呢”

<[Seoul]> “这地方有夜间抢劫吗？希望没有。”

<[Seoul]> 那咱们把保险箱搬回车上跟警察挨着

<[Handler]> 菲格拉里帮着把一大堆东西塞进袋子里搬回车上。

<[Handler]> “这些都是你们的東西？”小警察还是没忍住问了，“都好怪啊！”

<[Seoul]> “这些东西，呃，你就是被人拿枪指着头逼着看也不能看也别问。”我摇头，开车，奔向那个地址

<[Satsuki]> “别问，别看，别知道。对大家都好。”我朝他竖个大拇指

<[Handler]> 菲格拉里乖乖地闭上了嘴。你们开车到了北区的一栋房子门前，看起来是只有一层和一个阁楼的的廉价房屋，典型的北区风格。房间里没有亮灯。

<[Handler]> “是这里吗？”菲格拉里左右看看

<[Seoul]> 我跟警察说要不你看着东西吧。

<[Seoul]> “出了事我们会尖叫的。”

<[Satsuki]> “你有配枪吗？”我问警察，“能不能保护好东西和你自己”

<[Handler]> 菲格拉里咬了咬牙。“我有枪，但是我不能看见你们两个公民陷入危险……只是我不知道里面会不会还是有……”他看起来又有点想干呕

<[Satsuki]> “哦天哪你已经够受罪了。”我摊手，“我们只是去看看而已，时刻想要下班呢，你别担心我们。”

<[Handler]> “那我在门口守着吧。”菲格拉里点点头

<[Handler]> 那你们蹑手蹑脚地直接过去？

<[Satsuki]> 我看看时间，现在几点了，路上有行人吗

<[Handler]> 现在约七点过一刻。街上想来没有太多行人，毕竟恢复电力的地方并不多。

<[Seoul]> 那我带两个 ied 走，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

<[Handler]> 希望还不至于。我想你有手电。

<[Seoul]> 我们就这样悄悄过去吗？

<[Satsuki]> “走吧。”我朝首尔眨眨眼睛

<[Satsuki]> 蹑手蹑脚下车往房子走

<[Handler]> 那么你们来到了房门口……门似乎没有关严，一丝热气从中涌出，混杂着一丝你们恐怕都不会喜欢的腥气

<[Handler]> 警觉

<Evgeny> [Satsuki]进行警觉鉴定: D100=49/8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Evgeny> [Seoul]进行警觉 60 鉴定: D100=36/6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你们听到头顶高一些的位置有不太对劲的“呼呼”声和沉重的拖拽声。

<[Handler]> 但是不确定声音来源。

<[Satsuki]> 我抓着首尔往后退几步再抬头看看，是天花板的位置传来的吗？还是二楼

<[Handler]> 不太确定……但房顶看起来并没有奇怪的东西。菲格里拉里看着你们，也看看房顶，做了个上方无事的手势

<[Satsuki]> “直。。直接踹开门？”

<[Seoul]> 我用我的海军知识打军队和警察通行的收拾暗语给大伙看:说不定在天花板上爬

<[Seoul]> \*手势

<[Handler]> 菲格里拉默默拔出手枪警戒

<[Handler]> 门看起来不是很结实。

<[Seoul]> 我朝咲月点头表示踹

<[Seoul]> 说着我就踹。

<[Satsuki]> 我紧紧摁住身上的消音手枪，不想在警察面前拔出来但万一事出紧要呢

<[Seoul]> 我看看，这土炸药的引线有可能放多长

<[Seoul]> 是工程炸药那种能放长线的吗

<[Handler]> 门应声弹开。似乎没锁牢靠。暖气设置得高得离谱，客厅里有股冲人鼻的血腥味儿。咲月的手电立刻照亮了里面的情况——两具不成样子的尸体，看起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儿，赤身裸体，身上有大片看起来是刀具造成的伤口，正在客厅中央缓慢腐烂，吃了一半的方便食品盒子丢得满地都是。

<[Handler]> sc0/1d4，来自暴力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97/79=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4=4 点,当前剩余 75 点

<Evgeny> [Seoul]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33/69=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69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不到。

<[Handler]> 首尔，你觉得 IED 可以拉出足够你们安全观看爆炸的引线

<[Seoul]> 那我像阿里阿德涅一样把线头放在门口然后放线走

<[Seoul]> “又有啊。”我放完之后仔细看看尸体有什么面部特征吗，我记下来。“之后轮到咱们拖地啦。”

<[Seoul]> 一想干脆让菲格拉里来看看

<[Satsuki]> 我感到大受震撼，虽然听了一些描述，但此刻我算是真情实感稍微理解了菲格拉里的心情

<[Satsuki]> 房间内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我朝天花板和墙壁照照

<[Handler]> 你们可以再过个警觉。首尔在男人的尸体边捡到了一个手机，语音信箱显示昨天晚上八点左右有一条语音信息。

<Evgeny> [Satsuki]进行警觉鉴定: D100=27/8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Seoul]> 虽然很残忍但他说不定能认出这是谁。“你知道他们吗？”

<Evgeny> [Seoul]进行警觉鉴定: D100=6/2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尸体看起来是普通的中年白人男人和他的女儿。两人看起来尸体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

<[Seoul]> 我拾起电话，播一下语音信息听听

<[Satsuki]> 我找暖气开关，给它先关了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理智 55 鉴定: D100=96/55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菲格拉里]获得了点数: 1D4=4

<[Handler]> 菲格拉里被叫了进来，然后对此场景表示极大的震撼，小伙子并不认识这两人，看起来他又想干呕了

<[Seoul]> 我赶紧把他推出去推出去

<[Handler]> 首尔打开了语音信箱。“嗨迪卡图尔先生，我是蒂尔达·哈斯汀。您妻子落下了点工具在我们这儿，她已经出门了，我能去您家把工具还给您吗？”

<[Handler]> 清脆可人的女声在安静黑暗的客厅里显得十分响亮。

<[Handler]> 就在这时，你们同时听到了头顶传来了古怪的“呼呼”声

<[Satsuki]> 我倒吸一口，混着血腥气的暖气，手电筒跟着招呼上头顶

<[Seoul]> 我放下炸弹默默往上看

<[Handler]> 咲月的手电朝上招呼，你们同时看见一只可怕的、没有眼睛、有着一对巨大的蝙蝠一样的耳朵、健壮的手臂和河马一样的上身、拖着一条尾巴、没有毛发的怪物从撕开的一角天花板朝下朝着你们扑了过来。它面部的主要空间都被一个巨大的圆形孔洞占据，咲月的手电照亮了它口腔内数排排列成同心圆的牙齿。它没有扑到你们，你们都躲开了。它用大猩猩一样的手臂在肮脏的地面上蹒跚而行。sc1/1d6，因为非自然

<Evgeny> [Seoul]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88/69=大失败，朋友，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63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21/75=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4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Evgeny>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Evgeny> san: -5 --> 63  
<Evgeny> [Seoul]获得了点数: 1D3=2  
<[Handler]> 你的临时疯狂症状：搏命，朝着最近的威胁发起攻击，无论威胁多么难以战胜，你会战斗到自己陷入昏迷、死亡或者被束缚，或者威胁解除  
<[Seoul]> ……我的战斗原理，不就是炸弹吗  
<[Seoul]> 我拉着咲月往门口跑：“菲格里拉里!打开门!你有打火机吗!”  
<[Seoul]> 我看看我有什么可以扔向怪物的  
<[Seoul]> 周围有什么东西吗  
<[Handler]> 有茶几。东西还挺多的。  
<[Handler]> 战斗顺序：怪物，首尔，咲月  
<[Handler]> “有！要干什么！”菲格里拉里慌张回答  
<[Seoul]> “点火!你点火!”  
<Evgeny> [怪物]进行爪击 60 鉴定: D100=85/6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Seoul]> “点我的引线!”  
<[Handler]> 这丑陋的灰白皮怪物冲向你们，扑了个空  
<[Handler]> 首尔，行动吧  
<[Seoul]> 虽然我很弱小但还是试图给他来一拳  
<Evgeny> [Seoul]进行 40 鉴定: D100=56/4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你没有击中它……它看起来皮糙肉厚的。菲格里拉里点上了引线，你估摸着大概还有一分多钟  
<[Handler]> 咲月行动  
<[Seoul]> 一分钟，火能到门口，咱们就能到门口  
<[Satsuki]> 我顾不得小警察还门口，拔枪射击怪物  
<[Handler]> 过射击  
<Evgeny> [Satsuki]进行射击鉴定: D100=30/80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Satsuki]> 我朝着怪物的手臂射击  
<[Satsuki]> 希望足以限制它的行动  
<[Handler]> 过个 d12 伤害吧  
<Evgeny> [Satsuki]获得了点数: 1D12=3  
<[Handler]> 那么第二轮  
<[Handler]> 引线继续燃烧。  
<Evgeny> [怪物]进行爪击 60 鉴定: D100=11/60 大成功，我们要粉碎乌云般的敌人，要把路上障碍全扫清！  
<[Handler]> 好那么……你觉得自己像是被铁棍撞击了一下，这家伙的胳膊还真的够像猩猩……你听见菲格里拉里冲进来的声音  
<Evgeny> [怪物]获得了点数: 1D4+1=3+1=4  
<[Handler]> 菲格里拉里冲进来开枪，点射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射击 40 鉴定: D100=48/4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他在黑暗中开了几枪, 没有击中, 但咲月发现怪物试图压着首尔的准头偏了一下

<[Handler]> 首尔, 你可以行动

<[Seoul]> 我要抱住他的一只手

<[Seoul]> 同时让咲月和警察跑

<[Seoul]> 过力量还是什么

<[Handler]> 那过个力量

<Evgeny> [Seoul]进行力量鉴定: D100=44/75 大成功, 我们要粉碎乌云般的敌人, 要把路上障碍全扫清!

<Evgeny> [怪物]进行力量 95 鉴定: D100=79/95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首尔死死地拉住了这怪物, 爆发出了惊人的动静

<[Handler]> 到你了

<[Satsuki]> 我继续对着怪物邦邦射击, 这次瞄准它的头

<[Handler]> 过个射击

<Evgeny> [Satsuki]进行射击鉴定: D100=21/80 成功, 看起来很有劲头啊, 达瓦里希?

<[Handler]> 然后过个 ra10

<Evgeny> [Satsuki]进行 10 鉴定: D100=93/1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 r2d10

<Evgeny> [Satsuki]获得了点数: 2D10=(6+5)=11

<[Handler]> 你又连开三枪, 怪物发出高亢的“呼呼”声。看起来是击中了胳膊一类的。

<[Handler]> 菲格拉里行动, 他再次连开三枪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射击 40 鉴定: D100=63/4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空了。

<[Handler]> 下一轮, 引线持续燃烧, 刚烧了不到一半

<Evgeny> [怪物]进行固定 60 鉴定: D100=100/60 大失败, 朋友, 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怪物被你抓着, 它试图举起自己好把尾巴——什么狗屁尾巴。菲格拉里和咲月的手电足以让你看清那是什么东西。轮圈褶皱的末端凸显出一根仿佛男人的玩意儿一样的家伙, 它试图把这根东西伸过来……但是被你死死地按住了胳膊上的枪伤, 它发出“呼呼”的叫声

<[Handler]> 因为它现在不能行动, 如果首尔继续摠着它那么下一个行动自动击中

<Evgeny> [Seoul]进行热尼亚,你来说 50 鉴定: D100=45/50 成功, 做的不错, 同志!

<[Seoul]> 我要继续摠着它。我咬紧牙关, 虽说东亚人讲就一个失节事大但能拖就拖吧。

<[Handler]> 那你坚持着继续拉着他!

<[Satsuki]> 他要拿着尾巴对首尔干什么玩意儿, 我皱眉举枪再连开三枪!

<[Handler]> 咲月行动, 你开枪判定可以击中

<[Handler]> 那

<[Handler]> ra10

<Evgeny> [Satsuki]进行 10 鉴定: D100=27/1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那继续 r2d10

<Evgeny> [Satsuki]获得了点数: 2D10=(8+1)=9

<[Handler]> 你又开了三枪, 击中怪物的头部

<[Handler]> 它看起来似乎被激怒了, 反复试图挣扎脱出首尔的控制

<[Handler]> 菲格里拉开枪。两枪过后他的子弹用光了。

<Evgeny> [菲格里拉]进行射击 40 鉴定: D100=90/4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么, 第四轮, 引线烧过了一半

<[Seoul]> 完了呀, 我要失节了呀

<[Seoul]> 我的失节和死都要来了

<Evgeny> [怪物]进行爪击 60 鉴定: D100=74/6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因为首尔还紧紧抓着, 怪物动弹不得

<[Handler]> 首尔行动

<[Seoul]> 我不玩了哥哥, 我要放开他的胳膊撒腿就跑了!

<Evgeny> [Seoul]进行运动 40 鉴定: D100=78/4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首尔试图飞速逃走, 但因为刚刚和怪物角力了一段时间, 你暂时还得从地上先爬起来

<[Handler]> 咲月行动, 你枪空了, 要换弹还是?

<[Satsuki]> 我冲上去拉一把首尔兄弟! 快跑啊!

<Evgeny> [Satsuki]进行敏捷鉴定: D100=24/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你一把把首尔从地上拉了起来

<[Handler]> 菲格里拉没有手枪了, 他试图抓起手边的凳子砸过去

<Evgeny> [菲格里拉]进行运动 40 鉴定: D100=36/40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菲格里拉用凳子猛击一轮。

<Evgeny> [菲格里拉]获得了点数: 1D6=5

<[Handler]> 菲格里拉猛敲怪物的脑袋, 随后丢下凳子, 跟着你们跑了出去

<[Seoul]> “你们救了我, 你们是我的英雄……”我要学着美国片女主说这个。

<[Handler]> 你们三人连滚带爬地爬过吉普车, 跑到街对面就地找了个墙当掩体

<[Handler]> 随后观赏了一下对面的宅子轰然爆炸的情景。菲格里拉看起来头都要愁秃了。

<[Seoul]> “我听说真男人从不看爆炸。”我一边看一边说。

<[Handler]> 吉普车没有被掀飞, 毕竟只是土炸弹……但是该怎么善后呢……这动静附近只要有人还是能听得见吧。

<[Satsuki]> “真男人不会招惹这些东西吧”我也扭头看

<[Seoul]> 我想想:“咱们得把它伪装成天然气事故吧。”

<[Satsuki]> “这(消音——)的, 我觉得我们被其他人找上之前卡戎会把我们先宰了。”

<[Seoul]> “现在还不能打消防电话。但消防一定会来。”

<[Satsuki]> “但这个破天气，为了取暖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不是吗？”

<[Handler]> 那么，在附近的人迅速赶到之前，你们打算做什么呢

<[Satsuki]> “走了，就当取暖爆炸吧。”我拽一下身边两个人，“回车上去”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法证学 40 鉴定: D100=73/4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么你们带着菲格拉里上车就跑

<[Handler]> 去哪儿呢？

<[Seoul]> 回拖车

<[Seoul]> 该回拖车了

<[Handler]> 那你们回拖车去。

<[Seoul]> “怎么办，咱们应该会被追来。”

<[Handler]> 菲格拉里更不安了。“追来？”

<[Satsuki]> “那怎么办.....”我看着首尔和菲拉格里，“不要车扛着箱子回去目标会不会更大”

<[Seoul]> 不管如何我先把绿箱那堆东西卸下去

<[Seoul]> “我把它牌照拆了，开到野地里炸了 ”

<[Seoul]> "这样尸体处理也省了。"

<[Seoul]> 我转转眼珠子“一定会被卡戎杀掉啦。但是没法了。”

<[Seoul]> 我招呼咲月快来卸货

<[Satsuki]>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姑且跑来帮忙卸保险箱

<[Seoul]> “应该冻不死我。”

<[Satsuki]> “要不一起去得了，扛东西还能换个手。”我有点紧张的看着首尔，“野地，你要上哪。”

<[Seoul]> “城郊，一切可能的没人的地方。”

<[Seoul]> “真的要一起去吗？”

<[Satsuki]> 我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起去吧，比一个人死了强。”

<[Seoul]> 我感动得哭了，那不回拖车了，开，往城郊开。

<[Handler]> 你们朝北开了没多久就走不动了。前面的路至今没有清理冰雪。

<[Satsuki]> 这里周围环境怎么样

<[Seoul]> 那炸不掉了，尸体真麻烦。

<[Seoul]> 我也看看周围环境。

<[Seoul]> 我想了想，先把发动机熄火，然后拆下打火处的钥匙孔抽出电线。

<[Handler]> 是破旧的民居区，不过看起来可能在附近的人并不多，这里停电停水，天气又这么冷，居民应该到附近找避难所去了。

<[Seoul]> 然后我能用我的机械知识让这辆车漏油吗？

<[Satsuki]> “在这里炸车，看起来烧车取暖吗？”我脑子一抽，“好奢侈”

<[Seoul]> “在这里大概不能炸，”我想得头都疼了。“只能伪装成流氓偷车丢弃了……尸体就该刚刚扔进爆炸场里去。”

<[Seoul]> “等我干完了咱们下货吧？”

<[Seoul]> 对了，我还要把牌照拆了

<[Handler]> 嗯，你可以把油箱凿坏

<[Satsuki]> 我点点头，“好....你好会.....”我露出前辈好厉害的钦佩眼神

<[Handler]> 那么你们拆了拍照.....

<Evgeny> [菲格拉里]进行法证学 40 鉴定: D100=44/40 大失败，怜悯有何用处？

<[Handler]> 菲格拉里试图帮忙抹除一些痕迹，比如指纹什么的.....但是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总之车被他不小心彻底把电瓶弄坏了。

<[Satsuki]>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打开后备箱看看尸体

<[Seoul]> 我跟着咲月去搬尸体出来看

<[Handler]> 嗯.....后备箱里有一具已经被枪击打得瘪了的，腹腔内是炸开的亮橙色粘液的老妇人，一具已经胸腔和腹腔内完全空了的看不出形貌的、没有下体的男人尸体，和一具情况和上者差不多，但已经发出难闻的腐臭的尸体以及一具脑袋被炸开了的裸体男人的尸体

<[Handler]> sc1/1d4 罢，来自暴力

<Evgeny> [Seoul]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17/63=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62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19/74=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73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Satsuki]> “这.....这什么.....”

<[Handler]> 那么你们可以考虑要怎么做了

<[Seoul]> “我不想知道.....”我立刻转身，让警察看着绿箱里的东西去

<[Handler]> 警察因为搞熄火了车很愧疚，蹲在一边看着东西

<[Seoul]> “不过不看也得看，我的想法是肢解了、带走牙齿、然后焚烧。”

<[Satsuki]> “挺好的，别让他过来。”我小声逼逼

<[Seoul]> 说着我看看漏了的油还能不能蹭到装尸体的袋子上，好歹够我引个火

<[Satsuki]> “干这个任务总是要处理尸体吗？”我皱眉，“需要什么其他工具吗”

<[Handler]> 引火是够的。

<[Seoul]> “你要用你的大手电筒狠狠地砸他们的脸，牙碎光最好”

<[Seoul]> 我回忆我看过的暴力电视剧

<[Satsuki]> 那我举起我的大手电筒，心里咯噔咯噔

<[Seoul]> 我看看我身边或者车上有没有刀。

<[Seoul]> 好像我也有手电筒，我也来帮忙砸

<[Handler]> 你有手电筒，也可以和警察要他的警棍？

<[Seoul]> 那要吧。

<[Seoul]> 我能过幸运看看车上有没有谁留下的刀吗？

<[Handler]> 可以

<Evgeny> [Seoul]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19/5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 是否仅仅幻梦一场? 还是说, 本无确切可言?

<[Handler]> 你也借到了警察的警棍。菲格里拉看起来严重自闭了。

<[Handler]> 那你找到了刀。

<[Satsuki]> 我先用手电筒给老妇人的脸来一下吧

<[Seoul]> 我抱抱警察。他当初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来的。

<[Seoul]> 我也用电筒朝着男子的脸狠砸下去。

<[Handler]> 不用, 你们砸了

<[Handler]> 非常利落地处理了脑袋

<[Handler]> sc0/1,吧, 来自暴力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59/73=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73 点

<Evgeny> 坚持住, 我的同志, 你做得到。

<Evgeny> [Seoul]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32/62=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0=0 点,当前剩余 62 点

<Evgeny> 坚持住, 我的同志, 你做得到。

<[Satsuki]> 今晚真刺激, 这么一比面前的尸体居然显得没什么了.....

<[Seoul]> 我十分麻木, 然后抠走尸体里的牙齿。

<[Satsuki]> 还有其他刀吗? 我也车上看看

<[Seoul]> 接着拖着尸体找一个背人背风的地方, 拿出刀开始肢解这个男子的尸体。

<[Handler]> 幸运吧那

<Evgeny> [Satsuki]进行幸运鉴定: D100=46/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那, 首尔, sc1/1d6, 因为暴力

<Evgeny> [Seoul]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85/62=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2 点,当前剩余 60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Satsuki]> 我也带着老妇人的尸体走向首尔, 天哪, 妈妈知道我在干什么一定会心碎的.....

<[Satsuki]> 我拿着刀从关节开始卸

<Evgeny> [Seoul]获得了点数: 1D10+2=3+2=5

<[Seoul]> 我一边拆一边希望太阳公公快出来。

<[Seoul]> 五个小时之后我把它们塞回蹭过汽的油袋子里去, 盖上我的大概多少有血的 FEMA 制服, 放火

<[Satsuki]> 我麻木的看着首尔操作然后跟在旁边有样学样

<[Seoul]> 至于牙齿我放在绿箱那堆东西里

<Evgeny> [Satsuki]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86/73=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3 点,当前剩余 70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Handler]> 那么你们这么做了，在凌晨两点钟左右终于结束了这一切令人麻木的工作  
<[Seoul]> 最后我请菲格里拉来消除一下证据，他好像很擅长  
<[Satsuki]> “还好吗？”我招呼他一下  
<[Handler]> 菲格里拉大概是冻得厉害又哭了半天。  
<[Satsuki]> 抱着他给他用力搓搓搓，搓暖和一点  
<[Satsuki]> “好小伙子！你今晚真的很不错了。”  
<[Satsuki]> 我一边回想自己教官的口吻一边安慰他  
<[Seoul]> “以后不会都有这种事的!肯定没有了!”  
<[Seoul]> 我把他拉起来说烧那个很暖和的你得暖和一下了，不然待会儿咱们回不去了  
<[Satsuki]> 都走到这了只能寄希望于菲格里拉，我帮着薅他到火边  
<[Handler]> 菲格里拉看起来更难受了  
<Evgeny> [菲格里拉]进行法证学 40 鉴定: D100=73/4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要工作的欲望……  
<[Handler]> 总之你们凑合着做完了工作  
<[Seoul]> 我也哭了，我说你已经尽力了  
<[Seoul]> 咱们搬东西跑吧!  
<[Handler]> 那么你们扛着东西准备走人  
<[Satsuki]> 赶紧跑  
<[Seoul]> 快走吧

1月6日，18:30，拉方丹大学

<[Charon]> 征用小的公共财产，保卫大的。我做得极其顺手且心安理得，一打方向盘朝拉方丹大学的校园开过去。  
<[Clubs J]> “抱歉、但是谁还有酒吗？”我低眉顺眼的看着车上的其他人。  
<[Satsuki]> 我赞成首尔的提议  
<[Cabbage]> 我评估一下梅花 j 的状态，看上去还能继续喝吗？  
<[St. Sebastian]> 我可以精神分析梅花 j 吗，虽然我的精神不太好  
<[Handler]> 他看起来，呃，可能刚睡醒没多久，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Charon]> “我不建议拿酒精作为汽车炸弹的引燃剂，燃烧速度太不可控。”我头也不回，把油门的速度踩到最大，在夜色下的大街小巷上疾驰。  
<[Handler]> 比起酒说不定更需要一剂兴奋剂。  
<[Clubs J]> “对不起，但不是炸弹需要酒精。”我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考虑着警车有没有

装配防冻液

<[Handler]> 过了一会儿，你们开车穿过了南区的灯火通明——商业区和富人区已经恢复了日常生活，喧嚷的街道上店铺也纷纷开了门。酒吧、夜店……

<[Charon]> “……你要喝酒？”我瞥了一眼后视镜，从梅花J的脸色估摸了一下他的精神状态。真够呛的。“也不是不行，只要你待会精神点，别这么病怏怏的。”

<[Cabbage]> 我缓缓从包里抽出来那瓶为了各种应急所备的黑死酒。

<[Clubs J]> 我的鼻子动了一下。

<[St. Sebastian]> 我坐在座位上，陷入沉思，一种放空的宇宙猫猫头

<[Charon]> 那么我依然把油门踩到底，眼也不眨地经过了酒吧和夜店。这辆车太显眼，停靠在附近买酒只会引起过度的注意。“别让生理需求耽误你的工作，嗯？”

<[Clubs J]> 我像刺猬闻到了苹果味儿一样，一边搓自己的鼻子一边不住的瞟那瓶酒，完全没听到卡戎的话：“我可以借一点吗，嗯……可能不是一点。”

<[Cabbage]> “可以喝一点。”我拿着酒扭开了瓶盖，但不打算递给他。

<[St. Sebastian]> 我心里想北欧人都这么爱喝酒吗，好可怕

<[Clubs J]> 我伸出的手又沮丧的缩了回去，考虑到对方的身高，稍微弯了下腰然后张嘴。

<[Handler]> 你们没多久就开到了目的地。麦克菲力楼这里不远处你们就能望见通往赫斯顿大桥的公路，宿舍楼大厅里没人，不过你们注意到黑板上有一条今夜五楼狂欢的字样，周围还画了个花边

<[Cabbage]> 我往后挪了挪坐直一些，抬高手臂给他喂了两口……北欧人应该都喝得惯吧？

<[St. Sebastian]> 好哦，今晚你们要停暖气，我心里愤愤地想着。来吧，来吧，你们楼的供暖又要出问题咯。让我找一下有没有主供应系统可以停的

<[Charon]> “到了。”我一脚刹车，也不管会不会有同事被涌起的酒液呛住。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把这辆车停稳，军火都分到适合的人手里，就锁车靠近宿舍楼。

<[Clubs J]> 我感觉酒精逐渐填补了我血液中空缺的一部分……

<[Clubs J]> “咳咳咳咳咳咳！！”

<[Charon]> 哈。这阵咳嗽让我有点高兴，我甩上车门，调试望远镜，看看五楼的阳台上有没有疯狂的学生赤裸着身体？

<[Cabbage]> 我赶紧收回酒杯盖上瓶盖塞进背包，动作行云流水，可能让他撞到酒瓶了。

<[Handler]> 塞巴斯蒂安来找主供应系统……呃，过个电工试试

<[Handler]> 这里应该会有一间供电间，只是在建筑的哪里呢？

<[Cabbage]> “呃，汽油面包味。”我拍拍梅花J给他顺个气，解释了一下那玩意的味道。

<[Clubs J]> 我不但被呛到，还是被烈酒呛到，一时间脸上被各种混乱的液体覆盖……还让瓶子创了下额角。

<Evgeny> [St. S]进行电工鉴定: D100=52/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Clubs J]> 我把脸缓缓埋进两只手里，并感受到后背上还有点人情味的安慰。

<[St. Sebastian]> 我一脸沮丧地开始玩黄猫的头发

<[Cabbage]> “你还好吗？”我心无愧疚，甚至出让了两口原装的冰岛黑死酒。我继续给他

顺气，心里已经想要下车了。

<[Clubs J]> 我找点卫生纸擦了一下湿漉漉的老脸：“好多了，谢谢。我们到了？”

<[Charon]> 我的同事磨蹭什么呢？我毫无罪魁祸首的自责情绪，有点暴躁地敲了敲车窗，让上面的人赶紧滚下来。干活了，真够慢的。

<[Handler]> 塞巴斯蒂安转了一圈，你没在楼外看见供电箱……也许楼内是有供电间的。

<[Cabbage]> 既然能回答了那就是没事了，我动作迅速地下车。

<[Charon]> 我瞧瞧周围的摄像头，都在什么位置？

<[Handler]> 卡戎没看见五楼的阳台有没有学生裸体。毕竟天怪冷的。

<[Clubs J]> 我跟着下去，四处看上一周，看样子街上的可怜人们还不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

<[Handler]> 基本是普通的对宿舍门口的监控。

<[Cabbage]> 这儿居然连管理员都没有，有很多学生进来开派对吗？

<[St. Sebastian]> “要不然说他们之前的供暖系统并没有修好，还有隐患？我们就是来修理这个隐患的”我思索

<[Charon]> 我停顿了一下，拉开驾驶座找找车筐里有没有口罩或者太阳眼镜。

<[Handler]> 幸运 50 请

<[Charon]> “作为说辞可以，但我们迟早会暴露身份——只要这玩意响起来。”我把枪袋暂时丢在驾驶座上，俯身钻进去找。

<Evgeny> [Charon]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19/5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St. Sebastian]> “你说得对”我点头，我有能力像电影黑客一样啪啪啪黑掉监控吗？学生死了的同时监控会丢失这不是常识吗

<[Handler]> 那么你找到了一副墨镜和几只口罩

<[Clubs J]> “至于电箱，如果能伪装成它自己短路的也许更好，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技术没什么了解。”

<[Charon]> 我把墨镜递给……卷心菜。他看起来和这玩意最搭调，出现在年轻人脸上也不突兀。戴好口罩，也丢给剩下其他人每人一副。

<[Handler]> 嗯……显然你的技术是计算机一类的，如果你能找到闭路电视总机并且连上去那应该轻而易举。或者你可以直接用电工技能给它切了。

<Evgeny> 电工 : 0

<Evgeny> 电工 : 0

<[Clubs J]> 我带上口罩并遮住通红的鼻子。

<[St. Sebastian]> 我揉乱头发戴上伪装，思考一下自己大学的保安室闭路电视一般在哪里

<[Cabbage]> 我接过墨镜和口罩，短暂地评估了一下这幅墨镜的时尚度，利落地戴好……也许我看起来像个坏蛋。

<[Clubs J]> 我觉得他看上去像生病了，真可怜，他干这行迟早要干进医院……

<[Charon]> 我没忘记把 FEMA 的制服外套脱下来揉成一团，塞到座位底下，把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也弄乱了点。我瞧瞧，宿舍楼门口有什么看守吗？

<[St. Sebastian]> 对，有没有什么管理员之类的人在？

<[Cabbage]> 我也把外套脱了丢座椅上，露出了我的时尚潮男本质——我自信起来了。

<[Clubs J]> 我也把外套叠好放椅子上……我觉得自己的发型并没有什么伪装的意义。

<[Handler]> 宿舍楼门口似乎没有看守。也许在放假。

<[Charon]>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咳嗽一声，整个人的身形顿时松垮了起来，朝不良青年那种肆无忌惮的方向靠拢。我拎好装霰弹枪的袋子，尽量避开摄像头，寻找这栋楼的电箱。

<[St. Sebastian]> 我跟着卡戎，四处搜寻有无保安室和监控电脑

<[Handler]> 嗯……塞巴斯蒂安觉得闭路电视一般和供电间靠的比较近吧。

<[Cabbage]> 好精致的梅花 j 不愧是兰斯洛特。我自愧不如，可能因为这外套不值得我如此呵护。我活动了一下身体，让身体暖起来。我往宿舍楼的楼道口望，有向下一层的楼梯吗？说不定很多东西被放在了地下室。

<[Clubs J]> 我觉得他真是和标准的犯罪分子越来越靠拢了，也许还差根斜叼的雪茄，他现在看上去真的要去炸金门大桥。

<[Handler]> 那么你们在一楼的角落找到了供电间和闲人勿入的牌子。

<[Handler]> 宿舍楼的地下室……有的，但看起来下面是自行车库。

<[Cabbage]> 我收回视线迈着花花公子般的步伐和大家往角落供电间去了。

<[St. Sebastian]> 太好了，巧了吗这不是

<[Clubs J]> 我颓丧的跟在后面，也许我什么都不用做、看上去就自然而然的像一个刚嗑过的死亡重金属歌手。

<[St. Sebastian]> 你确实是。)

<[Handler]> 那么，供电间锁了

<[Cabbage]> 那么我掏出工具开始撬锁，希望几位充当人墙给我遮一遮。

<[Charon]> 我整理了下口罩，让它严丝合缝地贴住鼻梁和下巴，人高马大地站在旁边，等着墨镜卷心菜撬开供电间的门锁。

<[Clubs J]> 高大的我遮蔽住他

<[Handler]> 从一楼来看，麦克菲力楼的样式是标准的两侧各有走廊，中央有大厅的公寓形式，一楼没有学生住宿，而是健身房和图书室之类的设施。今天居然没有学生呢。

<[Clubs J]> 我看一眼现在的时间，也许他们的派对会在夜更深的时候吧。

<[St. Sebastian]> 很不对劲啊，难不成全体集合在五楼了？或者其他学生被赶走了？我一边想一边努力遮住卷心菜

<[Handler]> 卷心菜过一个敏捷

<Evgeny> [Cabbage]进行敏捷鉴定: D100=27/85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那么卷心菜轻而易举弄开了供电间的门

<[Cabbage]> “好了。”我往旁边挪挪，已经在收拾工具了。

<[Clubs J]> 我从外面稍稍看一眼里面有没有监控。

<[Charon]> 我请他让让，凑到变电箱前头。我要根据标签和电线的排布，试着判断哪些电路对应着监控，哪些保障了供暖系统的电力。

<[St. Sebastian]> 没事嘛，有我也给删了，让我看看有没有闭路电视

<[Handler]> 梅花 j 觉得里面并没有。不过这些复杂的电路看起来颇有规律……也许。塞

巴斯蒂安找到了闭路电视。卡戎还在对着一大堆电路挠头。

<[Clubs J]> 那么高大的我严丝合缝的挡在门口了，静候他们折腾完。

<[St. Sebastian]> 我首先回看本楼今天的监控，看看有没有异常

<[Cabbage]> 我收拾完东西自觉把风，虽然这里连人都不见几个，真奇怪。我四处打量这座大厅，这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看看现在大学生都在做什么。

<[Handler]> 那卡戎和塞巴斯蒂安都过个智力

<Evgeny> [St. S]进行智力鉴定: D100=69/55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Charon]进行智力鉴定: D100=20/65 成功，看起来很有劲头啊，达瓦里希？

<[Handler]> 供电间在走廊尽头。卷心菜四处转了一圈，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大学宿舍设施，杂志图书室健身房沙发绿植一类的。

<[Handler]> 塞巴斯蒂安和卡戎操作了一会儿闭路电视。你们看了一会儿……嗯，大约在下午五点五十分，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前，你们注意到两个熟悉的漂亮女孩儿走进了麦克菲力楼

<[Handler]> 没有。不过卷心菜可以过个警觉

<[Cabbage]> 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学生进入宿舍楼吗？

<Evgeny> [Cabbage]进行警觉鉴定: D100=98/6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St. Sebastian]> 那时候宿舍就是空的吗？

<[Handler]> 不是，下午的时候看起来学生正常出入。

<[Charon]> “该死的……是蒂尔达和梅格蒂。”我把门外的人喊来，认认这两张漂亮的小脸。如果里面不会伸出畸形海葵一样的触须抱住你的脑袋就更好了。

<[St. Sebastian]> 那从什么时候起宿舍空荡荡了？学生是都出去了还是都上去了

<[Clubs J]> 我低下头绕过门槛。天，这两张漂亮的脸现在看上去真够吓人。

<[Handler]> 似乎从五点半起就没有学生再出去了。也许是一场狂欢宴会在准备呢。

<[Clubs J]> “也许我们来的已经晚了……你们觉得大概有多少学生没能下来？”

<[St. Sebastian]> “可能都在准备派对，毕竟黑板上有宣传…她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吃那么多学生吧，吧”

<[Charon]> “全部？”我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个沉重的揣测。毕竟楼里现在安静得像墓地，还是集体合葬的大公墓。我再找找供暖系统的电线。

<[St. Sebastian]> 那我摇摇头，能不能试着替换今天下午我们来之后的监控画面？反正宿舍里没有人，静止画面就完事了

<[Handler]> 嗯，卡戎也可以过个警觉

<Evgeny> [Charon]进行警觉鉴定: D100=74/7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77/70 大失败，朋友，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塞巴斯蒂安过智力吧

<Evgeny> [St. S]进行智力鉴定: D100=63/55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嗯，供电间里有着不轻的电力系统的底噪。塞巴斯蒂安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绊了一下，不小心扯掉了一束电线

<[Handler]> 过个幸运 50

<[Handler]> 过

<Evgeny> [St. S]进行幸运 50 鉴定: D100=96/5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Clubs J]进行警觉鉴定: D100=56/50 失败,

<[Handler]> 那么塞巴斯蒂安一把拉下来……闭路电视啪一下关了。

<[Handler]> 你把闭路电视的电线拔了。

<[St. Sebastian]> 我玉玉了, 心情很差, 那就干脆不让他录像好了! 全删了!

<[Handler]> 那你拔了。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

<[Handler]> 你不确定哪个是, 不过可以过个智力或者全拔了

<Evgeny> [Charon]进行智力鉴定: D100=81/65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Clubs J]> 我缓缓的蹲到地上, 开始理解这些电线。

<[Handler]> 来, 智力

<[Charon]> 我盯着这些错综复杂的电线。电工维修的技能, 似乎不能从以往受过的破解安保系统的特训中触类旁通。我让位给梅花 J 好好打量, 实在不行, 就全扯下来算了。

<[St. Sebastian]> 我默默把闭路电视重启, 删掉今天的内容, 然后再全拔掉

<Evgeny> [Clubs J]进行智力鉴定: D100=96/9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Clubs J]> “嗯……全拔了吧。”我看着电线的颜色, 只觉得红的一会儿变成紫的一会儿变成蓝的, 看来冰岛酒劲儿还是大。

<[St. Sebastian]> “你喝大了”我更玉玉了, “好吧, 全拔了”

<[Handler]> 那么你们动作飞快地把电线全拔了。

<[Handler]> 随着几声电力系统飞速运转的声响, 整栋大楼陷入了黑暗, 你们听到楼上有学生高声叫了几句什么。只有应急灯和安全出口灯牌还亮着。

<[Cabbage]> 也不知道他们这时间都忙活了什么, 但看起来效果还不错。不过这样会不会很快就有人来检修……我回到了供电间。

<[St. Sebastian]> 人还活着! 太好了, 我的心安了下来, 希望他们能离那两个女魔头远远的, 我搓了搓手

<[St. Sebastian]> “准备干大的了?”

<[Clubs J]> “听这动静, 也许她们还没来得及用餐。”我看了眼卡戎的包, 觉得也许还没到那个使用重武器的程度。

<[Handler]> 那么你们现在是要做什么?

<[Charon]> “上楼吧。人还活着当然是最好的, 起码我们赶在了骚乱发生之前。”我把变电箱的电线胡乱塞回去, 关好门, 放轻脚步沿着楼梯上到五层。

<[Cabbage]> “不好意思, 我们要干什么?”我适时插入话题, 低低举起手。

<[St. Sebastian]> “走着”黑暗和混乱是最好的掩饰, 我带着怨恨的目光看一眼自己得了 F 的闭路电视, 转身上楼

<[St. Sebastian]> “楼上有两个嘴里有异形的女人在开派对, 你明白, 非自然事件”

<[Clubs J]> 我跟在后面, 小声给紫甘蓝形容楼上那两个美女的样貌, 以及见到了用炸药可能比手枪更管用。

<[Cabbage]> 我打了个 ok 的手势, 悲伤地表示那些玩意实在难以运输。

<[Handler]> 你们上楼的时候和一个学生擦肩而过。他打着手电筒，看起来醉醺醺的。“哟……你们是住楼下的？……怎么停电了？还没玩够呐。你们怎么没上来玩儿？”

<[St. Sebastian]> “我上学期挂科了”发出淡淡的声，亚洲人看起来就是年纪小，“我也想玩啊，我也想，现在都停电了我也不看书了我就要上来玩！唉，兄弟，现在上面有啥好玩儿的？”

<[St. Sebastian]> 一副你歇斯底里的成绩很拉的卷王的模样

<[Clubs J]> 我往更暗一点的地方凑凑。

<[Charon]> 我拉了拉口罩，把需要应付的场面交给货真价实的年轻人。再怎么改变身形，嗓音上的沙哑也很难掩盖……我确实离学生时代太遥远了。

<[Handler]> “大家都在大厅里头喝酒呢……”他醉醺醺地打量了你两眼，没认出来你是谁，“停电了怎么喝？暖气停了，很快就冷了……我下去打个电话叫检修……”

<[St. Sebastian]> “哦，不用了”我跟他，说，“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当时突然停电吓我一跳”

<[St. Sebastian]> “那其他人还接着喝不？就派你过来打电话还是干脆散场了，估计那帮负责维修的人很快就会到”

<[Handler]> “伯格曼不够意思，他早早跟姑娘们玩儿去了……”他醉醺醺地扒着你，“你打过电话了？那就行……我看他们还挺来劲的嘛，尤其现在楼里漆黑的……估计还在闹呢。”

<[St. Sebastian]> 我搀扶一下他，“听说那个蒂尔答和梅格蒂也来咯？她俩有够可爱的”

<[Cabbage]> 抛除非人类事件的部分，这是我经常不理解外国人的点，联谊派对简直是社恐地狱啊！尽管很多事情一些姑娘并不在乎你是否健谈，她们更希望你闭嘴。

<[Handler]> 喝大了的男大学生笑起来了，“什么嘛，你喜欢那俩艺术院的姑娘？她们今天可是大明星哟。”

<[Handler]> “好小子！加把劲儿！把她们从伯格曼屋里弄出来！”男大生拍了你一下屁股

<[St. Sebastian]> 我内心毫无波动，怎么拍我屁股!!! 不过演还是要演的，露出一副青涩大学生的表情，“哼…就他伯格曼？好小子，借你吉言！”

<[Handler]> 仿佛他这时候才看见你身后好像有别人似的，“哎呦……这是谁啊，你们都在宿舍里头学习？太无聊了吧兄弟。”

<[Clubs J]> 我慢慢悠悠的从他身旁走过去，然后转身，试图通过无耻的偷袭敲晕这个小倒霉蛋。

<[Handler]> 那徒手搏斗

<Evgeny> [Clubs J]进行徒手搏斗鉴定: D100=46/8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St. Sebastian]> 好，一个醉汉敲另一个醉汉，完美！

<[Clubs J]> 醉汉醉懂醉汉，我想他醒来的时候只会觉得是断了片。

<[Handler]> 那你邦一下给他揍趴下了，男大生滚下……没有滚下楼梯，摔进了塞巴斯蒂安怀里

<[Clubs J]> 我觉得他们这个样子挺好，没有搭把手的意思，捡起来掉落的手电筒。

<[St. Sebastian]> ？？？？怎么给给的，好吧，那我拍拍大学生，给他拖到哪个角落去，有空再联系啊男大生

<[Charon]> 嗯哼……还挺顺利。甚至有些微妙的火花在大学生之间闪烁呢。我抬脚绕开昏

迷不醒的正牌男大生，这时候睡过去是件好事。

<[Handler]> 你把男大生拖下楼梯角落

<[St. Sebastian]> “接下来怎么说？我们肯定不能当着大学生们的面处决怪物”

<[Clubs J]> 我用手电筒照照楼梯，也许我们该抓紧时间了，伯格曼的储量不一定够用……不，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没事。

<[Handler]> 你们打着手电上了五楼——好家伙。简直是一场卡里古拉式的派对。男男女女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或者沙发上喝酒，地上到处扔着乱七八糟的食品盒子或酒瓶。突如其来的黑暗似乎没有影响到大学生们的狂欢热情，相反他们好像更放肆了，甚至你们的手电一扫就能看见有女孩和女孩在热烈拥吻，互相爱抚……也行。大学生真狂野。

<[Clubs J]> 我听听附近的动静，判断一下伯格曼带着两女可能去了哪里？

<[Handler]> 不知道。可能是某个宿舍吧，毕竟看这个情况大家喝多了回屋来一发不是很正常。

<[Clubs J]> 我缓缓退出去，开始听附近的宿舍的动静。

<[St. Sebastian]> 我也听听看宿舍

<[Handler]> 一扇门……里面有男女激烈的叫声……又一扇门……叫声……一扇门……安静的，真好……一扇门……叫声……

<[Cabbage]> 我平静地震撼，有点羡慕。

<[Clubs J]> ……没有格外惨烈一点的吗？

<[Handler]> 你们听到有人还跳上大厅的桌子开始诗朗诵呢。好正常。

<[Cabbage]> 我想了想自己有多久没约了，如果还回得去是得好好享受一番。我也到处听听，有没有人说到诺伯曼的名字。

<[Charon]> 我沉默了半晌。只是普通的性事……再惊世骇俗，也比谁的脑袋被咬掉了好。我的目光短暂停留在那些男女脸上，大厅没有，就拉开楼道里那些宿舍的门，直到揪出那对姐妹花为止。

<[Handler]> 那过个警觉好了

<Evgeny> 警觉：70

<Evgeny> 警觉：70

<Evgeny> [Charon]进行警觉鉴定: D100=84/7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Evgeny> [St. S]进行警觉鉴定: D100=77/70 大失败，朋友，我们面临艰难的挑战呐。

<[Handler]> 你们尽量不引起学生注意地在走廊上悄悄行动。一扇门一扇门地听到底哪间宿舍会有痛苦的要死的学生的呼叫声。一直到走廊的末端，卡戎和塞巴斯蒂安仍然没有发觉可疑的地方……这时你们同时听见一扇门打开的声音，走在边上的塞巴斯蒂安感觉自己被一双胳膊拽了过去

<[Handler]> 过个理智

<Evgeny> [St. S]进行理智鉴定: D100=34/5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你拿着手电吗

<[St. Sebastian]> 我好像没拿？

<[Charon]> 我立刻抓住圣塞的另外一条胳膊，用上最大的力气把他往外拉。

<[Handler]> 那么你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你，至少这时胳膊还是人形……熟悉的温暖的混着血腥气味的空气扑进你的鼻腔，但此时你至少坚持住了没有尖叫

<[Handler]> 卡戎力量

<[Charon]> “嘿，过来搭把手！”我朝其他人大喊。

<Evgeny> [Charon]进行力量鉴定: D100=5/75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Clubs J]> 我赶紧跟着冲过去，下意识用手电照向室内。

<[Cabbage]> 我闻声立马跑去拉人。

<[St. Sebastian]> 我撑住了，今天的经验告诉我死也不能张嘴，好，起码找到她们了…

<[Cabbage]> 我毫不知情，完全不明白他们今天还遭遇了什么，幸好卡戎发现得早……

<[Handler]> 梅花 J 照亮了室内……哈。现实版本的肉体祭。两具赤身裸体的尸体……男的和女的躺在屋内的地毯上，皮肤表面被用颜料画出了古怪的彩绘。抓着塞巴斯蒂安和卡戎角力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英俊男生——已经看不出英俊的面孔了，因为他嘴中伸出一根巨大的、深红褐色的、约有 2L 矿泉水瓶粗的、带着四根骨刺的阳具状物体，正在拼命试图伸进塞巴斯蒂安嘴里

<[Charon]> 我使劲扯着圣塞不放，把他往门口的方向拖。“开枪！快！！”

<[Charon]> 现在可顾不上掩盖动静了，喝高了的大学生擦枪走火也很正常吧。

<[St. Sebastian]> 我顺着卡戎手电筒的灯光看去，心跳差点漏掉一拍，天公伯呀！你今天到底还要我遭什么罪！！

<[Handler]> 而在他身后，两个长发的漂亮姑娘正在尸体旁调色颜料。听到你们的声音，她们从尸体边抬起头来，看到你们，你们认出这便是蒂尔达和梅格蒂……她们看起来可真是惨不忍睹。她们不着寸缕，青春苗条的身体上满是自残的伤痕，看起来似乎互相从身上切掉了不少肉片，甚至进行了部分躯体的剥皮。更让你们觉得可怕的是，她们似乎不觉得疼痛，脸上带着一种红晕混杂着愉悦的表情。随后，她们朝你们扑了过来

<[Handler]> sc1/1d6 吧

<Evgeny> [Clubs J]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94/44=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1 点,当前剩余 43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Cabbage]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20/60=成功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59 点

<Evgeny> 坚持住，我的同志，你做得到。

<Evgeny> [St. S]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84/50=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6 点,当前剩余 44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Evgeny> 已进入临时性疯狂。

<Evgeny> 您的意志令人赞叹，但您的时间到此为止。此处不是终结，此处不是解脱。

<Evgeny> [Charon]的理智检定结果:  
<Evgeny> 75/51=失败  
<Evgeny>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6=2 点,当前剩余 49 点  
<Evgeny> 莫再向前。  
<[Clubs J]> 还好不是灵长类又一次返祖, 我的脑袋还算清醒, 立即掏枪对着抓着亚洲人的男子连开三枪。  
<[Charon]> 我仍然记得把宿舍的门反锁。只要别有倒霉蛋突然闯进来, 事情就还有得解释。吞枪自尽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小癖好, 都算不上什么。  
<[Cabbage]> 这能怎么办, 可来不及犹豫, 两个女孩估计也会因为中枪疼痛而停止。我立马掏枪, 优先对着触手射击。  
<[Charon]> 现在我要用空着的那只手抽出马格南, 朝那头抓着圣塞不放的怪物开枪。  
<[St. Sebastian]> [ren (哈哈)  
<[Handler]> 塞巴斯蒂安来个 rd3 吧  
<Evgeny> [St. S]获得了点数: 1D3=2  
<[Handler]> 那, 你的临时疯狂症状: 搏命, 朝着最近的威胁发起攻击, 无论威胁多么难以战胜, 你会战斗到自己陷入昏迷、死亡或者被束缚, 或者威胁解除  
<[St. Sebastian]> 巨大的恐惧感之后压倒性的感情占据了我的大脑,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 排除所有不必要的因素, 干扰选项, 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杀了眼前的怪物, 要么他死, 要么我活!  
<[Handler]> 战斗轮顺序: 卷心菜, 卡戎, 伯格曼, 梅格蒂, 塞巴斯蒂安, 蒂尔达, 梅花 J  
<[Handler]> 那么卷心菜过射击  
<Evgeny> [Cabbage]进行射击鉴定: D100=62/80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伤害请  
<Evgeny> [Cabbage]获得了点数: 1D10=9  
<[Handler]> 你击中男大学生的肩膀  
<[Handler]> 卡戎  
<[Handler]> 对了, 你的手枪有消音器吗?  
<[Charon]> 见圣塞在这场争夺里不落下风, 我松开手抽出霰弹枪, 抵着怪物的脑袋就崩了上去。  
<[Handler]> 那么你的枪声可能在大厅的学生听起来是怪异的声响, 也许他们会有人过会儿来查看  
<[Handler]> 可以  
<Evgeny> [Charon]进行射击鉴定: D100=17/9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 是否仅仅幻梦一场? 还是说, 本无确切可言?  
<Evgeny> [Charon]获得了点数: 2D10=(7+6)=13  
<[Handler]> 那么你震耳欲聋的枪声响彻全楼  
<[Handler]> 伯格曼的脑袋在你们面前炸开了, 碎肉和脑浆以及血迹炸了塞巴斯蒂安一头一脸。远处传来了学生的尖叫。梅格蒂和蒂尔达也发出了尖叫……随着尖叫伸出她们口中的

怪异器官

<Evgeny> [梅格蒂]进行徒手搏斗 40 鉴定: D100=46/4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塞巴斯蒂安, 你可以行动了

<[St. Sebastian]> 那个男人死了, 现在的头号公敌是——梅格蒂, 我想也不想就对着她的脑袋连开三枪

<[Handler]> 过射击

<Evgeny> [St. S.]进行射击鉴定: D100=82/70 失败, 别灰心, 达瓦里氏, 来点伏特加?

<[Handler]> 你没击中, 子弹打空了

<[Handler]> 那么, 蒂尔达行动

<Evgeny> [蒂尔达]进行徒手搏斗 40 鉴定: D100=68/4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那么另一个姑娘也没能抓住谁好来一个爱的深喉

<[Handler]> 梅花 J

<[Clubs J]> 看样子没装消音器的也不止我一个……特殊情况, 对不? 我对着梅格蒂开三枪。

<[Handler]> 过射击

<Evgeny> [Clubs J]进行射击鉴定: D100=12/70 成功, 让我们一起清扫掉这些阴沟里的封建余孽!

<[Handler]> 过一个 ra10

<Evgeny> [Clubs J]进行 10 鉴定: D100=100/10 大失败, 怜悯有何用处?

<[Handler]> 那 r2d10

<Evgeny> [Clubs J]获得了点数:  $2D10=(10+2)=12$

<Evgeny> [梅格蒂]进行体质 50 鉴定: D100=49/50 成功, 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你连开三枪击中了她, 但似乎她还有气儿

<[Clubs J]> “怪物、怪物……”我嘴里嘟嘟囔囔的, 冷汗在往外冒。

<[Handler]> 第二轮, 你们听到远处学生的一片混乱, 逃走和尖叫的声音此起彼伏, 骚乱传播开来。卷心菜继续行动

<[Cabbage]> 怎么就我带了消音器……总得把她们都解决了……我对着梅格蒂开枪。

<[Handler]> 射击

<Evgeny> [Cabbage]进行射击鉴定: D100=62/80 成功, 做的不错, 同志!

<[Handler]> 那么你结束了梅格蒂短暂, 亮丽, 但不太好的一生

<[Handler]> 卡戎

<[Charon]> 霰弹枪制造的动静有些超出想象。我换成马格南, 对着还活着的靓丽佳人连开三枪。

<Evgeny> [Charon]进行射击鉴定: D100=54/80 成功, 做的不错, 同志!

<Evgeny> [Charon]进行 10 鉴定: D100=96/10 失败, 没关系, 下次还有机会。

<[Handler]> r2d10 请

<Evgeny> [Charon]获得了点数:  $2D10=(5+2)=7$

<Evgeny> [蒂尔达]进行体质 50 鉴定: D100=8/50 成功, 让我们一起清扫掉这些阴沟里的封建余孽!

<[Handler]> 你虽然朝她胸前开了几枪，但好像她确实感觉不到痛似的，反而更加想迫切地抓住你们之中的谁

<[Handler]> 塞巴斯蒂安

<[St. Sebastian]> 我能怎么办，我对着这个近在咫尺的威胁继续连续射击

<Evgeny> [St. S]进行射击鉴定: D100=87/7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Evgeny> [蒂尔达]进行徒手搏斗 40 鉴定: D100=25/4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Evgeny> [ren]获得了点数: 1D4=1

<[Handler]> 卷心菜过一个理智罢

<[Handler]> ra 就行

<Evgeny> [Cabbage]进行理智鉴定: D100=40/59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那么你感觉到她口中那不可思议的大玩意儿在你唇边压迫和摩挲，但你的牙咬得很紧

<[Handler]> 这腥臭味儿还挺……难忘的。

<[Handler]> 梅花 J

<[Clubs J]> 小兄弟还年轻，他的贞操至少不应该交给这种东西，我一边祈祷怪物没伸进去一边对着她继续开三枪。

<[Cabbage]> 我头往后缩得都快把头易位了，这是社恐必备的技能。我屏息凝神觉得事后要洗秃噜皮了才能好……

<[Handler]> 梅花 J 射击

<Evgeny> [Clubs J]进行射击鉴定: D100=62/70 成功，做的不错，同志！

<[Handler]> 过 ra10

<Evgeny> [Clubs J]进行 10 鉴定: D100=67/1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r2d10 请

<Evgeny> [Clubs J]获得了点数: 2D10=(2+2)=4

<[Handler]> 蒂尔达喉咙深处发出吃痛的叫声……但是她整个儿朝着卷心菜压过去了

<[Handler]> 卷心菜，你可以徒手搏斗

<[Cabbage]> 不能这样啊啊啊啊啊啊！我在内心尖叫，我还从没和女孩子那么狂热过啊啊啊！我双手挡在面前，试图一拳击倒这个怪物，至少能给我躲开的机会。

<[Handler]> 徒手搏斗罢

<Evgeny> [Cabbage]进行徒手搏斗鉴定: D100=18/60 成功。我所见证你的经历，是否仅仅幻梦一场？还是说，本无确切可言？

<Evgeny> [蒂尔达]进行徒手搏斗 40 鉴定: D100=2/4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Handler]> 你没有成功给她推开……但是她也没能成功深喉你，你们继续僵持

<[Handler]> 卡戎

<[Charon]> 我……意识到了捍卫队友贞洁以及性命的急迫，我要在侧边抵住她张牙舞爪的脑袋，试着贯穿她的太阳穴。

<Evgeny> [Charon]进行射击鉴定: D100=89/8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Evgeny> [Charon]进行 10 鉴定: D100=39/10 失败，别灰心，达瓦里氏，来点伏特加？

<[Handler]> 那么随着卡戎干脆利落的枪响

<[Handler]> 你结束了蒂尔达同样短暂、美丽、很不好的一生

<[Handler]> 她的脑浆和血肉以及嘴里的根部被打碎的器官也飞了卷心菜半身一脸。

<[Handler]> 战斗轮结束了

<[Handler]> 那么，过一个幸运 50

<Evgeny> [Cabbage]进行 50 鉴定: D100=74/5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Cabbage]> 我随便抓了个死人的干净衣服擦擦脸。

<[St. Sebastian]> “怎么办，兄弟们，电力修好了”我真的有点想死了

<[Handler]> 你们听到了室内空调重新开始运作的声响。门缝下面漏出走廊的光，虽然拉着窗帘，你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恐怕也猜得出来。电力恢复了，而你们和浑身彩绘的赤裸尸体和脑袋被炸开的学生和非自然的器官关在一起，浑身血污

<[Handler]> 而且更糟的是麦克菲力楼距离赫斯顿大桥不远。枪击暴力案件过后，国民警卫队很可能会赶来。

<[Handler]> 怎么办呢。

<[St. Sebastian]> 我想听一下外面的动静，外面还有学生在吗

<[Clubs J]> “……逃跑这种事情也许还是你比较在行。”FBI 我啊，捞住了卡戎。

<[Handler]> 你能听到不远处，也许是大厅或者楼梯口有学生模糊的惊慌失措的叫声，他们暂时还不敢靠近，但枪击杀手没有出现，也许过一会儿就会有胆子大的上楼来查看情况

<[St. Sebastian]> 我呢，也拉住了卡戎，他看起来最年长也最有经验的样子

<[Charon]> 我隔着窗户看一眼外面。楼底下围了人吗？如果没有，我要用最快速度打开宿舍里的所有行李箱塞好尸块，沿着室外的空调管道跳下去，再让同伴把行李箱用绳子拴着递给我。

<[Cabbage]> 我麻溜地帮忙干活，但前提是先把脸擦了。

<[Clubs J]> “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怎么说呢，我们四个人背三个尸体的罪都是无期。”我一边跟着动手一边哗哗赖赖，“尤其你包里还有 RPG，真希望上面没我的指纹……”

<[St. Sebastian]> 我也乖巧地干活和收拾现场，哈！我们多少还有辆警车可以混

<[Charon]> “别废话了。”我用脚踩住一件干净衣服，抹掉地上的血迹。还好监控摄像头都被断电了。

<[Handler]> 这血迹看起来还挺不好处理的。因为宿舍的朝向，这里还不是大门……恐怕大门已经有人聚集了吧

<[Handler]> 暂时你似乎可以这么逃走

<[Handler]> 那你要装走什么尸块？

<[Cabbage]> 那么我开始处理现场，先把黑死酒倒出来……

<[Cabbage]> “接把火。”

<[St. Sebastian]> “好”我颤颤巍巍地从兜里掏出来打火机，“给你”

<[Charon]> 我把涉及非自然的部件都塞到行李箱里，自己先沿着管道爬到楼下，再让其他人把箱子放下来。

<[Clubs J]> 我跟着收拾尸体，内心是无穷无尽的叹气声。

<[Cabbage]> 我看看大家收拾得差不多没有，差不多我就要开始放火了。

<[Cabbage]> 点燃后我立马跟着爬下去。

<[Handler]> 那么你们这么做了

<[Handler]> 在火警声中，国民警卫队的防暴队伍来到宿舍楼下，消防队之后开到麦克菲力楼，这晚上的大乱摊子恐怕还要很久才能处理。而你们试图逃之夭夭

<[Handler]> 那么之后还要去做什么吗

<[Charon]> 到仓储公司的场地接走其他人，大桥差不多修好了，该走了！

<[Charon]> 如果人不在就去那个中学里找车。

<[Cabbage]> 穿上外套跑了跑了。

<[Clubs J]> 我坐在车里大脑放空，想到倒在地上的酒喉咙一阵阵发干……天好冷，好想喝酒。

<[Clubs J]> 关于那位难办的卡特上校，我想也许得联络一下警局内部那错落复杂的人际关系……

<Evgeny> [Clubs J]进行行政鉴定: D100=83/80 失败，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

<[Clubs J]> 不对哦那好像是军方……

<[Clubs J]> 我靠在车座子上想着地板上的酒睡着了。

<[Seoul]> 那我来了，东亚好话魔法

<Evgeny> [Seoul]进行行政 50 鉴定: D100=4/50 成功，但我不敢保证前路如您所愿。！

<[Seoul]> 那么越南人搞了很多香烟亮出了很多上级

<[Handler]> 那么，你们开着车回去，却发现拖车空无一人，而开到杜鲁门高中附近，也没有找到你们的队友。凌晨两点半左右，你们终于在街头集合。经过了首尔的努力，卡特上尉说要投诉的行为最终没有继续追究下去，不然只要他一投诉，你们伪装公职人员的事情就会被直接拆穿，告上法庭……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随着天气逐渐解冻，大桥重通，更多的国民警卫队装备着防暴装备进入拉方丹。一些房屋和公寓楼被烧毁，但伤亡和逮捕人数并不高。一些骇人听闻的谋杀被报道了，包括在居民都在避难的居民区发现的无名尸体正在确认身份，而拉方丹大学宿舍发生的枪击和学生死亡案更以其离奇恐怖迅速登上阴谋论者最爱的版头。他们认为，城市的新一轮骚乱被媒体归咎于政府的管理不善与过往的种族矛盾，但最初报道的冰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绝对被大大低估，而拉方丹枪击案的现场没能确认凶器，真凶肯定仍然在逃。总有警察还在追索一切可能可以追溯的线索，法律的指控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你们也不知道。而回到过往平静生活的你们真的完全结束了那一切噩梦吗？谁也无法确定。